

青城十九俠

墨珠樓主著

還珠樓主著

青城十九俠

集 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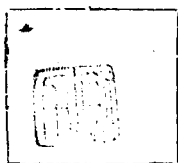
天津勵力出版社發行

民國三十年一月新一版

青城十九俠 第三集

每集實售國幣九角

有著作權



不准翻印

著者 還珠樓主

出版者 勵力出版社

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効廉里

總發行所 勵力出版社

上海山東路永樂里二〇四號

分發行所 勵力出版社

上海四馬路畫錦里

總經理 春明書店

上海四馬路中市

百新書店

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◀ 俠 九 十 城 青 ▶

— 次 目 集 三 第 —

青城十九俠 第三集目次

第一回

身陷魔宮鬼聲魅影
魂銷豔舞玉軟香溫

第二回

承奧訣三關通竅要
調靈鶴千里御風行

第三回

下仙山初逢伏蟒
入古剎巧獲奇書

青城十九俠 第三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 身陷魔宮鬼聲魅影 魂銷豔舞玉軟香溫

眼花撩亂。偏偏當中有兩三個相貌最出色。姿態最柔媚的美女。每次舞到甄濟面前。若有意。若無意的。不是流眸送媚。桃靨呈嬌。便是粉腿高跨。暖香隱發。有時竟從甄濟頭上飛過。紅桃肥綻。寶蛤珠含。最難堪是妙態方呈。一瞥即逝。方在回味。忽又飛來。顧此失彼。無可捉摸。令人心疼難熬。血脉噴張。再加上淫樂助興。不消頃刻。便已骨髓酥融。神魂若喪。甄濟一意貪戀玩賞。死生禍福。早置度外。昏惘迷亂中。正待扒起。往那美女撲去。忽聽一聲鼻鳴般的怪嘯。樂聲頓止。那些美女。也似驚鴻飛逝般。朝壁間飛去。歸了原位。八根晶柱前的寶座上面。現出未入谷前。學着道童叩祝時所見那個身着黑袍。奇形怪狀的道人。這才想起自己此來。爲了何事。倘及適才心意。爲祖師察覺。那還了得。不由嚇了個通體汗流。戰兢兢跪在地上。叩頭如鶉。蒜一般。哀求祖師寬恕。憐念收容。道人哈哈的笑道。我已看了你好些時了。你的資質雖可。若論心性。還不配作我門中弟子。所幸你先天

還弱。祇須少受薰陶。仍可成器。姑且收錄以觀後效。祇是我門中規章素嚴。少時自有人指示給你。須知我這裏不講情面。言出法隨。絲毫通融不得。還有凡入我門中的弟子。人都先行立功自効。你現在道術毫無根底。本難建立。給你三月的限。看你自己的機緣吧。甄濟聞言。喜出望外。連忙叩謝。弟子蒙仙師不棄下材。收列門牆。恩同再造。自知資稟鶩下。難有成就。此後惟有屏絕萬緣。勤謹自勉。努力前修。以報鴻恩於萬一罷了。道人猶笑道。你這話說錯了。我問問你。你一心虔誠拜我爲師。可知我的來歷。和本門教宗麼。甄濟惶恐答道。弟子愚昧。實是不測高深。不敢妄言。望乞恩師指示。道人道。三十三天。釋道兩家。正邪各派。仙佛共有七十六等。上等真仙。能有幾人修到。不論釋道兩家。俱以求無欲爲人道根基。其實無欲二字。根本難通。試問想成仙成佛。是不是欲。若論真正虛空寂滅。何必有我。祇須乘他歸盡。到時一切還之太虛。何必學仙學佛。可見己若存在。便當有欲。求仙求佛。不過是所欲者大而己。人的眼耳鼻舌身意。全由天賦。我既兼有。便當享受。再以本身道法本領。祇禦百敵。以防忌害。由我放量享受。祇要道精力足。一樣長生。豈不比成真正仙佛還有趣味。本門所奉玄陰教宗。乃我手創。全主爲己。雖不獎勸爲惡。却絕對不許違意爲善。然而如出諸自己。

所樂爲。亦非全屬不許。人性本惡。以我自身能力。去求自身享受。這才叫作率性而行。方是本門宗旨。故我門下雖多本性中人。却沒一個僞君子。聲色嗜好。這裏全有。俱是我門下弟子。以道法獲得。依各人道力本領高下。公平享受。明知遭許多異派中人之忌。但我道法高妙。也奈何我不得。適才見你。本想雖還不差。所中人世習毒不淺。如非你見了美色。忘却顧忌。出本來面目時。門外那許多毒蛇大蟒。你早已膏了他們口腹了。此後務須記着。我這裏除了令發必行外。祇你能力所及。凡有所好。祇管憑你心意。取到此間。一同享受。如有隱蔽。固是罪在不赦。就是有所知聞。而不稟報。犯了也決不輕恕。還有本門專以採補。來求長生。每人每年均須分頭出外。訪求鼎爐。適才你所見美女。均係選之人間。除我自用者外。常時總有百十名左右。少時由你師兄。先傳了你初步採煉法術。三日之後。便可隨你意思選擇。雖然你好者你取。却不准爲己有。等三月內。你建了外功。傳了本門心法。不消三年。便可出門行道。爲所欲爲了。甄濟此時。已具色慾蒙心。雖然聽出道人。是個左道旁門中的妖人。竟爲邪說所動。聞言不但不知憂懼。反以爲真仙祇聽說。從無人見過。像道人門下。這般道法精妙。隨在空中飛行。出入青冥。頃刻千里。何等神奇。這種百年難遇的仙緣。就是在

洞中苦修個十年八年。受盡辛勞。祇能煉到那等地步。也所心甘。何況並不吃苦。祇要服從師長。遵守本門規模。不但幾天之內。便有絕色美女。陪伴枕席。日後更可爲所欲爲。不似平日耳聞學仙求佛。要受三災八難。千辛萬苦。處處規行矩步。一絲也錯亂不得。像適才所見那種絕色美女。俱是生平罕見的尤物。祇求能有一個到手。真正消魂片刻。便不枉虛生一世。何況永遠隨意享受。不禁心花怒放。喜形於色。這道人便是本書有名左道旁門中的首要鬼老。平素無惡不作。專以收羅天資聰敏。至生具惡根的人爲徒。以便同惡相濟。增厚勢力。適才在夕佳巖。引進甄濟的瘦長道童。真名叫作程慶。外號鬼影子。是鬼老門下一個最心愛的徒弟。起初并未安什好心。因爲路過夕佳崖。看見下面有數十個狗狸。擒着一個少年。正待嚼吃。知是本山豢養之物。別處沒有。下去觀察究竟。一問爲首的一個。才知他們是出來尋找同伴。發現那死狗狸。以爲是甄濟所殺。故此將他擒了。準備裂體嚼吃。給死狸報仇。并非私逃。才停鞭不打。那狗狸是藏邊雪山中的特產。生相和人相差不遠。猛惡異常。惟又靈警無比。鬼老將那一帶狗狸。全用法術收伏。訓練好了。利用他們天生的本能。四出採取各種媚藥靈丹的材料。夕佳崖天生一種媚藥。名爲子母還陽草。這藥草。每年祇中元到重

陽這一二月內。每值大雷雨後出現。其中一個雄狗。每年一過七月半。便奉命在夕佳崖前守後。守了好些日子。也沒有大雷雨。元兒甄濟到達那天。恰值雷雨交加。這東西憑着一隻夜貓眼。照往日產草之處。前去察看。因這草一見陽光便即入土隱去。不被太陽照過。又不合用。當時看準了出芽的所在。準備明早天明。陽光未出前。再去守候採取。回山覆命。當晚因雷雨太大。想往延義洞中避雨。一眼看見洞內火光。又有生人氣味。剛往裏一探頭。便吃元兒一劍。刺中要害。拚命掙扎。逃到半山。便即傷重身死。狗猩生性最淫。全有配偶。雄的奉命出外。雌的本就常時乘機抽空。趕來聚會。也是活該甄濟倒霉。發現死狗之時。如將他掘土掩埋。本可無事。如不將他撥動。有深草遮蓋。若大一片山。也不致被他同類。當時就發現。第二日獨木舟製好一走。何致身入旁門。異日作惡太多。身遭慘禍。甄濟前脚一走。那雌的也從別處趕來。一到便即尋着。此時甄濟還未入洞。拿着那柄家傳長劍。正在削砍樹枝。雌狗見有生人。斷定雄狗。是甄濟所害。雄的已死他手。恐獨力難支。連夜奔回鐵硯峯去。招來許多同類。連夜趕往夕佳崖。與雄狗報仇。爲首一個。因受鬼老多年訓練。已通人言。並能說上幾句。正擒了甄濟。半人言半獸語的喝問。怎生將他同類害死。甄濟驚慌昏眩中。還未及

聽清鬼影子程慶已自持了蟒鞭趕到。一聽本山狗猩兩人殺死，不禁大怒。本想縱任這夥狗猩將甄濟裂吃報仇。因聽甄濟千真人萬仙長的苦哀憐，偶然定睛往甄濟臉上一看。雖然風塵困頓，却是丰神明潤。猶是童身。資稟更是不差。鬼老門下無分長幼。全是道童打扮。程慶也是門人中數得上的人物。一見不是凡器。不禁心中一動。暗想此人師父或許用得他着。初念止不過將他帶回山去。與鬼老去取生魂祭煉法寶。並無引進入門之想。誰知到了鐵硯峯。跪在谷口一默祝。鬼老便用砍竹傳聲叫他進去。隨後親身出來。一見便有了幾分賞識。由谷口到洞中。這一段路到處都有蛇蟒怪物往來。雖說不奉命不敢傷人。生人到此終要胆落魂飛。甄濟居然通過。膽力已自入選。祇見美色時。鬼老見他臨時忽然警覺。見出他先天善根尚厚。容易棄邪歸正。先還有些不滿。及至看他到了後。來終忍不住。再一聽了那一套邪說。率性什麼顧忌。都置之九霄雲外。這才認爲的是邪教中良材。當下便命甄濟起身侍側。手一指處。砍竹之聲又起。那引進甄濟入門的那個瘦長道童。便卽現身。跪在寶座前面。鬼老指着道童對甄濟道。這是你師兄程慶。同門師兄。尚有數十人。此時可以無須相見。你可先隨他去。安排了修道之處。他自會對你說一切規章。和我的名姓來歷。此三月

中如有用你之處。自會喚你到此。平時無事。可隨他學那初步採補之法。便了。甄濟聞言。忙又拜謝。程慶也自領名起身。甄濟剛向程慶見禮。稱了師兄。鬼老忽從座中隱去。拜師之後。程慶對甄濟。便大換了詞色。先道了賀。又領他到一間石室中去安置。然後遵照鬼老吩咐。一一傳告。甄濟天分聰明一點便透。一學便會。不消數日。那初步邪法已然學會。休說甄濟得意。連程慶也自心喜。這日程慶果然領了兩個女子。前來陪寢。甄濟一看。內中一個最妖豔的。正是初來時所見。赤身美女之一。另一個却穿一身華服。雖然一樣美貌。面帶癡呆。隨着別人擺弄。偷偷一問程慶。才知赤身的一個。已然日久同化。此來並非供甄濟採補。竟是含有教導之意。那面帶癡呆的美女。乃是一個大官之女。新來不久。受了法術禁制。等用過多日。才能回復本來。當晚甄濟左擁右抱。按照程慶所傳。如法泡製。那赤身美女。名喚月嬌。更不時加以指點。真個樂極忘形。死心塌地。休說父母吉凶生死。置之度外。就是再讓他去做大羅金仙。也不願去了。甄濟盡情淫樂了一陣。到了子夜過去。忽然內洞和往日一樣。又起了砍竹之聲。月嬌附耳低語道。祖師爺升座傳呼。我等不論新人舊人。俱要前去伺候。這裏的人。我雖然大半都交接過。不知怎的。我却格外愛你。明晚是否仍派我來。如換別人。你須

緊記我言。少說話。多快活。我的話雖然無關緊要。也不可告訴別人。這裏規章奇特。招呼來了。無法求免。且看你我機緣如何。你能否奮志學道。那時再說吧。說完。匆匆領了同來女子自去。二女去後。甄濟事後回味。對於那華服美女。還不怎樣。惟有那月嬌。不但妖豔明媚。實裏濃厚。而且蕩逸飛揚。鏡有奇趣。真是人間尤物。若非他幾次指點自己。懸崖勒馬。幾乎失了真陽。祇是他如此淫蕩。爲何言語又那般純摯。真情隨時流露。矚睽之懸。隱含幽怨。屢次欲言又止。彷彿有許多話想說。不便出口似的。行時之言。更明明隱有機密。如說是奉命視探自己。却又不似。好生令人不解。自係初來。根基未固。言行上稍出差錯。便不得了。決計拿定主意。跟着程慶。早晚用功時用功。行樂時行樂。諸事格外謹慎。不問旁人怎樣。想必不致有什弊害。又想起適才月嬌所說。每日子夜一過。洞便開無遮大會。所有洞中美女無不齊集。每一女子。先由鬼老。賜了靈丹。然後令其與各門弟子。互相赤身追逐嬉戲。鬼老並不親身行淫。祇在愛女心蕩神淫之際。暗中攝取真陰。除月嬌這一班十七名美女。曾經多年選擇訓練。通曉道法。能常時奉命出外。挹彼注茲。不致虧損外。許多新來根基淺薄的少女。縱有鬼老靈丹續命。更番休息。至多也不過一年光景。便即骨髓枯竭。脫陰而死等語。照他這

等說法。可見洞中美女尚多。遇一月嬌。已覺魂消。祇不知將來自己。能和程慶等同門一樣。參與這種極樂大會不能。這時的甄濟。陷溺已深。連日聽見鬼洞魔窟中。許多慘事怪狀。不但毫無警惕之心。反到覺着自己。雖然升堂。未能入室。羨慕別人豔事。認爲是人天奇福。一心盼望將來。也有如此享受。方稱心意。胡思亂想了一陣。不由昏然入睡。醒來見程慶正站在石榻前面。說道。你真聰明。那月嬌最得師父寵愛。他從不輕許。易可人。今日居然向師父說你許多好話。豈非難得。甄濟小心敷衍了幾句。程慶又傳了他一些初步邪法。便自走去。過了一會。甄濟正在用功。程慶忽又跑來說道。你如今有好機會了。可敢去麼。甄濟道。小弟蒙恩。師收錄。尚無寸功。但有使命。赴湯蹈火。在所不辭。程慶道。本門弟子。共分兩等。幼初入門。真陽未破。可以免去兵解者。爲第一等。真陽虧損。全仗採補成道者。爲第二等。我幼年原是黔靈山中人家。一個棄兒。蒙師父收養。在門人中。位居第三。本可肉身成道。偏巧自不小心。也是我自欠把握。受了本門一個淫婦蠱惑。道成以後。又將真陽失去。當時本想將淫婦殺了報仇。一則他是師父寵愛。二則此婦心機詭詐。雖然不與我們同班雁列。現在已算是本門中得用的人。教規對於男女情慾。完全無禁。淫婦雖是存心報復。無奈師父平時。原獎

許他。准其憑着容成玉女之術。來考驗衆弟子的修持。他壞了我的道基。祇算是奉命而行。不算違背教規。他又異常機警。始終不上我的圈套。今日方想好一條主意。偏我兵解之期已到。師父知道。青城山金鞭崖。有一種仙草。大是有用。無奈崖上有嵩山二老中的矮叟朱梅。在彼修煉。此人是一個馳名已久的劍仙。非常利害。師父想命我應那兵解劫數。就便將仙草盜回。祇是我一人前去。恐怕獨立難支。因知朱矮子。素常假道學。有許多古怪皮氣。號稱不殺無名小輩。同道中未著的人。門下弟子。祇你一人。可以同往。偏巧你入門未久。法術尙未煉成。與我同去固可。如果到了金鞭崖。我出了差錯。你獨自回來。却是萬難。由我請准師父。由師父給你設驅魂法壇。命我將你生魂帶去。我如失足。定將仙草交付給你。由你持了逃回。那時師父已然知道失事。祇須他行使禁法。你我生魂。也會分別回轉。不過去時。須要鎮靜。如果我的肉身。被敵人怪劍所傷。不可害怕。逃時須要迅速。更不可忘了那草。那是你入門第一功。失草師父必然怪罪。耽受不起。至於我的肉身。雖爲敵人所毀。祇須生魂逃回。七天以後。仗着師父妙法。便可凝聚成形。以後再尋良機。尋找上好廬舍。比起前身。還好得多呢。甄濟聞言。忙卽口稱遵命。程慶道。此時你的生魂。尙未煉得凝固。恐禁受不起天風。等

師父過了今晚子時。行法之後。我自會前來。領你同去。現在時候還早。且自靜心安坐用功。少時人來。祇顧快活。一切有我作主便了。說罷。便自走去。程慶方走不多一會。甄濟暗自尋思。昔日常聽元兒的起。他姑父羅鷺。會說青城山金鞭崖。有一位劍仙。名叫朱真人。說他身有仙骨。對他甚是垂青。自己還陪了元兒去過。仙人未尋到。誤走百丈碰。若非遇見方家弟兄黑夜荒山。幾乎迷途難歸。當時祇說當初羅鷺。吃元兒糾纏不清。拿話哄着他玩。並無其事。因元兒心熱。也限跟他說破。不想果有其地其人。還種有仙草。這個姓朱的本領。道法如何。雖不知道。看師父師兄。這般謹慎行事。想必也甚利害。自己一些本領道法。俱未學會。隨了前去。冒此大險。不知有無凶危。正在胡思亂想。忽見月嬌。領了昨晚同來的華服女子。跑將進來。大聲說道。今日日本不該我到此。偏巧同他來的那位姊妹。來時路遇一位同門。尋他說兩句話。所以我替他先將此女帶來。陪你作樂。說時。用手連指那同來女子的胸前。不時往外觀望。神色甚是倉皇。甄濟料知有異。隨月嬌手指處一看。那同來女子的胸前。微微露出一點紙角。又見月嬌朝他點首。情知有異。連忙扯將出來。剛要展看。便聽外面遠遠有一女子笑語之聲。月嬌忙又將手朝他連擺。甄濟會意。忙將那黃紙條。藏過一旁。仍待裝出真那

同來的女子寬衣解帶時。那月嬌已不等人來。身子一幌。一道黑烟過處。人影由濃而淡。轉眼不知去向。月嬌身才隱去。忽又跑進一個赤身美女。見甄濟正和那女子解去中小衣。好似有些詫異。便問道。我奉祖師之命。帶了此女。前來指點你採補之術。路上有些小事耽擱。此女原在門外等候。他已失了知覺。無人率領。怎得到此。是誰領來。說時杏眼含曠。一雙明眸。威稜畢露。甄濟何等機警。聞言便知月嬌來時。無人知曉。事情不能明說。故作不知。答道。他獨自到此。我以為恩師祇命他一人前來呢。仙姊芳名。可能見告麼。那赤身女子聞言。好似有些將信將疑。略為沉思。答道。我名小玉。他身上禁法未去。必有人領來。一人到此。定然不會。不過你初來不久。同輩中。與你並無恩好之人。就有人代我領了他來。這頃刻之間。有什意思。再者看你形跡。又有些不像。這是什些原故。甄濟又飾辭答道。實不瞞仙姊說。昨日我和此女交接也頗有些憐愛。適才做完了功課。偶然探開門外。見他兩眼發直。往我門外。緩緩行走。我便冒昧。將他抱進房來。正解衣服。仙姊便到了。小玉聞言。方自轉了臉色。答道。這還有點相像。我說他怎能獨自到此呢。虧你不羞。愛上這等死美人。還不肯實話實說呢。甄濟見小玉。雖不似月嬌真情款款。如論容貌風騷。到也伯仲之間。此時見他媚眼流波。身如

凝玉站在當前。不禁心旌大動。不俟他把話說完。早撲了上前。說道：「沒有活美人。祇好拿死美人解解意罷了。如今有了仙姊。還理他則甚。」小玉本是奉命而來。當下又指點了一番邪術。直等吹竹聲起。才領了那女子走去。甄濟當時雖然得趣。祇是有小玉一比。越發看出月嬌。確是有幾分相愛真心。人一走後。知道爲時不久。便要真魂出遊。不敢怠慢。忙將那張紙條取出一看。上面僅寥寥寫着幾行字。字體異常草率。大意本門不禁人爲惡。除了不許叛師背祖而外。就是自己同門師兄弟。祇要於本身有利。也一樣可以當作犧牲。程慶因自身失了真陽。須要應劫兵解。此去金鞭崖。必無倖免之理。他請准鬼老來的甄濟同往。雖非完全惡意。但也含有許多作用。不可不預知防備。因愛甄濟。恐他新來。不知正教中人飛劍利害。特地背人寫了紙條示警。如隨程慶到了金鞭崖。那裏必有敵人看守埋伏。下手之時。無論如何。不可代程慶盜草。以防他別有脫身詭計等。程慶盜了仙草。交付過來。急速升空逃走。絲毫大意不得。程慶如命將他刼後尸身取回。更不可聽他的話。再如命將什麼東西帶回山來。當時固不能拗他。等他一死。卽速將他丟去。以免敵人後面跟踪追趕。無法脫身。月嬌俟本人到時。如能設詞下山。必在中途接應。祇能依他紙條上所說。那朱梅號稱不殺無辜。

和積惡未著之人。決無妨礙。看完紙條。可將他嚼碎。吃在肚裏。以免爲人發覺。彼此都有不便等語。甄濟見他詞意甚是懇摯。料是真心關愛。又驚又喜。便牢牢記在心裏。將紙條扯碎吃了。靜候程慶前來相召。到時相機行事。子夜一過。後洞淫樂又起。待有個把時辰。方見程慶走來說道。是時候了。快隨我去見師父去。到了聽命行事。不可害怕。說罷。領了甄濟。同到初來拜師的大石室內。這時樂舞已停。鬼老正在當中水晶寶座上坐定。面前設着數十面黑長旛。旛脚火燄飛揚。黑焰騰騰。旛圍中心。豎着一張大令牌。牌不放着七根鐵釘。甄濟那知用意。見了鬼老。忙即將身跪倒。叩頭之後。鬼老把袍袖一揮。程慶便領甄濟。走到旛圍之中。令牌前面。命甄濟脫了上下衣服。背靠令牌立定。將地下長釘。取在手內。甄濟看出是要把自己肉身。釘在牌上。雖然害怕。情知無法避免。當下倒心一橫。臉上反裝出坦然神氣。剛偷看鬼老。似在微微點頭。猛看程慶一聲大喝。命門上早着了一掌。當時覺着神智一昏。轉眼便自清醒過來。睜眼一看身子。已不在原處。脚底下好似虛飄飄的。再往長旛圍中一看。令牌上。釘着二人。正是自己模樣。方在驚疑。耳聽程慶喊一聲起。脚已離地。被一團濃霧簇擁着。隨了程慶。往洞外飛去。行了一陣。黑烟中望見夕陽。業已偏西暗。村昨夜行法時。不過寅

初記得被程慶拍昏過去。也好似恍眼之間。怎麼一會功夫。已經是次日下午。正自尋思。忽見前面高崖排天。雲烟蒼莽。轉瞬近前。程慶猛的將烟霧往下一沉。直往巖上半的一個洞凹裏飛去。落地一看。洞凹中果生着一株不知名的仙草。異香奇卉。靜影沉沉。並無一人防守。程慶更不怠慢。低一伸手。便將那株仙草連根拔起。甄濟剛剛順手接過。忽見仙草生根之處。似有一道金光一閃。就在這一轉瞬間。猛的又聽程慶大喝道。快帶了我這東西逃走。我已中了矮鬼暗算了。說時。程慶早遞過一件軟棉棉的東西。甄濟二次方接過手。程慶已連身被那金光罩住。一面死命掙扎。想逃出來。一面在光罩中。往外連連揮手。似催甄濟快逃。甄濟本不知怎樣逃法。眼看程慶。身上烟霧。越來越稀。金光勢盛。情知危險萬分。再如不走。程慶爲金光所害。自己也逃不回去。一着急。便不問青紅皂白。奮力往上一躍。居然凌空躍起。還未飛過山頭。又聽對崖人聲吶喊。彷彿還有元兒呼喚之聲。百忙中偷眼一看。對崖站定老少數人。竟有元兒在內。齊喊有賊盜取朱真人仙草。那敢遲延。由烟霧擁着。一直往上。雖然可以隨意騰空。祇是不如先時。飛升迅速。惟恐後面金光追來。好容易升入雲空。逃出有數里之遙。暗忖程慶雖然被陷。自己仙草已得。入門第一功。已然建立。前途成就可期。好

不心喜。祇是飛行這般遲緩。何時方可逃回山去。月嬌也不知會來接應不會。想到這裏。猛又想起來。月嬌暗中傳字。再三囑咐。程慶死後。千萬不可替他帶什東西回山。適才程慶遞給自己一個圓東西。軟棉棉的。不知何物。也不知聽誰的話好。正自且行且想。忽聽後面有了破空之聲。回頭一看。雲空中一道青黃光華。疾如飛星。正往來路上。往自己追來。猜是敵人追到。又想起月嬌紙條之言。如給程慶帶東西。必爲所累。難以脫身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青黃光華已追離身後不遠。甄濟天性本來涼薄。有什程慶在念。危急之際。脫身要緊。便照月嬌所囑。將程慶交的東西。往下面丟去。那東西祇鵝卵大小。黃晶晶通體透明。拿在手中。又輕又軟。并無什麼分兩。誰知才一出手。身子立時輕有百倍。被黑烟擁着。飛雲也似。直往回路逃去。心中大喜。再一回首。後面青黃光華。追趕不上。已自隱去。這一來。才對月嬌起了信心。且喜手中仙草仍在。回山有了交代。別的且不去管他。後半截路。飛行迅速。月嬌也未前來接應。及至快到鉄硯峯不遠。忽見一道青黃光華。由側面飛來。心剛一驚。打算轉身逃避。那光華已自迎面閃過。定睛一看。光烟中擁着一個美女。正是月嬌。却穿着一身黑衣道裝。過時朝着甄濟。含笑點了點頭。晃眼之間。閃入側面雲中隱去。甄濟驚魂乍定。仍就前行。不一會。

到了鐵硯峯谷口。方想落下學初來時。程慶在谷口叩祝求見。猛覺身子。被什力量吸住。不由自主。般直往谷中飛去。轉瞬飛到鬼老行法的室中。見鬼老正瞑目端坐在水晶寶座之上。兩旁還侍立着幾個身着黑衣的門人。俱都垂手合睛。態甚恭謹。甄濟生魂。捧着仙草。一落地。剛要跪倒獻上。左側上手一個身材高大。面紅如火的道童。一手把仙草接了過去。甄濟未及開言。猛見鬼老怪目圓睜。指着甄濟。大喝一聲。左掌揚處。滿室烟霧飛揚。甄濟便覺被一股氣。擁着到了長藩圍中。神智一昏。耳聽叮叮幾聲。便即醒轉。一看地下。落着九根長釘。身子却好端端的。站在當地。再看手脚被釘之處。并無絲毫傷損。那盜來的一束仙草。已不知被那道童。拿向何處。以爲是大功告成。師父必然心喜。及至偷眼往鬼老臉上一看。却是滿面猶惡之容。正和旁側侍立的兩個門人說話。聲音甚低。好似發怒神氣。甄濟站在令牌下面。不會奉命。也不知上前跪見的好。不上前的好。呆了一會。那上手侍立紅面道童。從外走進。這一會功夫。好似受了什麼傷痛。面容愁苦。迥不似先前接草時強悍神氣。委頓着見了鬼老。低聲問答幾句。便走近甄濟面前。喊了聲師弟。且隨我來。說罷。領了甄濟。逕往外走。另引到一間石室之內。說道。師父已然准你入門。命我每日傳授你的道法。你的生魂。受了

師父的法術禁制。我適才也遭了敵人暗算。均須修養些日。這裏便是你修道之所。且隨我在這裏。安逸幾天再說吧。甄濟一問姓名。才知那道童。名叫余繁。是鬼老得意門人之一。這人比起程慶。却要和氣得多。兩下談了一陣。談得甚是投機。甄濟忍不住問道。小弟奉命。將仙草盜回。祇可恨程師兄。爲敵人困住。不知生死吉凶。去時他會對我說。該有一次兵解。不知他可能仍回此地麼。余繁聞言。冷笑答道。這個該死的東西。如不是他獻慫。在師父面前買好。去盜什麼鬼草。我還不致差一點送了命呢。本門雖准人便宜行事。但是同門相處。終有情分。祇他一人一意孤行。專門損人利己。這次却遭了報應。生魂早被朱矮子所斬。他所煉的元丹。竟不及叫你帶回。想必也被朱矮子消滅了。要想如他的願。借體還生。那得能夠。他如不一心強好。不去應劫。終身躲在這鐵硯峯鬼影谷裏。有師父庇護。一樣可以苟延月歲。他既想長生之道。自己又不爭氣。把握不住。失了真陽。由第一等仙人。變作了中下之輩。眼看不如己者。將來修爲。皆出己上。心不甘服。才去稟明師父。存心找上人家門去。應那兵解。拚着受些辛苦艱難。以便日後。出人頭地。沒打算始終敗在陰人手裏。他這次弄巧成拙。却便宜你補了他的地位。不過你初次入門。雖說盜草。立了苦功。那草乃是朱矮子妖法。

幻化並非真正仙草。師父借你這點微勞。便准收錄。實是莫大殊恩。此後你務須好好修持。最好在短時期中。孝敬師父一點入門禮物。方無欠缺。甄濟惶恐道。小弟一個凡夫。家中雖有資財。塵世之物。也不堪奉教。況且入門才幾日。道法未成。也無法謀取。還望師兄指教。力所能及。無不惟命。余繁道。那個要你親身謀取。師父心愛。除了奇珍異寶。便是爐鼎。祇要你說出所在。我便能伴你同去。將他攝來。助你獻上。也算我們師兄弟一場。人世希見寶物。諒你難知。難道你未入山前。就未遇什麼絕色秀女麼。甄濟聞言。想起元兒那口寶劍。猛的心中一動。忙答道。小弟親友之中。實無什麼絕色秀女。寶物到看過一件。祇不知合用與否。余繁便問。今在何處。甄濟道。這寶物乃是一口極稀有的寶劍。一鞘雙劍。藏在石壁玉匣之內。劍上有字。名為聚螢鑄雪。小弟不知此劍來歷。也不知師父看得中否。如若看中。此劍現在金鞭崖。找一個表弟手內。或者可以設法取來。言還未了。余繁便失驚道。本門寶劍。大半百鍊精鋼。同五金之精。經師父法術鍊成。祇是並無一口現成的仙家至寶。所以遇見別派中的敵人。往往比劍是敵。他不過非行法取勝不可。適才聽你說。這雙劍名為聚螢鑄雪。乃是當年許真君鍊魔之寶。後來聞說。被峨嵋派中長老得去。久無下落。怎會到了你表弟手內。而

且他又在金鞭崖居住。如與朱矮子。有什瓜葛。祇怨取之不易吧。甄濟便將元兒夕住崖延義洞阻水。得劍之事。一一說了。末後說。以前雖聽元兒說。朱矮子對他垂青。以爲是他胡說。自從他探洞失落以後。今日往金鞭崖盜草。回時。無心中看見他在下面。與幾個老頭小孩在一齊。呼喚自己名字。當時急於逃走。便行回轉。因別日無多。見時又在崖的對面。想來他必尋着了銅冠叟。與方氏弟兄。尙未見着朱矮子。也未可知。余繁聞言。沉吟了一會。又問甄濟所見那老少幾個的形態。然後說道。聞說朱矮子師弟。打算開創青城派。他自己已是不再收徒。那老少幾個。雖聽口氣。與朱矮子相熟。因爲當是祇管吶。喊。并不會放出飛劍追你。也許是金鞭崖附近隱居之人。好在你適才盜草。乃見生魂前去。週身有法霧圍擁。看不甚清。他們認得。也祇在疑似之間。我祇須裝着夕佳崖被困逃出。因想念你表弟。前去尋找。與他見面之後。暫時先不露出聲色。相機行事。得了便走。我再在暗中相助。定可如願。不過那老少幾個的本領。不知深淺。你如無退身之法。萬一失事。豈非不值。依我之見。去是可以去。等過幾日。你精神復原。我先教你遁法。和禁制之術。煉成再行前去。即便遇見能手。祇要遇事機警一些。稍有不妙。立時可以遁走。到時再有我同去接應。便萬無一失了。甄濟祇顧說得。

高興那樣機伶人。竟會把延義洞題壁之事。忘了個乾淨。二人越談越高興。甄濟也越學越壞。依了余繁。甄濟元神剛受禁制。當晚原可歇息。怎耐甄濟。初嚐甜頭。非常貪戀。等到余繁招了羣女。前來作樂。活色生香。身親自覩。再加雙方都是慣家。動靜姿態。俱是見所未見。更覺心頭奇癢。祇是余繁。雖說和自己投機。究屬初見。應陪侍自己的美女。并未自來。想必沒有奉命。眼看人家左擁右抱。此就彼推。又不敢公然商量。分羹一杯。好不難過。真是欲看不捨。看又難堪。正在無計抓撓。余繁早已看出。一面笑對他道。師弟你如此着相。留神將來。也和程師兄一般。鬧得身敗道毀咧。你看他們美貌麼。你再仔細看看。甄濟原在那裏。品評余繁招來的那兩個美女的容貌。與月嬌小玉二人的高低。聞言。剛忸怩着。想着答話。不知怎的。眼睛一花。見余繁懷中擁抱的那是什麼美女。竟是頭童齒禿。皮黃肌瘦。臉上皺皮如鱗的老太婆。再見旁側榻上橫陳的一個。竟是一具枯骨。因為當前春色。剛還在目。方以為是余繁。使什障眼法兒。忽見余繁。長笑一聲。一手提起懷中抱的老婦。一手提着榻上那具枯骨。往室外拋去。剛一落地。便見門外肉光一晃。也沒看清。仍是本來面目。沒有祇聽嬌喘微微。交着一陣蓮步細碎之聲。往後洞走去。甄濟還在遐想。余繁却正顏厲色。走進身前。說道。你

當他們都是可愛可親的東西麼。對你實說。除新來的爐鼎外。所有你初來時。在師父寶坐前。所見的那些赤身美女。除月嬌一人。年紀較輕外。餘者若非師父法術禁制。丹藥駐顏。縱不都成了塚中枯骨。少說點。也都成了老太婆了。你適才所見。以為我弄什幻術。實告訴你說。那才是真正原形咧。我們攝來這些爐鼎。真正取樂時甚少。大都是作那採補之用。你如此貪戀。早晚必如程師兄一樣。遇見利害能手。勞形搖精。喪神失陽。把前功都付於流水了。同門諸師兄弟。祇我一人。比他們和平公道。我起初并非本教中人。祇為一事失足。被師長逐出門牆。因恐飛劍斬首。不得已。經一道友引進。託庇在師父門下。自己入了旁門。說不得。祇好自行其是。但我從不縱欲放恣。任性而行。本門中人。連師父俱在內。將來免不了一場大災劫。前途難料。我因見你。資稟甚佳。惡根也甚重。在本門中。固為良材。在外却是各異派。將來的公敵。恐你把握不住。壞了道基。所以對你。特別關護。你須記着。本門仇敵甚多。看師父之意。大是對你垂青。至多二三年間。必派你下山行道。如遇見敵派中人。雖然利害。還有脫身之策。惟獨赤身教主鳩盤婆。自己也是左道旁門。不知怎的。自從和西藏毒龍尊者反目後。但能信了兩個心愛女徒之言。與峨嵋青城兩派。打成一氣。專與各異教為難。這老傢伙。

不但心腸狠毒非常。而且法術通玄。真是鬼神不測之機。他門下弟子。全是女的。個個精通太陰鎖陽魔法。并能指物代身。不須本人。便可攝探敵人真精。遇上少有倖免之理。所幸他們人俱煉有一粒羅剎舍利。兩眉中間。現出豆大一粒黃點。一望而知。祇須留神。便可避免。他們多不喜和人對面交手。遇上時。大半是用馴陽坐功。朝你打坐。任你施爲。他祇不理。差一點的。道法飛劍。也傷不了他。祇你七情一動。心神略微散蕩。便卽中了道兒。這等魔女。不和你爲敵則已。一經爲敵。不制你死。決不放手。他如用坐功。制你不了。立時解衣露體。赤身倒立。用地魔舞誦邪法。攝你心志。心志一喪。仍是爲他所算。你將來難免相遇。自問降得了他。那是最妙不過。生擒將回山。便是奇功一件。否則乘他還未施展邪法。急速逃走。也可免禍。本來這些話。此時還不到囑咐時候。祇爲你不久要往青城山。金鞭崖。去取那聚螢鑄雪雙劍。朱矮子飛劍利害。我雖前去。僅能暗中接應。不能露面。那老傢伙。又太精靈。專收拾本門中新來的弟子。信息異常靈通。好似我這裏收一門人。他立時便可知覺一般。以前在他門人手裏。已然壞了好幾個。俱是新來不足三年。初次下山。便卽遇上。雖然你到此日子更淺。敵人未必知道。到底不可不作萬一打算。省得出事之後。師父空自生氣。暫時仍是奈何他。

不得人死了。算是白死。豈非不值。甄濟聞言。一一記在心裏。再三稱謝。多承師兄指示不置。過了五天。陪侍甄濟的女子。才照舊前來。與他一起淫樂。祇是月嬌。自從那日盜草歸來。在谷口匆匆一見之後。始終不見回山。打聽他的同伴。俱說奉命下山。不知何往。甄濟想念了兩次。也就罷了。仗着勤敏。無一樣不是一學便會。余繁見了。也甚心喜。靜等甄濟。遁法煉成。便赴金鞭崖。去取元兒的雙劍。却不想他這裏妖法。尚未煉得來去自如。元兒方環司明三人。業已各拜了仙師了。原來元兒等小弟兄數人。隨了司雷二老。回轉崖洞。談起適才妖人盜草之事。別人因烟霧籠罩。沒有看清妖人形相。因元兒是雙慧眼。說烟中妖人。極似甄濟。二老斷定甄濟。既受妖人役遣。必已入了左道下流。好生嘆惜。晚餐後。互相坐談了一陣。大家分別在兩洞中安睡。次日清早。銅冠叟起來一看。小猿靈姑已將火備好。煮開了水。端了進來。另外又採了許多山果。獻上。銅冠叟見他如此明慧。善解人意。暗忖得媳若此。也還不差。祇是容貌為長毛所掩。顯着醜陋。不知將來能脫去不能。回望司明。尚在榻側草薦上熟睡。正要過去。將他喚醒。方環忽從隔洞跑來。叫了一聲姑父。便轉臉向靈姑道。你昨晚陪我娘。在裏屋睡。半夜裏。還在說話。是幾時起的。怎麼我們起來。事都給做好了。靈姑聞言。祇是微

笑不答。說時雷迅從外走進。石榻上的雷春司明也自驚醒。小弟兄三個先向二老請了安。洗漱之後。方環便請二老過那邊去吃早點。大家一見面。方母指着靈姑笑對銅冠叟道。此女真個聰明。昨日見他看端兒做飯。甚是留心。祇說他初經人事。看了好玩。不想今早起來。火已升起。水也煮開。地下打掃得乾乾淨淨。我看將來明兒走後。他服勞奉侍。要強得多呢。銅冠叟笑着點了點頭。三老自在室中談笑。仍由方端指揮衆人。先做好了早點。再去料理午飯。因再有兩天。元兒方端司明三人。便須入山拜師。司方兩家。經昨晚二次商議之後。已決定移居在且退谷雷春家中。一切什物用具。俱要在三小弟兄未走以前。先行移去。人多手衆。較比省事一些。當日飯後。重又商量。定準第二日早點後。開始搬家。當日無話。第二日一早。就開始遷移。並佈置且退谷中的新居。雷春自己因爲是主人。本想回去。銅冠叟再三留住。說這兩天。崖前紅葉正鮮。有世兄回去。僅可料理。率性留在這裏。玩上兩日。到末一天同走。雷春祇得應了。當下衆小弟兄。祇留下司明與靈姑。在來服伺三老。餘人俱隨雷迅。挑了東西。往且退谷去。好在重東西有那隻馴虎馱帶。衆小弟兄。脚程又快。到了谷中。擇好房舍。雷迅便請方氏弟兄元兒。去用酒飯。另派別人代他們陳設。飯後趕回金鞭崖。又搬運了

一次除原有的石榻石几。因谷中有的是傢俱。無須移動外。餘者僅留下一份行竈。同隨身的細軟東西。還有少許米糧酒肉。靜等第三日。親送元兒上山。司明方環。也由仙猿接去。再行正式移居。元兒上山在即。早已齋戒沐浴。虔心誠意的。等待日期到來。臨行前。又給家中父母。寫了一封長函。託銅冠叟便中帶去。第三日天還未明。便即起身。雷迅和方氏弟兄。也相繼起來。方母給他準備的一個大包袱。重行代他收拾一下。司明也自從隔洞跑過。說二老隨後就到。小弟兄們。臨歧握別。自是十分依戀。一面幫同整理早餐。一面談個不休。不多一會。二老過來。方端又去服侍方母起身。大家用罷早餐。元兒便佩了雙劍。含淚向三老叩辭。三老也有一番勸勉。老少數人。共送元兒到了崖下。元兒先望巖叩拜。再與小弟兄們。互道珍重。訂了後會。見朝陽起升。嵐光欲染。丹楓碧峯。山容如繡。四外靜蕩蕩的。接引的人。並未到來。正要邁步前進。忽見靈姑。手持洞中原有的一根長繩。在對面崖腰上現身。朝着元兒招手。適才衆人起身時。都忙着送元兒上崖拜師。沒人看見靈姑。俱未留意。這時一見。才知他業已前去探路。司明剛喊得一聲靈姑。你往那裏去了。見着崖上的朱真人麼。靈姑含笑擺了擺手。元兒因他是個女子。不肯示弱。由他援引。暗中提氣。一鼓勁六七丈闊的山澗。早

已一縱而過。靈姑便將長索由崖腰上放了下來。元兒也不去接。大聲喊道。靈姑你祇引我的路就是了。銅冠叟方喊元兒不可如此大意。元兒已是一路攀羅捫葛。手足并用。扒行峻崖危壁之間。轉眼已離靈姑不遠。衆人在崖對面。眼望他二人一前一後。相去不過丈許。直往崖頂攀援上去。大家正在稱贊元兒身手矯捷。不知怎的。元兒一個失足。墜將下來。方氏代他揜着一把冷汗。哎呦兩字。還未出口。元兒下有丈許。恰巧抓住靈姑的索頭。停住。銅冠叟首先高喊。上面小路太險。快些仍由靈姑相助。以防二次失足。你怎麼幼讀詩書。父母在堂。竟會忘了臨深履薄之戒。衆人也跟着吶喊。吶喊。元兒先前失足。已是又驚又羞。本還不願。禁不住銅冠叟等再三大聲督促。勉強接纏在手。隨了靈姑。往頂上揉升不提。一會半崖雲起。對崖諸人已望不見元兒影子。仍不肯放心回去。值候了兩個時辰。靈姑才從崖腰白雲中落下。縱將過來。問起元兒。知靈姑送到崖頂下面。因遵猿仙之囑。並未上去。元兒業已平安到達。才行回轉。恰巧當日下午。猿仙便來傳諭。命方環司明。即時起程入山。說罷自去。衆人挽留不住。銅冠叟因紅菱磴。猛獸毒蛇甚多。二人從先並未深入腹地。猿仙又不肯領了同行。打算命靈姑陪往。誰知靈姑也說不去。並說谷中無什凶險。自己送去。也祇能送入

谷口不遠。連昔日小弟兄們所去之處。都不能到。況且此行。仙人尚有用意。跟去不便等語。銅冠叟知實情。裏面必有原因。祇得再三囑咐了二人一陣。除方母因遠未去外。餘人俱都送到谷外。一看封洞大石。已自有人揭開。放在一邊。雷春道。天剛黃昏。聽迅兒說裏面奇景甚多。我們同進谷去。送兩位賢姪一程如何。銅冠叟未及答言。靈姑搶答道。聽我爹說。如今這谷。不許外人進去呢。且說元兒。同了靈姑。攀上金鞭崖。初上時節。好高過甚。上沒一半。見上面崖壁。越發險峭。壁上苔蘚。其滑如油。更無着足之處。正在爲難。忽聽靈姑呼喊之聲。抬頭一看。靈姑早已飛援上去。站在一個巖石凹處。一手放下長繩。朝着下面。點手招呼呢。暗想他一個女流之輩。既能上去。怎的我便不能。上面路逕。看神氣也祇有眼前這七八丈的削壁。因爲附壁藤蔓過細。所以不似初上來時。易於攀援。但祇越過這一段。便即有路可尋。何必這一點地方。假手於他。想到這裏。祇含笑顏應了一聲。捨了長繩不用。揮足全身真力。手抓壁間細藤。將氣往上一提。逕自雙手倒援而上。元兒資稟本來特異。自從得了銅冠叟的內功傳授。每日勸苦用功。已煉得身輕如燕。一經提氣。揮行。身子便輕了許多。壁藤雖細。頗能支持。本可無事。眼看到達。相離靈姑立處。還有六七尺左近。又想起那日陶師兄會說。到

時有人接引。祇說也是一位仙人。誰知却是靈姑。徼倖自己。仍能上來。沒有用他相助。自己這般不避艱險。獨上危崖。少時見了師父。面子也好。看些思想。往上邊攀援。離靈姑所站的巖石越近。再看靈姑。不知何時。又躍上有三丈遠。最近。最危險處。快要攀越完盡。一高興。氣便鬆懈了些。又加心急。求進見所剩不過三四尺高。以爲一躍。便可翻身而上。竟忘了命繫孤藤。身懸危壁。手再一用力。那細裁如指的藤蔓。如何支持得起一個強健少年的分量。元兒剛一作勢上躍。便覺手中藤蔓。似聽折斷聲。心裏一慌。力更用得大。未容他翻上那塊巖石。吶一。聲。手中藤蔓。便自抗斷。一聲不好。想撈左近別的藤蔓。未撈着。竟從百十丈高的危壁上。懸空往下墜去。還算元兒心靈胆大。又是一雙慧眼。雖在奇危絕險之中。心神猶是鎮定。情知崖勢多半上突下削。要想在半腰中。尋找攀附之物。已是無望。祇有打降落主意。用右脚踏住左腳。借勁使勁。往上提氣。以緩下落之勢。免得跌死。就在這危機一髮。轉瞬之間。下落也不過兩丈高下。猛見一根索套。迎面飛來。此時元兒急於逃生。不暇再計及別的。順手剛一撈着。便聽對崖下面。老少諸人。紛紛吶喊之聲。身子已然停在索上。順着長索。盪到壁間。當是靈姑相助。好不內愧。既承人家援手。又聽師父。在對崖高聲囑咐。驚魂乍定。周身都

是冷汗。那敢再好強逞能。率性偷懶到底。雙手援索。由上面的人。拉了上去。及至落到可以立足之處。剛行站定。放了手中長索。援了口氣。那索忽然往上一抖。便自收。却看上面已有微斜坡道。勉強可以行走。靈姑却不知跑向何方。心想索剛收上去。人即不見。怎跑得這般快法。再看脚下。已是雲霧四合。亘山如濤。用盡目力。祇辨得出一些人影。迴不似下面景物清明。知道衆人懸念自己。尙未回去。喊了兩聲。不見回應。便將身跪倒。重又默祝了一番。然後起身。往上前進。那路看去不似下半截懸陡。却甚曲折險。偏地上滿生着刺藤荆棘等。越往上越密。鈎衣穿肉。甚礙手脚。元兒提着氣。施展輕身功夫。一路竄高縱矮。左進右跳。上下轉側於巉崖危巖之間。又走有半個多時辰。總覺崖頂相去不遠。可是總走不到。人却累得幾體是汗。暗忖不經一事。不長一智。自從夕佳崖被困。獨身攻穿晶壁之後。自以爲內外功夫。都已有了根底。便是司方二老也常誇講。說是單論武功。尋常江湖上人。已非敵手。照今日這番跋涉一番。才知實踐起來。這般難法。平地煉功夫。縱有十層。到此也減去一半了。不由把初上來好高逞能之心。少去好多。念頭剛轉。忽見前面荆棘影裏。有一毛人起落拜跪。定睛一看。正是靈姑。連忙跟縱過去一看。靈姑拜處。乃是一塊大約畝許的石坪。來路滿生荆

棘刺藤。左右中三面雜花盛開。丹楓碧樹。挺生其中。五色相間。圍繞崖腰。宛如錦城繡障一般。對面盡頭。又是一坐削壁。排天拔雲而起。離存身之處。高約二三十丈。輕雲如帶。繞崖往還。依稀可辨崖上邊沿的景物。崖壁上青錢勻鋪。滿生着碧油油的苔蘚。更沒絲毫縫隙。再看靈姑。還自閉目合掌。望崖跪拜不止。手持的那根長索。業已捲成一圈。放在他的身側地上。元兒記得初上來時。不願假手於一女子。也沒覺意到索的形色。後來失足。全仗那索逃生。明明看清那索是根紫的。怎麼此時看去。却是山中黃麻所製。方一沉思。已走到靈姑身側。見他虔敬神氣。不禁抬頭。又往頂上一看。正值一片輕雲過處。雲隙裏。望見一個白衣少年。正站崖邊。向下注視。轉瞬間。又爲雲層蔽住。用盡目力。祇見人影。知己到達地頭。上面便是仙人居處。不由心花怒放。忙也將身跪倒。仙崖雖然咫尺。崖高苔滑。上下平削。正想不出用什麼法兒上去。忽見崖壁碧苔之間。似有一條紫痕閃動。正是適才失足時援手的索。索頭還結有尺大小的一個圈兒。才知道適才援救自己脫險的。並非靈姑。紫索既在此間下垂。上面又有白衣少年延待。定爲自己而設無疑。靈機一動。叩了幾個頭。便即起身。往那根紫索奔去。剛剛接索在手。忽聽身後響了一下。回頭一看。靈姑手中。持着一個紅色小包。滿面

喜容。正往上叩謝呢。見元兒回身看他。便用手連揮。意思是喊元兒。援索上去。元兒方要張口問詢。只覺手中紫索一動。同時又聽靈姑低聲連喊圈兒。剛把索圈從頭籠下。套向腰間。連語也未顧得。和靈姑說。紫索便往上升起。將元兒帶了上去。升得甚快。不多一會。便被提升崖頂。面前站定一個白衣少年。正是那日在巖下。劍斬妖人的陶鈞。忙即將身叩倒。被陶鈞一把拉起說道。我奉師父之命。在此接引師弟。且等拜見師父之後。我們再行禮吧。元兒魂命起立一看。上面大有數十畝方圓。滿崖都是青松翠竹。異草奇花。正中心還有一個兩丈多高。寬約二十畝的圓崖拱起。這中心圓崖。上下四面。俱生着一種鵝黃色的小花。細草如針。開花如豆。一片平蕪。蒙茸密佈。不見一些石土之色。有時天風過處。宛如捲起千層金浪。真是瑰麗清奇。無與倫比。元兒一心虔敬。隨了陶鈞。循着圓崖當中的磴道。走了上去。首先入眼的。便是一座石質宮觀。觀門外又是一個水池。池中仙泉噴珠。濺玉一般。從池底白河中湧起。池側一面設着石棹石凳。棹上擺着一付殘棋。一面長松底下。設着一個鶴欄。丹頂玄鶴。大小共有四個。見了主人。兀自剔羽梳翎。飛鳴翔集不已。元兒一念至誠。拜師心切。也無心觀賞仙崖景物。眼觀鼻。鼻觀心的。隨定陶鈞。直往圓岩當中的石宮觀中走去。行近觀

前忽聽破空之聲。從頭上高處飛過。觀門前三個金光燦爛的大字。祇在眼前幌了一幌。也未及看清。便即走入觀門。入門不到丈許。便是一座庭院。院中滿生着許多奇花異卉。清馨撲鼻。前面陶鈞忽然止步。稟道。小師弟裘元帶到一言未了。便聽一個童聲在半空中哈哈笑道。不行不行。我那裏能收他做徒弟。這小孩太規矩了。將來出去叫人看見。決不像我朱矮子的得意門人。豈不成了笑話。我那裏能收他做徒弟。元兒本低着頭往前走。以爲仙師形相必似天人。心中矜持過甚。一聽說是不行。立時頭上轟的一下。嚇的渾身抖戰。既未聽清下文。也未看清對面師父形相。眼睛一花。幾乎暈倒在地。兩眼淚珠。不由自主的掛了下來。正自愁急。那裏還敢仰視。猛的又聽一人老聲老氣的說道。你這老不正經的矮子。對初見面的小孩子。也這般嚇唬他。你不收。我便帶往九華山去。看你五十年後。末代衣鉢。傳授給誰。那話帶童音的又答道。你愛你就帶走。我如非齊道友再三相勸。我正沒這耐心煩呢。元兒才聽出兩位仙人是在說笑。心神略定。不禁偷眼往上去看。到底仙人是什麼樣的仙風道骨。這一看不打緊。如非預知師父矮出了名。幾乎疑心所見。並不是自己的師父。原來院中生着兩株不知名的大樹。葉大如掌。枝幹奇古。高有十丈。左側一株。兩個杖上。各坐着

一個矮老頭兒。一個穿的又髒又破。另一個比較生得還要乾瘦些。衣服雖也破舊。却是通體乾淨的多。就兩枝相間的一個枯禿樹幹上。放着一個玉石棋盤。也未聽見棋子落枰之聲。互相嘲笑應答。目光却俱注視着觀外遠處。好似甚爲留意。再看陶鈞。和另一個拿着酒壺的瘦長漢子。俱都垂手侍立。在大樹之下。動也不動。態度恭謹。知道內中。必有一個是自己的師父朱真人。才想起陶鈞。給自己通名以後。還妄了行。那拜師之禮。忙即將身跪倒。口稱恩師。俯賜收容。感恩不盡。還未說完。那老聲老氣的一個。便說道。你師父和我一樣。不喜歡這些假禮節。想看上來。也讓你小孩子家。看個新鮮玩意。說罷。元兒便覺一股大力量。吸到身旁。身子凌空而起。轉眼到了樹枰上面。這才知道對面瘦的一個。是自己師父。好沒理自己。仍是全神貫注前面。因那老聲老氣的一個。將他放在坐側。初見師父。樹枰上不便跪拜。正在惶恐。那老聲老氣的又說道。你這孩子。適才在樹下偷瞧山外邊這般熱鬧。既上來。你又不看。元兒聞言。隨着師父目光所注處。往外一看。因爲存身絕高之處。休說觀外景物。入目分明。就是山外的山河市集。田疇城鎮。也是一覽無遺。元兒生具異稟。自從巧服仙草。已變了一雙通天慧眼。差不多可以穿雲透視。何況遠地無雲霧之處。先看近處。並無什麼出

奇之狀。再往對面西北方極遠之處一看。那裏是一片綿延不斷的雪山。皚皚一白。山腰上站着幾個人。因爲相隔太遠。目光所及。才如豆大。祇見蠕蠕轉動。看不清裝束容貌。空中却有幾道數尺長的金光。青光白光綠光。閃電一般。絞在一處。看有一會。忽聽那老聲老氣的老頭說道。老朱我助你一臂之力吧。也好使你早點收這個好徒弟。說着將手一揚。一道金光似金蛇一般。帶起一陣破空之聲。雷閃星馳。直往雪上那方飛去。轉眼沒入青冥。祇剩一絲金痕閃動。及至到達。又和初出手時。大小相差無幾。元兒知道遠處觀物。都是細小。如以那雪山上的人作比。這幾道光華。最小的。也有尺許粗細。十多丈長短。想不到仙家飛劍。竟能大小由心。指揮行使於千里之外。異日自己。如能煉到這等地步。也不枉出死入生。受這一番跋涉辛苦。正在注視尋思。先前那幾道光華。原本互相絞結。相持不下。自從末後這道金光一去。頃刻之間。便見金光白光勢盛。其餘光華。逐漸低弱。又鬥了一陣。內中一道灰黃色的光華。竟被兩道金光絞散。化成許多星雨消滅。緊接着其餘幾道光華。也都四散飛逃。耳聽師父說道。且饒了這幾個孽障。我們仍自下棋。元兒聞言。回視二老。同時將手一擡。那兩道金光。便自離了雪山。往回路飛轉。留在雪山上的人們。俱已隨了光華逃走。祇剩一人。

也將空中停留的一道白光斂去。眼看他走過山側消逝。耳旁又聽破空之聲。兩道金光一同飛回。二老各舉手一招。便在身傍隱去。二老若無其事。一邊一個。踞在樹杈上下棋。元兒橫坐在旁側樹杈上。暗想對面便是聞名已久的師父。矮叟朱真人。身傍這位仙師。看適才放出飛劍神氣。竟與師父本領。不相上下。可惜不知他的名字。正在胡思亂想。忽然滿院光華。耀眼難睜。光斂處。現出一個鶉衣鳩首的花子。一落地便哈哈笑道。佳客到來。還不下來接待。你二人祇管下那殘棋。則甚。看我給你和了說罷。未等二老答言。將手朝上一揚。元兒剛覺一股罡風。劈面襲來。便聽身側老頭罵道。你這沒長進的老花子。既想創立教宗。就該把你那看家本事傳授他們。沒的使他們出來現眼吃人的虧。適才如不是我想先見識見識朱矮子的高徒。將棋枰移上這裏來。看見不平。飛劍相助。你那徒弟。怕不被魔崽子。給活剝了。不謝我們。還來說嘴。無故擾人清興。真是豈有此理。說時。也將手朝花子揚了一揚。花子聞言。剛要答話。朱梅搶說道。你兩郎舅。一個半斤。一個八兩。來了俱是一般惹厭。看在五姑分上。不與你們一般見識。花子一來。這局棋。也沒法再下。由他殘着。改日再分勝負。且下去喝點本山的猴兒酒吧。說着。兩個老頭。俱都落在地上。元兒也連忙縱了下去。跪在三人面

前。剛叩了幾個頭。朱梅指着那老頭。和花子說道。這兩人一個叫追雲叟。白谷逸。一個叫怪叫化。凌渾。俱都是你師伯。快磕一個頭。和陶鈞到一邊去。我不願見這拘謹樣兒。元兒從紀登陶鈞二人臉上。恭謹神氣中。悟出師父用意。聞言朝白凌二人。各叩了兩個頭。起身站向陶鈞肩下。紀登早往室內。取出酒脯。設在當院石桌之上。朱白凌三人。相次落坐。凌渾指着元兒。問朱梅道。這孩子就是日前齊道友勸你收歸門下的那個麼。無怪他說好。連我看着都順眼。我收門人。向例憑我自己喜歡。不論資質。都要似齊道友。和你們這樣選擇得嚴。那有許多。今日你見我那孽徒一人。獨鬥羣魔。還不怎示弱麼。朱梅道。趙心源在你門下。才祇二十年功夫。劍法已深得你的心傳。剛才谷逸尋我。要完嵩山少室那盤殘棋。是他要我看我新收弟子上山時光景。將棋枰移向高處。才一上去。便遠遠望見兩個魔崽子。雙戰你的令高徒。正在相持不下。後來又有兩個五台餘孽路過。趁火打劫。我恨他們。倚仗人多。以強凌弱。飛劍出去相助。不多一會。谷逸也將飛劍放出。他們如何能是敵手。不消一會。便將一個魔崽子的飛劍。絞成粉碎。餘下三個。見機遁去。我二人解了令徒之圍。知他們這羣餘孽。還有幾年氣運。懶得再費心神。去追趕他們。正想下完那盤殘棋。你就來了。你這花子。素常無事。

不尋人。尋人沒好事。我近日已受了齊道友之託。三二日內。要赴峨眉。凝碧仙府。與衆道友商議。三次峨眉比劍之事。如有爲難之事。切莫再照顧我。怪叫化凌渾道。你這矮子。到會猜。可惜祇猜了一半。你知道那妖尸谷晨麼。他的惡貫。早已滿盈。不久自會伏誅。我本不願管他閒事。偏他竟敢惹我。我徒弟魏青。在嵩山頂上採藥。路遇他師弟妹凌雲鳳。那是我的姪孫女兒。二人正在閒說。被他用妖法攝走。陷入重泉九地之下。準備取他二人的生魂。煉那九地腐仙妖法。論本領。我原可以制伏他。祇是這妖尸。自被峨眉諸道友。連挫銳氣。益發詭詐。善於趨避。知他重泉九地。共有十八穴。如果一擊不中。不把人救出來。這東西又辣又狠。必先下毒手。豈不反誤了他二人性命。我凌家子孫無多。我妹子開元寺坐化。自今因他生前殺孽太重。塵劫猶未轉完。別人尚可。白矮子豈能坐視不理。爲此拖他前去。相助行事。有我二人同往。縱不除滅妖尸。准可將人救出。我正想去九華尋他。路過此地。看見你二人劍光。從那面飛來。知他在此。特來相約。那個用你則甚。朱梅笑說。你當我真不知道你的來意嗎。你平時總不服人。這事又早落在齊道友的算中。你既知妖尸惡貫滿盈。怎未算出應在你的身上。適才接了齊道友的飛劍傳書。說你要來。便是谷逸也爲此事。在此等你。可見要作

一派宗主。實非易事。像你一意孤行。與人不同。雖然你門人當中。不乏能傳之士。到底限於天賦。是事倍功半。費了你無窮心力。比起峨眉門下。還是不及咧。凌渾冷笑道。矮子你少說嘴。我如不是知道峨眉派。承長眉真人正統。得天獨厚。我也不遠走西藏。另立教宗了。齊道友自最近在凝碧崖靈翠峯。微塵陣中。得了長眉真人帝府天籙。兜率真勅。道行高出儕輩。何消你說。我雖不才。還會知難而退。不與勝己者抗衡。於正邪諸教外。另立教宗。傳先師鐵肩老祖衣鉢。環不似賢昆弟。這般不知自量。老着臉。創什麼青城派。又和峨眉派。藕斷絲連的。挾以自重。那才是既不能令。又不受命呢。虧你還有臉子挖苦人。朱梅哈哈笑道。你這窮叫化。這多年來。還是火性未退。本門先師。與長眉真人原屬一家。無分彼此。本無須另創立什麼門戶。祇爲先師羽化時節。同輩師弟。在先師前。立下宏願。要積修十萬外功。我因塵緣將了。師弟好意。與齊道友商量。才創這青城一派。同是行道濟世。但求盡心。分什本領高低。你說這話。全是私心自用。無怪你這多年來。終是野孤禪咧。凌渾方要答言。白谷逸道。你照齊道友來書所說。後日方是妖尸授首之期。有這些閒時候。我們三人相聚。正可暢飲矮子的好酒。祇管爭論則甚。凌渾也笑道。我祇恨你們這些人。專以正統自命。難道別派中。就無能

人。我本不算什麼好手。那神駝乙道友。行徑也和我差不許多。他也不是道門正宗。如論本領道行。恐怕齊道友也難與他分高下吧。說時。朱梅忽然回首。看了元兒一眼。命紀登陶鈞。將元兒領往後面。先進了飲食。等到旁晚客去。再聽吩咐。元兒又與跪謝。被陶鈞拉了他一把。暗使眼色。止住。元兒祇得隨了紀陶二人。同往後院。一看院中石桌上杯箸早已設好。陶鈞進屋。取了酒食出來。三人重行見禮。落坐。陶鈞未從師時。本來好客。有小孟嘗之稱。雖在山中多年。仍是少年時心性。生平又愛英俊靈敏的人。見小師弟裴元。小小年紀。武功已煉到了很深地步。再加上胆識氣宇。迥異恆流。休說尋常小孩子。便是上次峨嵋開府。凝碧崖太元洞各派老少羣仙聚會。所見許多已然煉成飛劍。出入青冥的小輩。同門當中。資質勝過他的。也無幾個。年紀却都比他大的多。目前初來如此。將來成就。自不可量。無怪師父師叔。屬望甚殷了。惺惺惜惺惺。又歎羨。又愛惜。除殷勤款待外。沒等朱梅吩咐。已先把入門口訣。坐功起始。一一傳授。又把元兒身佩雙劍。取出給紀登詳觀。知是異寶。俱都贊不絕口。元兒本來聰明絕頂。因為紀登。雖是師兄。却與銅冠叟交好。於親近之中。處處以前輩之禮相待。還有一些拘束。又見陶鈞對他甚厚。有問必答。不似紀登沉靜。素寡言笑。不由對於陶鈞。格

外要親熱些。也是二人情性相投。一見便成莫逆生死之交。元兒除敬領傳授。默識於心外。心中老想探聽師父。爲何說笑。那般不羈。全無一點尊長莊重之容。和那姓白的老頭。與後來窮叫化的來歷。祇是不敢出口。幾次想問。俱在口邊縮住。陶鈞見他口齒遲疑神氣。猜出他的心意。便說道。我們這位恩師。人最晒脫。最恨虛僞。你祇率性而行。事事誠心實意。必邀青眼。不過他老人家。對於尋常禮節。雖然放縱。不計細行。可是大處家規。極爲嚴厲。犯者必以飛劍處死。決無寬恕。據我想。他老人家的意思。是要人自己往上。不須師長督飭。方爲上駟之材。我們作門弟子的。應體師門厚德。不尙俗禮。內心崇敬。自然誠中形外了。先來那位白師伯。乃是現在九華山穩居。有名的老劍仙。追雲曳白谷逸。以前與師父齊名。洞隱河南嵩山少室。人稱嵩山二老。後來移居衡岳。不多年前。才移居九華山。峨嵋掌教夫人別茶鑰雲洞的。門下弟子。祇有三人。却是一個勝似一個。內中一個姓岳的。更是驚人本領。將來自會與你相見。後來那位。也是鼎鼎大名。西藏派宗主。青螺谷的怪叫化窮神凌渾。這位師伯。劍法自成一家。與那一派。都不相同。隱身乞丐。遊戲三昧。各異派中妖人。遇見他。無不聞名喪胆。這三位老人家。俱是多年患難知己之交。每到一處。要暢飲歡噓。無話不說。凌白二位。更

有郎舅至親之誼。曾爲一事。反目多年。近十年來。才和好的。今日凌師伯未來以前。師父會接峨眉掌教真人飛劍傳書。聽說爲了妖尸谷晨之事。師父說。凌白二位。今晚便要動身。說是師父也留此不久。若照我們以先初入門時規矩。均須受過許多勞苦。才能得到師父傳授。祇你一人。因爲師父不能在此久留。今晚夜靜。便即傳授心法。你這樣好的天資。再加上我和紀師兄。從旁指點。又有你自己帶來好兩口寶劍。不消半年工夫。縱不能身劍合一。也能與異派中的後輩。一分強弱了。日後師父不在。本山無人敢來侵犯。附近風景甚好。儘可在做完功課之後。隨意遊玩。看你年紀雖輕。却極老成。別無可慮。祇有觀前那兩隻仙鶴。本是鬻仙李元化師伯。在仙霞嶺收來。贈與師父。這兩隻畜生。曾受一個異派中妖人。豢養多年。頗有靈性。祇是舊習未革。專好弄些狡詐。我有兩次。幾乎上了他的大當。師父走後。少去招惹他。以免師父不在家。弄出事來。適才傳你的口訣。乃是入門功夫。且等晚間。師父試了你的道心。再練習吧。元兒聞言。自是又高興。又感激。一一記在心裏。一會吃完。紀登出去。約有個把時辰。進來說道。凌白二位師伯。說是趁這半時之間。趕在鼎湖峯。約請一位精於地行的道友。已然走去。師父現在前面喚你呢。元兒忙即應聲。隨了紀陶二人。往前院走去。見朱

梅獨自一人。仍然科頭跣足。坐在院中盤石上面。正在調弄那兩隻仙鶴呢。元兒重又跪倒行禮。朱梅吩咐元兒起身。盤了雙膝。對面坐定。

第二回 承奧訣三關通竅要 調靈鶴千里御風行

用手先摸了摸元兒頭頂。命元兒閉好雙目。不要妄動。元兒已得陶鈞預先指示。忙把心志一收。垂簾內視。屏去一切雜念。澄神定慮。靜以俟變。剛把鼻息調勻。便覺朱梅的手。又在脊梁命門各要穴上。輕輕按撫了幾下。漸覺着一股熱氣。由足底緩緩升了上來。漸升漸速。熱也隨着增加。霎時佈滿全身。越久越熱得難受。元兒也不去理他。先還堅忍耐。末幾心靈一靜。神儀內瑩。猛的又覺頭頂命門。被人拍了一下。立時覺着一股涼氣。佈滿全身。好似一瓢冷水。當頭潑下一般。奇冷難耐。如是由冷而熱。由熱而冷者。好幾次。好容易把冷熱都忍過去。猛的又覺周身疼癢交作。恍似百虫在骨裏鑽咬。無處抓撓。比起奇冷奇熱。還要難受數倍。知是最緊要的關頭。一不能忍。前功盡棄。暗將心神。守定元珠。由他難受。一切付之無覺。待了有兩個多時辰。疼癢忽止。周身骨節。又作起響來。響

有頓飯光景。才由周身響到腦門。哦的一聲。命門間似被斧劈開一般。痛了一下。所有響動全都停歇。耳聽陶鈞喚道。師弟大功告成。還不快些叩謝師父麼。元兒睜眼一看。朱梅滿面笑容。坐在對面。紀陶二人仍是垂手侍立左右。自己身上已然復了原狀。祇覺比起適才未打坐前。要輕靈得多。連忙上前跪倒。朱梅說了句孺子司教。吩咐起立。又將元兒身佩的雙劍要去。仔細看了看。說道。靈樞故物。果不虛名。你有此雙劍。得我真傳。十年之後。異派飛劍。無敵手矣。說罷。又對元兒道。你因服過靈華仙草。加上本來異稟仙根。成就必速。我不久前赴峨嵋。今日先將本門劍法傳你。除我在這裏早晚加緊傳習外。我走之後。每日可隨你兩個師兄修煉。等我峨嵋歸來。再引你去見師叔。本門戒條。祇有殺盜淫妄諸條。專重大節。不拘細行。以各人自能勤修為主。用功之外。僅可在山中隨意遊閒。但在道未成時。不准擅自離開青城。以免遇上能手。替我丟人現眼。尤其這兩口寶劍。來頭高大。曠世奇珍。隨時備帶。早晚用我口訣。勤加練習。在身劍未能煉到合而爲一時。須防外敵。巧取強奪。務與小心。不可絲毫大意。元兒敬謹領命。當下由朱梅傳了心法口訣。便隨陶鈞前去安置。元兒因師父不久長行。日常用功。甚是勤苦。過有十來天。朱梅應乾坤正氣妙一真人之約。前赴峨嵋。衆弟

子送至門外。那幾隻仙鶴也跟着在空中飛翔。值等朱梅走沒了影子。才行降落。元兒因連日一心用功。不會出門。金鞭崖的景物。尚未仔細觀賞。既送朱梅走後。站在崖前。往四外一看。遠近羣山。都在足下。雲煙浩森。大小峯巒。被雲包沒。祇露出一些角尖。和然中島嶼一般。時復隱現。真是波瀾壯闊。變幻無方。元兒當着天風。憑陵絕險。對着眼前奇景。正自出神。懷想方司兩家。不知可會移走。忽聽身後陶鈞道。師弟初來時。正值師父與白師伯。在大樹上對弈。放飛劍出走。助凌師伯的弟子趙心源。與幾個異派中人交手。那雪山離此少說。也有三四百里。你却一目了然。後來聽師父說。才知師弟在夕佳巖絕頂古洞。服了靈藥仙草。不但目光看得極遠。還能透視雲霧。今日雲霧濃密。你看今日雪山頂上。可有什麼異狀麼。元兒聞言。往雪山那一面。看了看答道。小弟幼時。目力本較常人稍好。自服仙草。雖能透視雲中景物。畢竟有些模糊。祇能看個大概而已。前日師父說。小弟已成天眼。特地開了殊恩。賜小弟上乘超觀妙法。說照此煉去。三月之後。便能上察青冥。下視無地。正在煉習。因爲日淺。尙無進境。今日雪山那一面。雲霧更密。依稀之見一些山巒白影。看不出有何異狀。師兄可看出什麼沒有。陶鈞笑道。愚兄雖列師門一二十年。如論資質。還不及師弟一半。那能遠視數

百里之外。不過隨便問罷了。說時。元兒因這數日中。那兩隻大鶴。每值有人談話。必在側靜立。偏着長頸看人。好似留神諦聽神氣。便向陶鈞道。師兄你看這鶴。每次我們說話。他總在旁不走。莫非懂話麼。陶鈞道。豈特能通人言。這兩個東西。壞着呢。說罷。回手就是一掌。正打在內中一隻的頸上。那鶴出其不意。挨了一下。偏頭朝着陶鈞。連聲長鳴。振翼低飛。往觀中逃去。陶鈞怒罵道。你這扁毛畜生。還敢不服麼。說着。便要追去。嚇得那另外一隻大的。也慌不迭的跟了飛逃。元兒忙把陶鈞攔住。無心中看見先逃那隻。翼下有許多紅點。比後逃那隻。也要小些。方要問詢。陶鈞道。這兩隻大鶴。頭一隻因為會代妖人守山。翼下面劫砂點子。沒有退淨。名叫紅兒。後一隻叫雪兒。還略老實些。祇這紅兒。最是奸惡。專好捉弄人。上他毒當。如非師父喜他有些靈性。上次我差點為他壞了道基。恨不能用飛劍殺死。才解氣呢。二人祇管問答。紀登祇是在旁微笑。不發一言。同在崖前閉立了一陣。便自回觀用功。元兒在觀中。一住二月有餘。鑄雪聚螢。兩口仙劍。雖未煉到身劍合一。與陶鈞交起手來。指揮運轉。無不如意了。這日鶴糧將罄。紀登因那鶴好鬧亂子。不敢解了他們禁法。和初收時一般。由他自此覓食。便命陶鈞下山辦糧。陶鈞領命走後。元兒對紀登。從來敬畏。不似陶鈞隨便。見

他正自調神打坐。不敢驚動。獨自一人。持了兩口雙劍。在崖前練習劍法。剛剛練完。忽聽空際鶴鳴。抬頭一看。正是紅兒和雪兒兩個。離頭約有十丈高下。不住飛鳴盤旋。祇不離開山頭數里方圓以內。知有師父法術禁制。不能遠走。一時閒中無聊。打算調鶴爲戲。試把手一招。二鶴居然聯翩飛下。落在元兒面前。元兒一高興。便迎上去。撫弄二鶴身上雪羽。二鶴也緊依元兒身側。甚是馴慧。解人越發喜愛。頓將陶鈞前次囑咐之言。忘了個乾乾淨淨。調弄了一陣。忽又想起方司兩家。移居且退谷。計程不過數十里之遙。可惜這鶴不能飛去。否則自己目前每日要加緊練習飛劍。劍術未成。不能離開此崖。正好用他傳書。也可藉此得一點家中父母的信息。正在存思之際。二鶴交頸低鳴了一陣。紅兒忽然振翼飛起。元兒以爲他。又和適才一般。就在當頂盤旋。誰知紅兒飛沒多高。倏地一東雙翼。直往後山腰深草樹中投去。紅兒才飛去不久。雪兒也跟着飛起。祇是不會下落。僅在紅兒落處的上空。不住飛鳴。音聲悲楚。迥不似先時清越嘹亮。元兒自來此間。從未見二鶴往山下面降落。先時並未留意。後來見上下二鶴。一遞一聲。哀鳴不已。自己目力雖能視遠。偏偏後山一帶。叢莽繁茂。遮住目光。祇見紅兒身上白羽。在草樹叢中。撲騰起落。似與什麼野獸之類。在那裏爭鬥。白兒

在空中幾次飛鳴下撲。俱是欲前又却。彷彿有些畏忌之狀。越着越覺有異。暗忖這時已是秋末冬初。各處草木俱已黃落。怎麼後山腰這一片地方的草木。仍是那般鬱葱葱的。常聽人說。仙鶴好與蛇鱗相鬥。凡是毒蛇大鱗盤踞之地。土皮草色。俱呈異狀。不是寸草不生。便是長得特別茂盛。二鶴這般形狀。莫非與什麼蛇鱗相持麼。剛想到這裏。忽見紅兒飛高了些。緊接着草樹叢中。竄起一條大蛇。通體紅鱗。並不甚粗。却甚細長。下半身還隱在叢樹之中。單這上半身。已有兩丈長短。赤信如火。鱗鱗吞吐。看去甚是凶惡。等紅兒一飛高。便自退落。一經飛臨切近。重又出現。二鶴祇管哀鳴相應。雪兒始終沒有飛落。紅兒也祇虛張聲勢。不敢驟然下擊。元兒再細往那蛇盤踞之處一看。不由又驚又怒。一縱身便往山下跑去。原來那蛇。幾番起落。盤處的草木。已被蹂平。全身現出大半。除上半身。不時上竄。與空中紅兒相持外。下半身還纏着一隻比紅兒稍小的仙鶴。雙翼已被那蛇連身束住。祇剩一個頭頸在外。左右亂擺。鳴聲低微。想已去死不遠。那蛇每次回身去咬脖頸。紅兒便翩然下擊。那蛇見有敵人。祇得捨了到口之物。飛身上迎。紅兒好似不敢和他力敵。又下捨那危難中的同伴。間一乘隙取鬧。使他不能如願。這樣又是兩三次過去。惱得那蛇性起。口裏發出吱吱怪聲。

等紅兒末次下擊。逕自捨了上半身所纏之鶴。長虹射日般。往上飛起時。元兒業已趕到。相離一箭之地。更不尋思。將手一揚。右手聚螢仙劍。飛將出去。青螢螢一道光華過處。那蛇知道飛劍利害。想逃已是不及。竟自齊腰斬爲兩截。下半身墜落叢葦之中。上半身帶起一股血泉。竄出老遠。才行落地。元兒解了鶴厄。心中歡喜。以爲你險被蛇所纏之鶴。定是本觀所養那隻小的。雖然蛇死脫險。不知能否全活。正自可惜。待要奔將過去察看。忽聽空中二鶴。連聲交鳴。叢葦中也有了應聲。身子還未近前。那隻被束之鶴。在地下略一撲騰。竟自冲雲飛起。飛得又快又高。迥不似曾受重傷神氣。眨眼功夫。沒入雲空。不知去向。並未往觀中飛回。元兒仍未在意。走到死蛇落處一看。那裏草木。真是又肥又綠。秀潤欲滴。自地到處。叢葦圍繞中。隱隱似有一個二尺方圓的洞穴。四圍密藤蔭翳。下面隱隱有光。猜是毒蛇窟穴。護穴藤蔓上有刺。不願下去。回身時節。鼻端微微聞見一股子異香。因爲急於回觀。看看飛去的。且是否觀中那隻。也未細察。異香來源。便往回走。這時紅兒已然落下。挨近元兒。甚是依戀。大有感恩之態。元兒走沒幾步。紅兒竟攔在前面。伏下身來。伸出長頸。往元兒跨下便鑽。意思似要元兒騎他上去。從崖上到崖下。山陰一帶。雖有披陀。不似餘下三面。盡是千尋峭壁。

無可攀援。但是崖危磴險。仄不容足。後上面到山腰。相去百數十丈。也有幾處極難走的地方。元兒初下來時。一則練了兩個多月劍法。身子愈輕。二則情急救鶴。滿身勇氣。三則下山祇要心神不亂。覷準墊腳之處。自此上山易些。及至斬完了蛇。往回路走。望看出山勢之險。雖然不覺其難。到底沒有下時輕快。加上重心未退。常聽陶鈞說。峨嵋同門中。頗有幾個駕馭仙禽的女道友。早就有些神往。一見紅兒自己伏地。大有願爲坐騎之意。不禁心喜問道。你見我幫了你的忙。想叫我騎你上去麼。紅兒長鳴了一聲。將頭連點。元兒祇圖好玩。那還計及利害。竟自攀着長頸。坐了上去。翔飛甚速。展翼凌空。轉眼之間。已過崖頂。直上青冥。元兒見他過崖時。不會降落。不但不以爲異。反當趣兒。感恩心切。想讓自己嘗嘗仙家騎鶴。空中飛行滋味。那個有師父法術禁治。不過在近空高處盤旋罷了。先時一味高興。不疑有他。誰知那鶴。一經飛過高空雲層。竟自掉轉頭。往西南方面飛去。瞬息數十百里。越走越遠。猛想起陶鈞以前所說。這才着起慌來。元兒雖具異質。到底學劍日淺。尙未煉到馭劍飛行地步。如果上數十丈相隔。還可冒險。縱身下去。此時天地相隔。何止萬千丈之遙。稍一失足。怕不成爲齏粉。自知上了大當。事已致此。祇得兩手緊握鶴的翅根。由他背着。往前飛走。有心想

問紅兒。剛解了他的大圍。爲何反到恩將仇報。捉弄自己。偏偏雲空高寒。罡風緊勁。劈面直吹。幸是元兒。如換旁人。凍也凍死。那裏張得了口。又想起自己離家別親。受盡千辛萬苦。死裏逃生。好不容易。仙緣遇合。道法尙未煉成。又遇見這種意外變故。看上去。禍多福少。越想越傷心。恨到極處。本不難一劍便將紅兒殺死。無奈自己安危。寄在他的背上。除了打算同歸於盡外。這東西如此狡惡。還要留神地壞上加壞。得罪不得。祇不知師兄明明說他受了禁制。怎的仍能遠飛。正在提心弔膽。胡思亂想。紅兒飛行漸緩。忽然在空中盤旋起來。元兒低頭往下一看。祇見下面雲霧甚密。慧眼透視下去。彷彿是座山谷。樹木花草甚是繁茂。一會身子已隨鶴背。降入雲霧之中。滿身都被包沒。水氣浸在身上。冷陰陰的。轉眼飛落雲層。下面景物。看得越發清晰。滿山滿谷。都是奇花異草。紅紫相間。五色競秀。恍如錦繡堆成一般。奇麗清幽。平生幾會見過。眼看離地。還有十餘丈光景。忽見前面靠山一片平原的萬花林中。跑出兩大三小。五隻梅花鹿來。接着又聽鶴鳴。林中又有兩隻白鶴。朝自己迎飛上來。紅兒一見對面隻鶴。也跟着長鳴相應。元兒祇顧東張西望。猛覺紅兒兩翼一抖。身子一側。倒翻過來。元兒因爲離地已近。下面風景又好。覺出紅兒不似含有惡意。失了防範。萬不料到紅

兒有此一着。一個疎神。竟自鬆手。從鶴背上墜了下來。不禁大吃一驚。忙一使身法。用了個狂花颭地的招數。飄然落地。身剛站穩。正想怒罵紅兒幾句。就勢將他頭頸用身上絲絛網住。再用寶劍威嚇。仍由他措了回去。誰知紅兒已和那林中飛出來的白鶴。振翼飛上。冲霄而去。方自憂急。忽聽有人叱道。何方胆大頑童。竟敢擅入仙山。難道不怕我虞家姊妹的寶劍利害麼。音聲嬌婉。清音入耳。彷彿少女說話。元兒回首一看。從先前那幾隻梅花鹿後面的花林以內。又跑出一隻半大不大的白鹿。上面坐着一個年約十四五歲的紅裳少女。手持一支玉簫。背插單劍。腰間還懸着一個金黃色的葫蘆。花光人面。掩映生輝。越顯得秀麗如仙。容華蓋代。元兒因坐騎已然飛走。不知還會回來不會。所落的山。又不知名。與青城相隔。必然甚遠。怎麼回去。本已憂疑萬端。再聽騎鹿女子責問。益加惶恐。答道。我名裘元。因在青城騎鶴爲戲。不想被他代到此間。拋了弟子飛走。望乞仙大姊。不要見怪。容我少待片時。等坐騎回來。自會走的。那紅裳少女。又叱道。你一個凡夫。妄入仙山。見了你二公主。還不下跪求命。竟敢信口強辯。誰是你的仙姊。快快跪下。等我審問。饒你不死。說時。人鹿已到了元兒面前。那少女睜着一雙剪水雙瞳。滿面嬌暈。瞪着元兒。逼他跪答。元兒先時祇爲故鶴已飛

走。仙山難回，心中憂急，並非有什別的畏懼。一聽少女口出不遜，便也生氣答道：這山又不是你家造出來的。我不過是騎鶴閒飛，偶落此地，暫時歇脚，又沒有折毀你家一草一木，好意尊你一聲仙姊，爲何出口傷人。男兒膝下有黃金，怎能跪你？好男不和女鬥，也不和你計較。我偏在此不走，看你把我怎樣說罷。氣得小腮幫子一鼓，將頭往側一偏，裝作不愛答理。火中却自準備，以防不測。那少女聞言笑罵道：你這紅眼小賊，竟敢和你公主挺撞，不和你說明，少時你做鬼，也不知道是怎樣死的。這裏是萬花山，長春公主的仙府，何人擅敢到此？你一個無知頑童，俗子凡夫，污了仙境，還敢大胆胡言，看你身帶寶劍，好似還不甚壞，不叫你見識見識，說你也不知道你二公主的利害。一面說，早縱下白鹿，回手一按身後的劍，一道青光，劍已出手。元兒這時已想起時當冬初，全山溫煦和春，萬花競放，又有鹿鶴往來，和少女裝束備帶，在在不似凡境，又自稱公主，必有來頭，無奈適才氣忿頭上話已說滿，對方又是少女不好意思，再和人家說軟話，更因師父朱梅，從不服低，自己縱肯退讓，日後傳說出去，豈不弱了師父的名望？見少女將劍拔出，勢難避免，自己人單勢孤，不知當地虛實，還自持重，便對少女道：我在此等鶴飛回，便走，又沒招惹你，你我往日并無仇怨，苦苦相逼則甚。

再說我這兩口仙劍。乃仙人傳授。非同小可。在今我能讓你。要是真個動起手來。那極寶劍無眼。將你誤傷。豈不叫你家大人怪我。那少女罵道。我便是此山之主。紅眼小賊。祇管拔出劍來交手。贏得我。連這山。都送與了你。再若延遲。不拔出劍來。你姑娘便動手了。元兒見少女無可理喻。不禁氣往上壯。將手一按鑄雪劍。寶器出匣。銀光射目。那少女一見那劍。臉略一驚。更不答話。早一縱身。舉手中劍。刺將過來。元兒且不還手。也將身縱過。待再勸說幾句。不料少女。看去盈盈弱質。年紀甚輕。身法却甚輕捷。元兒避縱過去。身剛落地。還未站定。少女的第二劍。又自縱身刺來。元兒猛覺腦後寒風。青光幌到。知道利害。忙使一個仙鶴盤飛的解數。就地一旋。側縱出去。二次將劍避開。那少女真是疾如飄風。第三劍又從元兒身側刺到。元兒連讓三劍過去。因為少女劍法精奇。迅逾飛鳥。不禁動了欽佩之心。第三次避開時。縱得甚遠。趁少女還未追到之際。忙即回身氣喝道。公主你且住手。說完兩句話。再打少女方自追到。舉劍要刺。聞言停手。問道。你怯戰麼。既怕我。就不該說那大話。快跪下。我要饒你。元兒從小慕道。不喜與婦女相近。又在年幼。更無燕婉之思。先時不過覺着少女美貌。進未細看。及喊少女停手。不過因佩服少女的本領。恐傷了他。想再勸他幾句。及至與少女一

對面。看清了容貌。不知怎的。竟會有了愛好之心。暗想。這好地方。又有這般本領的好女子。常言說得好。不打不相識。倘若這次。紅兒不是存心要自己上當。也和上次誤走百丈坪。得交方司兩家一般。日後騎鶴飛行。常常來往。豈不有趣。那少女見元兒。注視自己。存思不語。嬌嗔道。你這小賊。鬼眼看人。打又不打。話又不說。要投降。快快跪下。還來得及。元兒笑道。都是人。我跪你則甚。就算我跪你一回。也不要緊。你也不見得有什便宜。會多長塊肉。不過我們打了一陣。彼此還沒知道名姓。我將你殺了不說。要是你將我殺了。我做鬼。也知道姊姊的名兒。也不冤枉。少女怒罵道。你這小賊。鬼頭鬼腦。也配問你公主的名姓麼。你就做個糊塗鬼罷。我又不和你結親。說到這句。元兒聞言一笑。本是見那少女。目秀澄波。眉凝遠黛。冰肌玉骨。美秀如仙。薄怒輕嗔。越顯斌媚。有些神往。并無他意。少女却認他是故找便宜。自知把話說錯。收不回來。立刻把臉一沉。更不再說。劈手一劍當胸刺去。元兒也不再作客氣。決計施展近日所學本領。將他制服之後。再與商量。一見劍到。喊一聲來得好。更不躲閃。把劍一橫。使了個項羽橫鞭。迎了上去。雙方各帶起丈許長的青白光芒。碰在一處。耳聽嗆榔榔。虎嘯龍吟般。響了一聲。二人俱知遇到勁敵。各自顧劍。分兩下縱將開去。劍上餘音。猶自繞耳。

元兒低頭一看。依舊是銀光耀目。玉芒無虧。少女一看那口劍。却已視元兒的劍。砍了一個缺口。不禁勃然大怒。罵道。紅眼賊。竟敢傷我仙劍。你公主不殺你。誓不爲人了。說罷。又縱身一劍刺來。元兒急架相還。一個是痛惜至寶。動了真怒。一個是天生異質。真仙傳授。各把全身本領施展出來。就在這花城錦障之間。虹飛雷射般。殺將起來。元兒與少女。彼此鬥了一陣。少女雖是自幼得道。畢竟不如朱梅。是玄門劍法正宗。再加元兒天資穎悟。苦心參修。雖然日淺。已是心領神會。所用寶劍。又是仙遺至寶。漸漸有些相形見绌起來。還算元兒小心眼中。一心想和那少女。做一個朋友。不肯施展毒手。幾次飛劍出手。未下絕情。俱被少女避過。少女見勢不佳。自己寶劍。已然受了微傷。不敢隨便抵鬥。一味用巧。未免又吃一點虧。時刻一久。越發手忙脚亂。暗恨姊姊。偏在此時。出去遊玩。讓我受這野孩子的氣。正自煩惱氣忿。猛想起這野孩子。如此可惡。再打下去。必無倖理。身邊現有異寶。何不取出一用。雖然母親遺命。再三禁止妄用。無奈勢已至此。非與敵人拚個你死我活不可。也就說不得了。想到這裏。正趕元兒一劍斫來。少女舉劍。打算橫攔上去。猛又想起敵人寶劍。比自己利害得多。不捨寶劍受傷。心神一亂。迎敵略遲了些。元兒身手。何等矯捷。這頭一劍。原是個虛勢。就在少

女這欲攔未攔之際。倏地使了個龍蛇盤根的解數。手中寶劍微一翻折。轉壓在敵人的劍上。就勢一纏一繞。運用玄功。把眞力都運在自己劍上。往回一扯。大喝一聲。還不撒手。要送死麼。少女也甚機警。由忙中見敵人改了招數。方喜無須硬敵。不料敵人的劍。能剛能柔。不知怎的一來。竟將自己寶劍纏住。往回一牽。立時覺着虎口震痛。對面敵人。劍上白光直逼面前。耀眼生花。再不撒手。丟劍不死必傷。祇得豁出暫時將劍失去。暗組玄功。把手一放。朝元兒順勢送去。想藉此傷他一劍。元兒那會上他的當。早已防到喊聲來的好。也不就此借勢傷他。運足一口眞氣。右手朝天一放。一青一白。兩道光華。恍如二龍盤絞。同時沖空飛舞而上。離地數十丈。才自分開。少女見元兒既已看出自己借劍傷人之意。沒有收劍。也不還手。反連他本人的劍。一齊往空飛去。好生不解。誰想元兒成心賣弄。右手的劍才脫手。左手早同時一按身後。另一口嬰劍。到了他的手中。一縱步。便往少女縱去。少女手中兵刃已失。見空中二劍分開。正想借此運氣揜訣收回。不料元兒。又將身後另一口劍。拔在手內。捷如飄風般。到了面前。喊聲不好。打算縱避開去時。忽聽敵人高喊道。公主留神。看我鑄雪仙劍。誤傷了你。少女這時。已是恨他到了極處。那肯理他。一心顧到前面。剛剛縱開立定。伸手去

取腰間所佩葫蘆時。猛覺眼前白光一亮。敵人空中那寶劍。已帶起丈許長的白光。銀虹也似。疾如閃電。當頭飛到。想躲那裏來得及。正自驚心等死。猛的又覺人影一晃。白光忽然不見。定睛一看。敵人笑嘻嘻。站在面前。已將空中飛下來的那口寶劍收去。原來并無傷害自己之意。祇是存心賣弄這一手。再看空中。自己那口寶劍。業已不知去向。想已落在花叢之內。那好意思去拾。不由頰滿紅雲。勃然大怒道。你這紅眼小野盜。傷我仙劍。定不與你干休。有本事的。敢等我片刻。再動手麼。元兒見少女寶劍已失。手中空無所有。以為伎倆已窮。那裏知道利害。又見他秀目圓睜。嬌填滿面。更不願拂他的心意。暗想女孩子。有什本領。不是回去喊人報仇。便是再取兵刃。前來交手而已。便答道。你祇不叫我下跪。由我在此。等鶴飛回便走。你如不打。更好。要打時。任你使什法兒。我都奉陪。等我一會。算得什麼。少女氣得也不還言。早把腰間葫蘆。悄悄解下。口中暗誦真言。將葫蘆蓋對准元兒一揚。口中說道。紅眼小賊。休得逞強。以為你便贏了我麼。趁早跪下。念你適才沒敢傷我。不但還能饒你。我還打算留你在此。與我作一山童。否則少時。便叫你知道二公主的利害。元兒笑道。公主的利害。我已見識過了。別的可依。祇我這兩條腿。除父母恩師。和諸尊長外。向不跪人。公主有什本領。

請施展出來。使我見識見識吧。少女怒罵道：「好一個不知死活的紅眼小賊，死在目前，還敢在你公
主面前花言巧語。你看我法寶，取你狗命。」說罷，便將葫蘆蓋揭了開來。立時從葫蘆口內冒起數十
道火焰，直朝元兒飛去。元兒到金鞭崖，日子雖然不多，平時常聽陶鈞說起異派中妖人使用邪法
異寶行徑，俱都記在心裏。先時看見少女，初從林中騎鹿出來時，腰間繫有一個葫蘆。本來心中動
了一動。及至和少女一動手，并無什麼出奇本領。時候一久，又起了愛好之意。未後又把少女手中
寶劍擊飛，越發看輕敵人，忘了機心。正在得意忘形，忽見少女不知何時將腰間葫蘆摘了下來。又
聽他說完那一番話，知他定要賣弄玄虛，仍未放在心上。一見火焰飛出，朝自己撲來，暗忖他本人
劍法還和自己一樣，不能身劍相合。運用神妙，所用法寶想必也不甚高明。定是什麼障眼法兒。聽
師父說：「我這兩口寶劍，不但普通異派中飛劍，非其敵手。就是遇見什麼邪法異寶，祇要運用本門
心法，將雙劍連在一齊，施展開來，雖不一定將敵人法寶破去。若是防身，也足能應付一二。」想到這
裏，不但沒有想逃，反到迎上前去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火焰已飛到元兒面前。元兒覺着火勢奇熱，才
知不是障眼法兒。心裏一驚，忙將雙劍舞動，把連日所學全都施展出來。一青一白兩道光華，舞了

個風雨不透。雖然將身子護住。火焰侵不到身上。無奈那少女。因一心痛愛寶劍。爲元兒鑄雪劍所傷。二次又被擊落。覺得出生入世以來。不會這樣掃過面子。又受了一陣冷嘲熱諷。越發大動無名。雖並不一定。打算把元兒燒死。總想逼得元兒。屈膝伏輸才罷。見元兒劍法利害。攻不進去。便口誦真言。將葫蘆中火焰。全數放將出來。將元兒團團圍住。元兒那知此火。乃是玄門聚煉三百年太陽真火而成之寶。並非尋常妖術邪法。先雖覺着奇熱。還可忍耐。後來火勢大盛。愈更灼膚。灸肉。雖未燒到身上。再延下去。拷也被他拷死。這才知道利害。乃自拚命強忍。舞動劍光。便想衝出火團逃去。誰知那火。竟是活的。元兒逃到那裏。火也追到那裏。休想脫身一步。耳聽少女。連聲嬌叱。紅眼小賊。快快跪下。賠還我的寶劍。我便饒你。元兒此時已由愛轉恨。見火勢太已利害。無法逃走。聞言把心一橫。怒罵道。無恥賤婢。我又不是你的小老公。祇管要我跪你則甚。小少爺乃青城山。金鞭崖。矮叟朱真人的門下。并非無名之輩。燒死自會做鬼報仇。要想跪你。簡直做夢。一言未了。忽聽空中一個女子聲音。叱道。綺妹不得無禮。元兒祇聽了這一句。下文還未聽清。便覺心裏一陣麻熱惡躁。頭暈眼花。栽倒在地。不省人事。約有好些時辰過去。猛覺心裏一涼。才漸漸回了知覺。耳邊忽聞兩三個

少女在身旁。囁囁細語。聲如鶯簧。甚是好聽。鼻端時聞異香。煩渴全祛。睜眼一看。身子臥在一個長約丈許的軟褥之上。面前站定三個女子。最年輕的一個。正是適才用火燒自己的少女。年長的兩個。看年紀俱在十八九歲之間。一個穿紫。一個穿黑。俱都生得亭亭玉立。容光照人。含笑向着自己。元兒猛憶前事。首先想起身佩雙劍。用手一摸。業已不知何時失去。這一來比要了自己的命。還要利害。不由急了一身冷汗。跳起身來。脫口便問道。我的劍呢。那穿黑衣之衣子說道。你不要着急。劍終是你的。不過你適才爲舍妹太陽真火拷傷。幸而我和秦家姊姊來早了一步。沒有致命。但是你的人一暈倒。雙劍不能護身。手面皮膚。燒焦了好些。不得不將你身上衣服脫去醫治。因此將那雙劍暫時解了下來。由我收過一旁。等你走時。自會還你。元兒聞言。一摸手臉。并無傷痕。正疑那女子有些說誑。那紫衣女郎道。師弟休要多疑。適才你委實被虞家二妹。真火所傷。所幸這裏有長春宮千年萬花涼露。靈效非常。才得治愈。此時你身上衣服。已大半化成腐朽。須要脫淨調敷。我等俱是女子。不便醫治。又恐日後朱師伯怪罪。因爲這禍。既是虞家二妹所惹。怎得從權。由他一人。將師弟衣服脫淨。周身敷滿仙露。另取新衣。與師弟更換。直到此時。火毒全消。才得緩醒過來。如若不信。師弟

舊衣。尚在林中。請看身上。還是舊日裝束。元兒聞言。低頭一看。果然換了一身極華美的短衣。也不知用什麼東西織成。穿在身上。非常輕軟。這才有了幾分相信。因聽紫衣女子稱他師弟。又有日後朱師伯怪罪之言。不禁心中一動。問道。三位姊姊。貴姓芳名。因何以同門之誼相稱。能見告麼。紫衣女子道。愚姊秦紫玲。與這裏長春仙府虞家姊妹。乃是世交。祇爲愚姊與舍妹寒暑幼遭孤露。隱居在黃山紫玲谷內。輕易不肯出外。後來蒙東海玄眞子師伯與追雲叟白師伯的指引。拜在峨嵋山凝碧崖。乾坤正氣妙一夫人門下。也祇在太元洞內修煉。不奉師命。從不下山。所以一向極少往來。還是前年。與衆男女同門。奉了峨嵋掌教眞人之命。下山積修外功。在雲南碧雞坊。與虞家大妹相遇。結爲異姓之好。恰巧去年因事回山。又奉師命。與後山家母傳諭。談起與虞家大妹釘交之事。才知以前還有很深的世誼。日前復返峨嵋。得見朱師伯。說起新收弟子。名喚裴元。仙根甚厚。今早在苗嶺路。遇虞家大妹。強邀到此。盤桓兩日。剛剛到達。正值師弟被火圍困。因聽師弟之言。朱師伯門下。許陶諸位師兄弟。也都看過幾次。新收弟子。除師弟外。更無別人。這才喚虞家二妹。急速住手。他姊妹二人。乃散仙之女。祇爲父母業已兵解飛升。祇姊妹二人。長名舜華。幼名南綺。雖與師弟無

同門之雅也。頗有許多淵源。總算是自家人。師弟所受火毒雖消。尚須調養一日半日。我們還有許多話說。且請至仙府以內細談吧。元兒早從陶鈞閑談中。聞諸秦氏姊妹名聲。立時疑念冰消。起身下拜。紫玲連忙還禮。元兒又朝虞氏姊妹行禮。舜華也忙着還禮。南綺却躲過一旁。抿嘴笑道。起初要肯跪我。何致有這場禍事。偏要前倨後恭。却果我。說到這裏。臉上一紅。舜華又看了他一眼。便不往下再說。元兒也沒聽清說些什麼。終是小孩心性。仍記前隙。見他躲過。便也不再行禮。這時語一講明。元兒隨衆起身。時節才把四外景物。看了一眼。那存身之處。已非適才對敵之所。地方是一個廣約十畝的草坪。一面靠着崇山秀嶺。奇石雲飛。石隙裏掛着一條瀑布。細若珠簾。水烟溟濛。相去臥處。不到兩丈。下臨溪流。泉聲淙淙。如奏笙簧。碧紋漣漪。清波粼粼。溪中生着一種極似牡丹。大若盆盃的異花。黑綠黃紫。三色相間。趁着翠莖朱葉。越覺豔麗無儔。左側一面。俱是碧梧蒼松。時有玄鶴白鹿。往來翔集。蒼松拔地。綠陰濃匝。清挹眉宇。另一面去路。却是一望花城。燦若錦雲。再一回顧臥處。也非軟榻繡墩。乃是無量數葉細若秧。花細如豆的奇卉。聚生而成。無怪乎躺在上面。又香又軟。元兒置身這種麗景仙都。幾疑已在天上。非復人間。一面隨着三女。往萬花叢裏穿行。不住東瞻

西望。虞氏姊妹。原未在前引導。南綺偶一回顧。見元兒駭看神氣。悄對舜華道。這孩子在做了朱真人的弟子。却這般的不開眼。要住在我家。還叫他快活瘋呢。舜華聞言。忙叫禁聲。元兒已然聽了個逼真。暗想先前自己。原因這地方好。想和他交個朋友。日後常來常往。如今果然打成了相識。長春仙府中。景緻必然更好。真能在此。住上幾日。到是快事。正想之間。猛又想起自己愛如性命的兩口寶劍。聽大的一個說。已然代他收好。等到別時交還。看神氣他們救我時節。并未回家。小的一個。寶劍葫蘆。俱在身旁。怎麼單單不見自己的兩口寶劍。不禁又躊躇起來。見紫玲滿面笑容。祇朝前走。又不好意思老問。顯出了自己小氣。怎麼想也。想不起二女當時不將寶劍交還的用意。再一想到虞南綺的劍。會為鑄雪劍所傷。并無賠償之言。立時心裏一驚。愁容滿面。祇顧低着頭。滿腹憂疑。連那生平從來未見的奇景。都無心腸。再作觀賞。走有頓飯光景。前面碧陰參天。半山以下。悉被雲封。方以為走路已斷。不是飛越雲峯。便須轉過危崖。另尋幽徑。忽聽南綺在前嬌笑道。到家了。快隨我們走進。開眼吧。說罷。逕往雲中鑽去。元兒方知雲中藏有門戶。自忖慧目。定睛往雲中一看。竟是一片白茫茫。看不見別的形状。方詫雲厚。猛覺眼前白光一亮。那般多而又厚的白雲。忽然全都不見。

當前兩面削壁之間。現出一條夾谷。寬僅丈許。南綺站立谷口。左手拖着一個薄如輕綸的袋兒。右手招向衆人。笑吟吟請客入內。元兒隨在紫玲肩後。入谷一看。兩邊陡壁。直上青天。中通一線。時有輕雲飛過。苔痕繡合。紫石平鋪。前行半里。走向盡頭。微一轉折。便聽飛瀑怒鳴之聲。空谷回音。匯爲繁響。溫馨細細。因風吹送。再仔細往前一看。立覺眼花撩亂。心曠神怡。喜極忘形。頓忘憂慮。不由得連聲誇起好來。後來元兒所到之處。景物的富麗清奇。又與適才一路所見。迥不相同。一片十來里方圓的平地。包圍俱是高崖峻壁。上面掛着許多大小瀑布。恍然數十百條玉龍。當空飛舞而下。瀑布盡頭。是一條三丈多寬的碧澗。玉帶縈洄。恰好將那片平地圍住。平正當中。却轟起一座比四崖較矮的奇峯。上面滿生着許多古木奇樹。因着山形的高下。建了許多樓台殿閣。玉檻瑤階。雕樑畫棟。隱現於蒼松翠柏之間。山下面彌望盡是花田。萬花競放。各有畦塍。再加上花間蛺蝶。大如車輪。彩羽翩躚。往來不息。珍禽翠羽。飛鳴穿翔於碧樹繁陰之下。便是蓬萊仙境。也不過如此。衆人一路穿花拂蕊。行近澗邊。元兒才看出還有一道短橋。橫越水面。離水不過尺許。鴛鴦對對。白羽雙雙。無數水禽。自在泅泳。趁着橋上的朱欄曲檻。平空又添了幾許詩情畫意。不住連聲稱讚。南綺見他

這樣益發笑不可仰。舜華忍不住笑罵道：「二妹年紀也不小啦，還是這般淘氣。當着秦家大姊，祇管鬧這些障眼法兒，則甚說罷。」將手一揮，所有壁間飛瀑、蛟螭仙禽，俱都化爲烏有。紅嬌下面祇飄浮着數十片各色大小花瓣。那有什麼白鵝、鴛鴦，在水中游泳。嗚濤泉吼之聲，也都沉寂。祇靜蕩蕩一座仙山樓閣，矗立在四山花田中。南綺嬌嘆道：「大姊總是惹厭，驀子被火燒了一場，讓他開開心也好。干你甚事，却要你來掃人興。」說罷，不俟答言，將身一縱，便從花田上面飛越而過，直往峯上跑去。元兒方自一怔，舜華對紫玲道：「舍妹祇爲先父母鍾愛，太已驕縱慣了，平日不肯下苦虔修。直到此今，劍法尙未煉好，論年紀也不小了，却專一好弄這些狡獪。幸是姊姊到此，裘道友又非外人，否則豈不令人見笑。」紫玲道：「靈心慧思，却也虧他。如非身臨切近，看見橋下那些水禽，連我也幾乎被他瞞過。祇說賢姊妹，無事時從別處收羅來馴養的呢。」舜華道：「看舍妹今日如此狂顛，道心已起微波。正和姊姊適才之言，恐他所說，定要口不應心了。」紫玲道：「情緣前定，無法擺脫，以掌教真人和凌白二位前輩來比，一樣也是神仙眷屬，至多不過修爲難些，再遲一世飛升罷了。」元兒也不明他二人所說之言，心想出來已久，有秦紫玲在，紅兒縱不飛來，也不愁回轉不了仙山。此處雖好，祇可日

後來往。暫時不宜久停。到了仙府。少坐一坐。便即告辭。寶劍早到手一刻。也好放心。且行且思。不覺隨着二女。到了峯下。舜華揖客上山。迎面先是一座白玉牌坊。上面刻着長春仙闕。四個朱紅篆字。過牌坊。便是一列隨着山勢屈折的玉石磴道。緣磴而上。行約數十級。忽聽頭上南綺曼聲喚道。姊姊。我不願外人到我屋裏去。今且慢待秦家姊妹。先請在這翠微亭內。待茶吧。元兒抬頭一看。離頭三丈許。一塊危石。凌虛飛出。上面蓋着一個八角亭子。白玉爲欄。珊瑚爲柱。魚鱗翠瓦。端的富麗非凡。這片刻功夫。南綺已卸去紅裳。換了一身霧縠冰紈。身在亭內。倚欄相喚呢。舜華聞言。答道。這裏暫坐清談也好。說罷。便領了元兒上去。南綺迎將出來。同入亭內。那亭靠外一面。放着一張水晶長案。兩個形式奇古的玉盤。早堆滿了許多不知名的各色珍果。換前祇放着兩個錦墩。亭外一角。放着一個紫泥火爐。上面架着一個茶鼎。古色古香。非金非玉。茶烟裊裊。爐火正升。南綺請紫玲和元兒。坐在兩個繡墩上。舜華倚欄相陪。自己却祇管忙進忙出。先從亭角晶櫥內。取出四個白玉茶盞。用一紅盤托了。走向亭外火爐前面。玉手一指。茶鼎四股碧泉。隨手溢起。分注盞內。約滿八分。便即止住。南綺托入亭內。分放在賓主面前。又去櫥內。捧了一盤餅餌出來敬客。不住勸飲勸吃。元兒見

那茶色綠陰陰的。盛在玉杯以內。清馨之氣撲鼻。知是仙茶。也不客氣。端起便喝。立覺齒頰騰芳。身心清快。那些果餌。多不知名。其味之佳。自不必說。再舉目四望。登高臨下。仙景無邊。真不愧長春二字。觀賞食飲了一陣。見紫玲老不說走。祇管和舜華慇懃話舊。祇剩自己。和南綺二人。默默相對。這時相處更近。越覺他秀目流波。冰肌映雪。巧笑輕顰。儀態萬方。又承他款待慇懃。意密情柔。不由前嫌冰釋。益發加了愛好之心。欲去不捨。不說去。又惦記着那兩口寶劍。尙無下落。呆坐了一會。忽然想起一個主意。紅着一張臉。問南綺道。適才小弟無知。誤傷仙姊寶劍。幸虧大仙姊與秦師姊趕來。仙姊手下留情。否則小弟早已被仙火化成灰燼了。南綺聞言。微嗔道。都是你。那撈拾子劍。把我母親給我留作終身備用的寶物。無端殘缺了一柄。如非看在朱真人和秦家姊姊面上。我饒你才怪呢。元兒故作驚訝道。聽仙姊之言。莫非仙姊的劍。也是雙的麼。南綺道。誰說不是。我那雙劍。一名朱虹。一名青昊。祇爲雄劍。被侍兒夜香借了去。助他男人往太潮斬蛟。久假不歸。才採了本山紫玉另配劍匣。若非劍失了羣。何致有此傷殘。適才秦家姊姊說。朱真人能將此劍。重鑄還原。並且勝似原劍。異日回山。你須代我跪求。不要忘了。元兒連忙滿口應允。探出他沒有要自己賠劍之意。不禁心

上一寬，喜形於色。旁坐舜華，早聽出言中之意。悄對紫玲道：「那是人家心愛之物，朝夕要用，還是另留一件別的東西吧。」元兒祇顧和南綺說話，並未留意聽真。南綺聞言，却回頭惡狠狠，瞪了舜華一眼，說道：「我不管你們，我自有的主意。」舜華又對紫玲，使了個眼色。紫玲便對元兒道：「虞家二姊的青昊劍，爲師弟所傷，不肯與師弟干休，是我一力担承，由師弟將青昊劍帶回青城，等朱師伯回山時節，轉求朱師伯化煉還原。又恐你幼不更事，過後大意，那時見朱師伯，稍有不願，不敢力請。意欲將師弟雙劍留下一口爲質，適才虞家大姊看出你愛惜那劍，如同性命，不願強人所難，和我商議，說師弟除那鑄雪聚螢雙劍外，還有一粒寶珠，意欲暫時將那珠留此爲質，不知師弟願否。」元兒聞言，倏一回顧，見南綺面帶微嗔，值朝紫玲搖首示意，不解何故。深怕南綺又想留自己的寶劍，吃了一驚，連忙應道：「小弟年幼無知，誤傷二姊的寶劍，罪該萬死，雙劍因奉師命，每日早晚練習，不能離身，但求二位仙姊賞還寶珠玩物，情願奉贈二仙姊，少贖前愆，言還未了。」南綺搶答道：「誰希望你那寶珠，我祇要還我的原物，要什麼東西爲質，誰還怕你吃言不成。」元兒見他玉容生霞，似含薄愠，好生過意不去，忙道：「仙姊寶劍，尙要留用，暫時也無庸帶去，家師回山，尙須日月，比時小弟如能自

來。自不必說。否則由仙姊請人。帶至青城。小弟甘受家師重責。也必將此事辦到。那珠雖非至寶。據師兄們說。也是千年精怪。真元煉成之寶。不但光能照夜。如經修煉成功。頗有用處。小弟留供仙姊清玩。不過略表寸心。還望笑納。心感不盡。一面說。便伸手往懷裏去取。南綺見他誠惶誠恐神氣。不由笑道。沒見你年紀輕輕。說話却這般酸溜溜的。真是可笑。你全身衣履。都是我們家姑爺的。所有東西。都被大姊打劫了去。還摸個什麼。元兒一摸懷中。果然無有。方要開言。南綺道。駿東西。你的劍和珠子。都在大姊法寶囊中呢。還不去向他討將回來。舜華接口道。裘道友外客新來。二妹說話。不可如此頑皮。說罷。一伸手。從腰間法寶囊內。取出雙劍。和元兒在百丈坪斬妖後所得的那粒寶珠。遞將過來。元兒接過。謝了。備好雙劍。因為玉几光滑。恐落地上。便親才將那粒寶珠。朝對面南綺遞去。南綺紅着臉。用手一推。元兒見南綺玉指蔥纖。又白又嫩。挨在手上。覺着柔膩涼滑。令人有說不出的。一種美快。不禁心中怦的一跳。二人祇管推讓。側坐的舜華紫玲。祇微笑着。看着南綺。也不說話。南綺一眼看到舜華神氣。臉上越紅。怒對元兒道。你再執意送我。我要惱了。元兒手剛一收。紫玲忙對元兒道。寶珠交我。二妹此時不好意思。由虞家大姊代存便了。南綺聞言。撇着一張櫻桃小口道。

你們收你們的。不與我什麼相干。舜華也不理他。竟從紫玲手上。將珠接過。藏入法寶囊內。元兒劍已到手。一塊石頭落地。想起出來。業已多時。便即起身告辭。紫玲道。我此時尚不能就送師弟回去。師弟坐騎未歸。何妨暫候。元兒道。小弟此次誤入仙山。祇爲受了仙鶴紅兒捉弄。兩位師兄。均不知道。恐發覺之後。尋找焦急。意欲先歸。日後得便。再行專誠來此。向二位師姊請教。聽陶師兄說。秦師姊彌塵旛。隨心電縱。頃刻千里。還望賜送回山。感謝不盡。紫玲道。師伯門下。除陶師弟。入門沒有多年。道行尚不算深外。像紀師兄。已是深參玄門妙諦。初見師弟。無端失蹤。難免驚詫。祇一尋那鶴不見。定能算出八九。晚歸無妨。這長春仙府。雖是異派散仙所居。乃道家有名勝地。如無仙緣。休想到此。師弟此來不易。何不隨了虞家二妹。將全景遊覽一番。那時我已與虞家大姊。把話說完。仙禽如再不歸。定送師弟回山如何。元兒聞言。見南綺一雙明眸。正望着自己。頗有挽留之意。不禁心中一動。暗忖。久聞秦紫玲。乃峨嵋門下。數一數二的人物。難得在此相遇。又承他解危之德。不便違拗。祇得應了。南綺已早起立相候。當下由南綺在前引路。往峯後走去。轉過峯背一看。半峯腰上。有一片不到百畝方圓的平地。靠峯建有一個大客廳。金庭玉柱。奇麗莊嚴。廳前一個大牡丹台。唐花。威關。

五色繽紛。燦如錦繡。台旁奇石。大小森列。地下滿是碧茸茸的細草。彌望平蕪。比起前山。萬花競豔。又是一番境界。走向草坪盡頭。隔着四圍羣山。平望出去。下面雲濤浩瀚。似然無涯。極目所之。茫茫一白。暗中奇怪。地勢既是這般高峻。必然罡風凜烈。怎的到處都是微風細細。溫暖如春。正要想問。南綺已擇了一塊山石。邀他一同並肩坐下。說道。你看這這景緻好麼。元兒笑道。好極了。聞得峨嵋山。凝碧崖。仙景無邊。不知比起這裏如何。南綺道。這裏本是一個高峯。全經人力所成。雖比不上凝碧仙府。經羣仙多回佈置與修。生來的洞天福地。但也是先父母百年心血。慘淡經營而成呢。元兒道。適才雲濤都在下面。窮小弟目力。不見邊際。山高必寒。怎的氣候。這般溫和。難道這也是先伯父母法力所致麼。南綺笑道。你曉得些什麼。凡是高山。必然奇冷。縱有法力。豈能長使天際罡風。化爲淑氣。祇緣此山。離地已然過了三萬七千九百五十一丈。高出天外。將與靈空天域接界。受不着寒雲罡風的侵襲。所以四時氣候。全是這等溫和。當初這山。原是萬山雪山中的一個主峯。自地三千丈以上。不但終年寒冰積雪。雪霧封鎖。亘古無人敢上。便是尋常正邪各派異人過此。也以爲是一個窮陰凝閉。萬年積雪荒塞之地。不加留意。祇爲先父好奇。百餘年前。同了先母。因避仇敵侵害。打

算尋一安全隱秘所在潛修正果。行經此山。見一白蠟。孤峯刺天。忽發奇想。欲窮其源。雖有一身道法。仍然受了許多辛苦。才得攀登絕頂。百年之間。不知費了許多心力。才有今日這般光景。此地一瓦一柱。一花一草。無不是從各地仙山勝域。取借移植而來。值至到羽化。方行停了添修。這裏沒有黑夜。星光半在足下。再待一會。便可看見。那你還罕驚奇呢。元兒聞言。才知此山之高。業已上出穹蒼。超越罡風以上。無怪呼來時。由青城最高峯頂起身。那鶴還一個勁往上飛行。先時尙覺罡風勁凜。微骨生寒。後來祇顧就驚害怕。並未覺冷。祇說今日。天空風小。誰知升空。已逾萬丈了。正在驚喜。思南綺忽又正色說道。適才我連我修道燕息的地方。都不讓你進去。連秦家姊妹。一齊請在憑蒼亭上小坐。等你要走。我却肯答應他們。陪你遊玩全山。你可知道我的用意麼。元兒自從遇見南綺。一直看他。都是淺笑輕顰。天真爛漫。就是在敵對時候。總然嬌聲叫罵。薄怒輕嗔。反而越顯媚。似這樣秀目含威。冷若冰雪。正言厲色的神氣。尙是初見。知他必有緣故。不禁惶恐答道。小弟不知。想是仙姊。因小弟凡骨俗體。恐污仙山樓閣罷了。南綺道。你如今道雖未成。如論秉賦。你比我姊妹。且強多呢。實告你說罷。先父母飛升時節。先父母原是地仙。超劫飛升之時。會由靜中參悟。說我

姊妹俱有塵緣未了。我們全家所習。雖非左道旁門。也非玄門正宗。往好的一面說。或者能修到散仙地位。稍一不慎。便即墜落輪迴。因秦家姊妹的母親寶相夫人。與先母原有極深淵源。道行法力。也高出好多。祇是多年不通音問。便留了一個錦囊。內有三封遺偈。外註日月。命大姊到時。前往黃山紫玲谷拜見。求他照應。誰知先父祇算出一些我姊妹異日因果。不會算出寶相夫人業已遭劫多年。大姊到了紫玲谷。先是谷頂有仙雲封鎖。不得入內。隨後聽一前輩道友說起。才知寶相夫人應劫之後。元神現在東海。日受風雷磨煉。他兩個女兒紫玲寒萼。已蒙玄真子接引。拜在峨嵋門下。秦家姊妹得了正果。比起寶相夫人在世。以旁門法力相助。還要強些。原是可喜之事。無奈峨嵋教規素重。仙府莊嚴。異派外人。何敢擅入。於是又候了多年。才與秦家姊妹在途中不期而遇。他說我姊妹性行修潔。情願力任其難。日後遇着良機。一定設法。引進在峨嵋門下。我和大姊當然喜出望外。及至折開第二封遺址一看。大姊和我的塵緣。是竟三生註定。無法避免。氣極了。我和大姊說。決計大家拿定心志。終始不渝。死也不能嫁人。過沒多日。大姊便遇見了一個冤孽。與他強訂了終身之約。我正笑他。心志不堅。不料今日。偏遇見你。也是我無端多事。如果打頭不理睬你。等你坐騎飛

回。由你自去。那有這種禍事。偏生我因此山。冰雪圍繞。高出天外。向無人跡。你又是騎鶴飛來。一時強忖。想試試你的深淺。原無惡意。打一場。解個悶兒。及至寶劍被你一傷。方始動了真氣。未後越打越輸。不得已。才用真火燒你。正當這時。大姊與秦家姊姊忽然來到。一面止住了我先祇拿話嚇我。說你是矮瘦朱真人的第一心愛門徒。如有差池。我姊妹二人。便要被他飛劍斬首。萬劫不復。等到我將你全身衣服脫換。調治火傷之後。秦家姊姊才告訴我的來意。他竟是奉了一位前輩師伯秘命而來。說我和你情緣早已註定。在未稟明朱真人以前。先由秦家姊姊代爲作主。換劍爲聘。後來又看出你愛劍如命。才把那粒珠子當作聘禮。我先時很是生氣。後來細想。秦家姊姊會說我姊妹雖然無罪。先父母未改行潛行以前。積過甚多。因果循環。如思參修正果。非應在你身上不可。否則日後也非和先父母一般化解不可。因此想起先父母化解時。來危重重。萬愧成敗。繫於一髮。我姊妹跪天哭求。七日七夜。淚盡繼之以血。幸而還有幾位道行高超的正教道友相助。才得脫體飛升。幸免於難。稍差一點。便即形神消逝。至今想起前事。不寒而慄。秦家姊姊人極慈厚。事兒與他何干。如不爲我們。何苦大老遠的。趕來再三勸說。思來想去。無計可施。祇好約你到這無人之處。從長計議。

我姊妹二人。俱有三番災劫未了。據秦家大姊說。如我不允了此塵緣。終便不會常時與我姊妹往還。日後應劫之時。縱使關心。也遇不到一處。未來危機。無法避免。我適才見你。人甚忠誠。我意欲求你成全。結一脫略形迹的至友。將來彼此扶持。無事時。互期切磋砥礪。使我遂志免劫。爭這一口氣。不知你意如何。元兒聞言吃驚道。二位仙姊。天上神仙。小弟從師未久。休說道行淺薄。不足爲助。即使異日。仗師門恩德。略通玄妙。可以爲二位仙姊。略竭棉力。濟困扶危。也是修道人的本分。怎便敢以婚姻相挾。小弟雖是濁骨凡胎。自從幼年。便卽一心慕道。矢志堅誠。自拜恩師。得聞要旨。益發立志奮勉。誓參上乘功果。從未想到室家上面。除却家師不會以此相強外。便是家父母之命。也決不會遵從的。至於彼此常共往還一層。自從初入仙山。便卽心醉勝境。如蒙二位仙姊不棄。適才所駕仙鶴。可以任意乘遊。定於暇時。前來拜望。倘有相須之處。赴湯蹈火。在所不辭。仙姊但放寬心便了。南綺聞言。大喜道。聽你所言。足見是個至誠君子。你劍法尙未煉到身劍合一地步。又是朱真人心愛弟子。騎鶴乘空。千里漫遊。一旦遇上異派中人。大是不妥。如果再來。無須騎鶴涉險。我小時最受先母鍾愛。遺留給我的寶物甚多。內中有一梯雲鏈。千里戶庭。瞬息而至。少時取來。連同用法。傳授

於你。你此去青城。不過千百里。以後如想至此。祇須依法行使。頃刻之間。便可相晤。還不患仇敵侵犯。豈不是好。再有你口口聲聲。仙姊長。仙姊短的。聽去實是俗氣。看年紀。我比你癡長幾歲。以後我便叫你元弟。你便叫我作南姊。朋友情分。還要親熱一些。你看如何。元兒見他談吐豪爽。志行高潔。一些也無世俗兒女子態。不由敬愛交加。也不再作客套。便即稱謝應了。南綺見元兒如此。甚是喜歡。隨又說道。此間並無晝夜。祇有在此久居之人。能分晨夕。你來此已有兩天一夜。本想讓你看了星出才去。因此時下方正是日中時候。如俟星出。又須耽誤一夜。我因感你至情厚意。那法寶之外。想另送一樣禮物與你。這東西藏在萬丈寒冰之內。取時極為費手。我向來想到就做。還是請你先行回山。一則免去同門懸念。二則我好前去辦事。等你再來。即可相贈。也好趕在朱真人未回以前。早日服用。增長道力。現在先隨我去取那寶物吧。說罷。領了元兒起身。同往前崖。此時南綺心願得遂。對於元兒。已是毫無芥蒂。逕自往山顛樓閣之內走去。亭上紫玲。見南綺與元兒。并肩同行。囁囁低語。顯出十分親密神氣。笑對舜華道。凡事自有運數。前緣決難擺脫。你看南妹。適才在林中。聽我勸說時。何等固執。這時與裘師弟。不過同處了片刻。竟已彼此鍾情了。舜華道。這個大姊也許是料

錯了。二妹自幼受先母鍾愛。不但意志堅定。對於自己將來的成就。尤其關心。休說室家之念。從未縈懷。但能求到正果。不惜受盡險阻艱難。如今已是日夕苦修。怎肯再受塵緣孽累。適才我會見他臉上。時愁時喜。滿臉心思。必是聽見姊姊說。異日避劫成道。均仗此人。不結婚姻之好。彼此情感不親。難望其身任其難。因兩方都要顧到。才背人與裘道友。從長計議。裘道友仙根深厚。雖然天亶聰明。性極純厚。人又正直。必無遐想。聽舍妹一陣委碗懇求。拋去塵緣。結得密友。自無不允之理。若說就此降心相從。恐未必呢。紫玲道。前緣註定。怎能擺脫。舍妹寒毒。初嫁司徒平時。何嘗不有前約。舍妹人極好強。司徒道友。更是醇謹之士。後來被藏靈子妖法困制。轉眼化為灰燼。骨消神逝。由憐生愛。由愛生魔。終於在生死關頭之際。失去真元。破了法體。雖說教祖法力無邊。將來未必便受兵解。肉體飛升。終是無分的。我原也與司徒道友有緣。本是二女同夫。效那英皇故事。總算心尚堅定。如今家母已然免難脫劫。還未為這塵孽所累。雖說比起舍妹微倖。但是居安思危。仍未就此放心。必其無慮。何況南妹。初遇裘師弟時。已種情根。適才見他語言動作。一顧盼之間。無起不是深情流露。不克自制呢。且不說紫玲與舜華二人。在亭中談論。且說元兒。隨了南綺。逕入二女修道之室。所過

樓閣庭院。無一處所在不是玉柱瑤階。瓊樓翠宇。華貴到了萬分。及至走入南綺起居之所。一看。丹爐藥鼎。古色古香。珠簾冰案。瑩潔無比。加上溫香細細。馥郁清馨。珠光寶氣。抱迷五彩。真令人有置身帝闕仙宮之感。元兒縱目觀賞。祇管應接不暇。南綺也不讓坐。祇令元兒略候片刻。逕自叱開一面玉壁。走了進去。元兒方驚顧間。南綺已從壁間走了出來。手中拿着兩個色如珊瑚。大有寸許見方。長約三尺的玉鍾。交給元兒一付道。當先父每初上此山時。因為要冒着罡風霜雪。超越天層。才能到達。不比你來時。是由陽和之地。飛出雲空。當時受了無數艱險苦痛。卜居不久。爲了上下方便。煉成此寶。共是陰陽兩付。先母化解以前。因我年紀太幼。不如大姊遠甚。所有法寶。大半賜我。此寶却是專爲異日出遊。遇見災難逃生之用。雖然逃時。須有一定地方。不比秦家姊妹的彌塵幡。心神所注。瞬息千里。電逝颯疾。無遠弗屆。如遇急難臨身。也有許多妙處。你將此寶拿一付去。我修道室中也存一付。用時照我傳的口訣法術。將此寶擲向空中。立時化成一道朱虹。你騰身而上。無須動轉。一陰一陽。氣機相感。如磁引針。無論多遠。自會將你在片時之內。送到此間。你如今身劍尚未合一。有了此寶。祇一想來。便即如法施爲。既省遙空跋涉之勞。又免受那異派能人侵害。彼此還可常

共往還。豈非三全其美。元兒聞言大喜。忙要下拜稱謝。南綺忙伸玉手相扶笑道。我們初見面時。如肯跪我。我的寶劍。也不會受傷。你也不致差點被火燒死。那時你偏執意不肯。如今不叫你跪。你到幾次三番要跪了。真是討厭。元兒這時。與南綺形跡無拘。情感密切。被他這一拉。青葱柔荑。拊手如玉。祇覺涼滑嫩軟。令人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美快之感。再加他淺笑嫣然。瓊犀微露。盈盈秋水。容光照人。愛好已極。不覺痴了。笑望着南綺。祇說不出一句話來。南綺笑推他道。你該想些什麼。莫非提起前事。還恨我麼。元兒猛然驚覺道。仙姊待我如此厚德。正不知怎樣報答。感激尙且不及。豈有見恨之理。南綺道。那個要什報答。祇求你口能應心。勿忘適才在後山之約。就足感感情了。元兒急得發誓道。我如食言背信。叫我話未說完。被南綺伸手。將口捂住道。我信你就是。賭咒則甚。元兒猛覺一片軟玉。貼向口間。溫香透鼻。不禁心頭怦的跳了兩跳。當時祇好停嘴。南綺也收了手。設元兒手持梯雲鏈。坐在雲牀邊沿。然後說道。你拿的那一付。是付陰的。主靜不主動。少時我再將這陽的一付。換還給你。如今我先跑向遠處。試給你看。說罷。將身一縱。飛出室去。元兒緊持那鏈。在室內待有半盞茶時。忽見鏈的一頭。紅光焰焰。似火信一般吞吐。轉瞬功夫。焰頭起長。倏地光華強盛。竟向門

外射去。就在這一幌時間。滿室紅光騰煥。一亮一收之際。南綺已亭亭玉立。站在牀前。笑對元兒道。我飛行不快。沒跑多遠。僅祇越過外山。便即回來。你那陰鏈上。冒起光焰。我正在那裏行法。你看回來得快麼。元兒自是心喜。贊不絕口。南綺道。此寶一經使用。陰陽二氣。交相應。陽鏈飛回。陰鏈必去迎接。連爲一體。初起身和到達時。雖是光華照耀。宛如朱虹。一經起身。身子便隨光華。同時隱去。無相無色。外人怎能追覓形跡呢。說罷。又細心傳了來去口訣。和用法。又令元兒就在空中。練習熟了。才將陽鏈。交給元兒道。此寶用法。你已學會。去時須我行法相送。且至亭內。與大姊他們作別。索性我們做親密些。日後却不讓他們料住。元兒自幼不喜與女子相近。自從初見南綺。便不由自主。起了愛好之心。及至打成相識。嫌隙冰消。越發水乳無猜。宛然兩好。心中雖還視男女有別之念。一任南綺耳鬢廝磨。玉手相攜。一任南綺。怎樣擺弄他。無不唯命是從。也並非存心和南綺親近。竟是自然而然的。變了親密神態。當下與南綺。並肩攜手。同往前山亭內。紫玲見狀。固是早在意中。應有的文章。舜華見了。却甚驚異。怕當着元兒。羞了南綺。俱做出毫不介意神氣。南綺却大大方方的說道。我和元弟。業已成了好友。此後因要常時往還。恐雲路遼遠。來去不便。特將母親遺留給我的梯

雲鍾贈他傳了用法。如今看要送他回去。來與二位姊姊作別。秦家姊姊想還要盤桓些時。如有什話。對他說嗎。紫玲笑道。你二人結爲終身之友。我使命已完。那還有什別的話說。那鶴想已飛回青城。你祇送他歸去吧。南綺聽出紫玲頭兩句話中深意。也不答言。轉對元兒道。我這就送你回山。大後日午夜。下方月圓。天宇雲淨。正好後山頂上。一觀星流奇景。早將功課做完。來此吃好東西。不要忘却。元兒應了。便和紫玲舜華。行禮作別。隨定南綺。走出亭外。南綺又道。青城我未去過。不識路途。你想必認得。你手持寶鍾。升起時。須要留神看着下面景物。如果到達。照我所傳降落之法。一經施用。便化紅光落地。祇要來去過兩次。就走熟了。說完。正要行法起身。紫玲忙攔喚道。二妹且慢。裘師弟乘鶴來時。事出倉卒。難免慌張。梯雲鍾又係初用。不如你借了我的彌塵幡。親送他去。此幡經家母畢生心血所萃。雲妙非常。行時祇須我略施小技。便能准在金鞭崖上降落。就便你也認認裘師弟休道之所。來去一遭。也不過頃刻功夫。豈不省事。南綺聞言。歡喜道。我正想送他。無奇道行淺薄。不能飛行絕跡。這梯雲鍾。須要分用。這裏無人主持。又不願麻煩大姊。如承借用寶幡。再妙不過。說罷。向紫玲借了彌塵幡。由紫玲傳了來去之法。喊一聲起。立時一幢五色彩雲。擁着南綺元兒二人。

電射星流。直往青城方面飛去。千里雲空。頃刻卽至。二人除因雲幢飛行迅速。稍覺頭暈心跳外。並無別的不便。一會落在金鞭崖上。南綺笑道。這寶幡比起我的梯雲幢。真強多了。元兒還想邀他入觀。少坐片刻再走。忽聽紀陶二人談話之聲。正由觀中出來。南綺不願再見生人。道聲觀星之約。不要忘了。說罷。一展彌塵旛。雲幢倏地飛起。轉眼沒入遙空。不知去向。元兒還在呆望。猛覺肩上被人拍了一下。回頭一看。正是陶鈞。不禁臉上一紅。再看紀登也在旁邊。連忙分別見禮。正要敘說經過。紀登正色道。你私自離山。本屬犯規。你剛走不久。我便得白師伯派周淳師弟傳諭。業已盡知細底。那仙鶴紅兒。也因那日白師伯初來。見他延頸哀鳴乞憐。存心和師父取笑。暗中破了他的禁法。命他送你往長春仙府。了此一段前因。雖然你爲鶴所愚。事出非常。不由本心。又有白師伯之命。許你日後與虞氏二女自在來去。但是師門恩重。教規至嚴。須知仙緣曠世難逢。千萬不可耽樂喪志。有誤道基才好。元兒聞言。好生惶恐。拜領訓示之後。紀登也自走去。元兒和陶鈞本是隨便慣了的。紀登一走。便過去拉了陶鈞。同在觀前山石之上坐下。將經過的情形。一一說出。問陶鈞自己有什麼不對之處。師父回來。可要怪罪。後日觀星之約。可能前往。陶鈞笑對元兒道。昔日我會對你說。莫理

紅兒如今果然受了他的捉弄。幸是此事早有前緣註定。咎不在你。又有白師伯爲你作主。不然的話。師父縱能諒你。事非出於本心。那去的所在。如是一個邪魔異教的巢穴。你此時還想回來麼。就拿現在說。師父原對你屬望甚殷。異日飛升時節。欲以衣鉢相傳。有了這場因果。如果身心收攝得住。不爲情欲所擾。縱有牽纏。無關大體。稍不留意。一落愁網。輕則阻滯前修。重則身敗名裂。你生具仙根仙骨。本如波澄空霽。清明朗澈。平空着了這點塵滓。雖說秉賦深厚。也着實不可大意呢。元兒聞言。越發驚慮。低頭想了想。答道。二位師兄所說之言。極是正理。但是此事實非小弟本懷。便是南綺也深明大義。決不肯以塵緣而誤仙業。小弟敬他。也是爲此。不過小弟年幼道淺。凡事終歸仔細些的好。後日已然答應他。赴那觀星之約。未便失信於一女子。到時意欲請師兄與小弟同去。見面之後。朝他說明小弟苦衷。日後不再前往。以免萬一如何。陶鈞道。師弟意思雖好。聽大師兄說。那虞家姊妹。原與秦紫玲師姊的母親。實相夫人同類。平日修爲。比起當年寶相夫人。却好得多。因此臨劫得免。化解飛升。所生二女。也極本分。白師伯一意主持。必有深意在內。於你也未必無益。修道人本應從諸般魔劫苦難中。掙扎出來。才能成功。休說白師伯之命。不便違拗。此女一心上進。意厚情

深。未忍相負。知難畏怯。反顯克己功夫太弱。因而氣餒。也非所宜。我不過叫你平日警惕自愛。到了緊要關頭。特加留意。以免誤却上乘功果。並非勸你不與此女往還。要真是前生孽累。紫玲師姊與你也算有同門之誼。何致從中撮合呢。前輩師長中。夫婦成道的。並有多人。劉樊合籍。葛飽雙修。緣雖前定。修爲還仗自己。因已種就。豈能以避面了之。而且師弟此時。飛劍尙未煉到與身合一。不久便要提前下山。積修外功。得此佳侶。大可資爲臂助。可慮的。并非現在。我不過提醒你一聲罷了。至於我因自己資質。比你不如。日後成就有限。近奉師命。在山潛修。無事不能外出。虞氏二女。素昭生平。怎能作那不速之客。你到時將功課做完。祇管前去。聞得那裏異果奇花甚多。均爲塵世所無。如能帶些回來。見識見識。足感盛情了。元兒雖然經了這一番火災。反到因禍得福。服用了許多仙露。並未受着傷害。還結交了這麼一個。美如天仙的密友。高興來時。自是滿懷高興。及受紀登誥誡。方在警惕。末後被陶鈞這一解說。不由又活了心。可見情之一字。其力至大。前緣一經註定。任是什麼樣的英雄豪傑。也是糾結不開。日後元兒與南綺。雖然成了連理。終因情關未能勘破。如非白谷逸。代求神駝乙休。始終極力將護。幾乎誤了上乘功果。此是後話。暫且不言。元兒因在外。耽誤了兩天。

功課。與陶鈞談了一陣。便去自己修道室中打坐。元兒仙根深厚。又肯奮力前進。用功時節。依舊能屏除萬念。仍有自制之力。雖知功課才一做完。便想起南綺。放他不下。彷彿心裏頭。老似丟了一樣東西似的情魔一起。外邪便隨以俱來。危機已動。元兒絲毫未覺。一心祇盼到了後日。前赴觀星之約。第二日做完早功。正與陶鈞。在室中閒談。忽聽院中羣鶴交鳴。音聲激越。陶鈞聽出有異。忙拉元兒。一同縱身出去一看。仙鶴中的紅兒。倏地朝着二人。長鳴了兩聲。將頭點了兩下。振翼往觀外飛去。其意彷彿要二人也跟踪同往神氣。陶鈞越發詫異。正待隨着飛出。元兒罵道。這孽畜和那日捉弄我神情相似。想是又要弄什玄虛。師兄不要理他。話還未了。猛又聽紅兒在觀外哀鳴。音轉淒楚。陶鈞一聽。喊聲不好。一縱劍光。便即連身飛出。元兒也跟出一看。陶鈞業已飛在空中。正在巡視。四外並無異狀。再看紅兒。業已爬倒地上。雙翼不住飛撲。祇飛不起來。進前一看。週身並無絲毫傷痕。元兒便罵道。你這孽畜。那日我差點沒被你害死。今天你又鬧什鬼呢。正說之間。猛見紅兒一雙鶴眼中。含着兩點清淚。望着自己。似有乞憐之狀。雙翼撲勢漸緩。全身發顫。氣息奄奄。宛如待斃。神態大是不妙。這才驚異起來。問道。你受了別人暗算了麼。紅兒點了點頭。元兒還要問時。陶鈞已自飛

下先從懷中取了一粒丹藥。剛塞向紅兒口內。一道光華閃過。紀登忽從觀中飛出。一見紅兒神氣。再往上下四外一看。問陶鈞道。妖人逃走了麼。你可會和他交手。陶鈞道。小弟先因鶴鳴。聽出有警。出來略遲了一步。紅兒業已先出。受了暗算。並沒有看見妖人踪影。這廝此來必有所爲。暫時雖然逃走。祇恐還要再來呢。師兄這時正在祭煉那十二口蕉葉劍。怎生警覺。紀登道。我正對劍吐納運行。一心專注劍上。本不知觀外有警。忽見玉兒飛入丹房。先是連聲悲鳴。後來又啣我的衣角。你二人又未入室。猜是觀前出了變故。這才出來觀查。妖人見你出現。便即逃避。必無什麼真實本領。未曾交手而去。再來自在意中。看紅兒所受的傷。與鐵硯峯鬼老門下所用的五陰手相類。逃得又那般快法。鬼老既派這種無能之輩。前來送死。決非行刺報仇。也許又是暗盜本山仙草。這些仙鶴。俱通靈性。見有妖人。便即長鳴示警。妖人痛恨紅兒他們。看破行藏。所以逃時。乘你尙未追出。下此毒手。紅兒怎比得上李英瓊師妹的神雕佛奴。紅兒當然禁受不住。妖人如此大胆可惡。待我將師父行時所傳之法。施展出來。引他入網便了。裘師弟道淺。暫時不要獨自在觀前閉眺。紅兒服了師父靈丹。雖然要受兩天罪。仍可復原。並無大礙。行法之後。還要鍊那仙劍。一同進觀去罷。三人談話時。

觀內羣鶴。已自相次飛出。元兒見紅兒受傷可憐。正要去扶。羣鶴已由玉兒爲首。飛向元兒身旁。各伸長喙。將紅兒啣起。往觀內飛去。三人到了觀內。紀登自往丹室行法。元兒笑對陶鈞道。這些仙鶴。雖然平時淘氣。一旦遇事。到還急難相顧呢。陶鈞道。這東西。個個俱有靈性。不比常鶴。祇紅兒以前最愛無事惹亂子。我因上了他兩次當。恨他不過才請准師父。將他們全用法術禁制。後來他幾番朝我長鳴哀求。我都不允代他說情。自從日前。被白師伯暗中破了禁法。他將你送往長春仙府回來。接着周淳師兄傳了白師伯仙諭。才知他野性已馴。痛改前非。不似以前胡鬧了。適才他見妖人逃走。冒險跟出。想引我去追。不料却中了一五陰手。聽大師兄之言。恐還有幾日罪受呢。元兒進前一看。紅兒神氣。雖似稍好。還是周身抖戰不止。淚眼望着元兒。仍有乞救之狀。元兒憐問道。看你神氣。莫非我還能救你麼。紅兒果然又將頭連點。陶鈞醒悟道。聞得長春仙府。靈藥仙草甚多。紅兒去過。必知醫治之法。祇是禽言難通。你明日赴約回時。可問虞家姊妹。必然知曉。如有。可就便帶些回來。元兒方在答應。忽見後觀中。飛起一片金光。紅霞轉瞬之間。將全觀一齊籠罩。倏又不見。陶鈞道。大師兄已將法術施展。妖人如敢妄進。定難逃走了。元兒便問陶鈞。大師兄所煉蕉葉劍。作何用處。

陶鈞道。那劍乃是師父異日成道時。分給門人煉魔之用。已然煉了多年。這次因往峨嵋赴約。才命大師兄代煉。大師兄相隨師父多年。論道行雖未盡得師父所傳。在現時峨嵋青城的小輩同門中。已是數一數二的人物。祇緣以前有一件事。違了師父意旨。犯了教規。當時幾乎將他逐出門牆。後經苦求。和前輩師長說情。還算師父特開宏恩。寬恕了他。本門衣鉢。已不堪承受了。你看師父平時性情和易。不拘禮數。可是一犯教規。處罰却異常之嚴。現在正打算異日飛升。以本門道統。付託給你。像我自知根資太薄。還在努力虔修。希冀萬一。你生具如此異稟。如果功虧一簣。豈非太已可惜。所以我再三勸勉。也是爲此。大師兄說你如無虞家女子相助。異日阻難更多。有他目前得力不少。可是日後又有許多礙障。此事利害相乘。全仗你自己相機應付。心有主宰便了。本山業已行法封鎖。妖人伺側。你不出觀。不會受他暗算。明日走時。親自送你動身。你那梯雲鏈。祇一使用。疾如星流。中途也無法侵害。到了長春仙府赴約之後。卽速歸來。休要誤却每日功課。那怕每日一往。好在來去迅速。也不妨事。元兒道。小弟近日時生恐懼。年幼道淺。誠恐誤蹈危機。還望師兄隨時提醒才好。陶鈞道。那個自然。我二人說話這久。怎麼妖人全無動靜。他既爲盜草而來。難道就此罷休麼。說罷。

又略談了一會。直到做晚課時。也無什麼朕兆。紀登有事在身。并未出來。二人俱猜妖人知難而退。並不在意。各自回屋用功。到了第三日。元兒做完晚課。去向紀登請命。往長春仙府赴約。同陶鈞到了紀登丹房外面。房門緊閉。門上粘着一張字條。大意說自己一心煉劍。不能外出。妖人未入羅網。必然還在左近窺伺。等劍煉成。方能出觀搜查。吩咐元兒去時。務要小心等語。二人正看之間。忽聽室中琤琮鏘瑤聲如鳴玉。陶鈞喜道。師兄的十二口蕉葉劍。不久就快煉成了。天已不早。莫要負了人家之約。我送你出觀走吧。元兒道。師兄說妖人還在觀外左近窺伺。何不在這院中動身。出觀則甚。豈不給妖人看出。出入之路麼。陶鈞道。師父仙法。異常神妙。這時全觀業已封鎖。除大師兄外。祇我還能出入。你那梯雲鏈不到觀外。怎能行使。我們正愁魚兒不肯上鉤。如能引他進來。再好不過。怕他何來。你此番前去。醫鶴之事。不要忘却。元兒應了。走過鶴柵時。月光底下。看見羣鶴。正圍住紅兒。見二人走來。俱都延頸哀鳴。紅兒狀雖稍好。依舊渾身抖戰不休。元兒笑道。你忍一會吧。我給你討藥去了。當下隨了陶鈞行法。開了正面封鎖。同出觀外。元兒便向陶鈞作別。訂了歸時。取出梯雲鏈。照南綺所傳用法施為。脚一頓處。一片紅光。直往萬花山長春仙府飛去。這時天淨無雲。月明如

水。左近大小峯巒。更靜蕩蕩的。矗立在月光之下。映藍凝紫。分外幽清。陶鈞細查妖人踪跡。并無動靜。祇有元兒起身時節。滿天紅霞閃過處。暗想旁門法寶。終是駁而不純。也未在意。逕自回轉觀中。仍將全觀封鎖。等到次早晨已之交。再行到觀外去。迎候元兒不提。且說元兒。行法之後。祇覺紅光一閃。身便騰空飛起。四顧茫茫。什麼都無聞無見。好似被一種力量擁着。飛駛極速。約有半個時辰光景。紅光又是一亮。脚便踏了實地。剛覺出有些頭暈。忽聽一個少女嬌笑道。怎挨到此時才來。眞把人都等急了。定神一看。正是日前初遇南綺的山麓。南綺穿着一身仙女打扮的裝束。雲環低亞。鉛華不施。霞裾紫裳。冰飢掩映。嫣然淺笑。間以輕雲。彷彿不耐久候。似喜還嗔。越顯得儀態萬方。比起初相見時。還增幾許美妙。元兒喊了一聲南綺。方要敘禮。南綺已伸素手相摻道。你來不巧。秦家姊姊。已於今早。因事趕往翠蒼山重牛嶺。連大姊也跟了同去。祇剩我一人看家。特爲你來。我已忙了一日。不想等到這般時候。我先還有氣。當你不來呢。元兒笑道。前約已訂。那能不來。祇爲今日晚課。略有進境。坐功時候較久。故此來遲。還望南綺。不要見怪。南綺道。用功正經。怎便怪你。秦家大姊走時。還說你不久劍法煉成。便要下山積修外功。到時須我相助同行。常在一處。以後便藉你這一

點因緣。可入正教門下。可見來日方長。相聚正多。祇是我素常慣於性急。又是一人寂寞。盼你早來罷了。現在離觀星還早。你將梯雲鏈收起。我們一同行上去罷。二人一路說笑。穿花披葉。往長春仙府走去。到了谷口。南綺收了白雲。引元兒入內。重用法寶。將谷口封鎖。同上中峯。走過峯腰亭側。南綺笑道。我和你如今成了自家人。不請在那裏坐了。那日你祇到後山別處都還未去。姊姊修道的地方。深藏峯腹。是個奇景。外人從未去過。恰好今日他不在家。讓你先去開開眼如何。元兒一見南綺。說不出的心喜。任他領導遊行。反到沒有話說。祇把頭點了點。說時。正走向一面崖壁。那壁溫潤如玉。比鏡還平。中心四外。俱有一道丈許長的細線。微露門戶痕跡。南姊將手輕推了一下。隱聞一陣鳴玉之聲。門便開啓。現出一座極似人工鑿成的洞穴。裏面甚是寬大。四壁通明。靜無纖塵。入門兩丈遠近。有一座碧玉牌坊。橫寫着靈空別府。四個朱文篆字。除當中寬約丈許。長有三丈的一條直路。地面石色。和外壁相似外。兩旁俱是形如方規的花田。田中並無泥土。却是翠綠色的。每方花田。大僅數尺。俱種着一種從未見過的奇花。大的約有尺許週圍。小的僅有酒杯般大。花的顏色。不下數十百種。朵朵挺生。亭亭靜植。加上朱黃金葉。越顯光華瀲灩。彩氣繽紛。元兒見花田之中。並

無寸土。花根却似花田長成一片。正自驚奇。南綺笑道。你這騷子。還是仙人的高徒呢。連這花都不認得。這座峯腹。乃是一塊萬年美玉。先父母在時。用大法力。就着原來形勢開闢。雕掘成了一座瑤宮仙府。這花便是玉的精英所結。道家所謂天府棋花。便是指此。因爲他萬載長春。全山花木四時不凋。所以這裏。叫作長春仙府。其中最大的花朵。少說也開有千年以上呢。今日要往後山觀星。這花你既喜愛。可惜採時不易。現時沒功夫在此留連。改日你來。再偷偷採一朵送你罷。說時。已快走。到盡頭。前面脚底。忽然現出一個寬約畝許的地洞。數十級白玉台階。直達洞底。隱隱望見下面。光華閃耀。元兒隨了南綺。下去一看。洞底比上面。還要寬大得多。到處都是五色晶壁。隔成了十多個大小玉室。室內外陳設用具。無不華美奇麗。人世間習見的珍物。也不在少。當中一室。室頂嵌着一個玉球。光華四射。到處通明。照眼生輝。南綺先領元兒。遊遍各室。最後領入舜華修道之所。丹爐藥灶。冰案雲牀。俱與峯上南綺所居之室相似。祇室當中丹爐前面。設着一個極大玉坪。爲別處所無。南綺指着那玉坪道。這坪下面。便是火眼。移動不得。全仗這塊玉母蓋住。如一移動。全洞都毀了。接着又把許多煉就的奇珍異寶。取出與元兒觀賞。詳說運用之法。元兒看一件。愛一件。直如到了山。

陰道上。大有應接不暇之勢。二人在洞底談笑觀賞了一陣。南綺算計時已不早。才帶了元兒。前往後山觀星。玉桌上早堆滿了許多奇珍異果。美酒佳肴。二人且談且飲。靜俟星出。元兒猛想起仙鶴紅兒受傷之事。便問南綺道。那日引我來的那隻仙鶴。昨日爲五陰手所傷。服了師父靈丹。雖然保得性命。至今尙未痊愈。那鶴深通靈性。長鳴示意。陶師兄說。那鶴會來此地。這裏有他的同類。必知有什仙草丹藥。可以救他脫難。命我向南姊要些。并將仙果帶些回去。還忘了說呢。南綺道。聽大姊說。當初先父母。開闢仙府。不惜多年辛苦。曾往普天下名山勝域。採了許多奇花異果。移植此間。加上本山地靈氣旺。名產又多。據說十有八九。俱合修道人煉丹之用。大概除了峨嵋凝碧崖外。天下名山所產的靈藥仙草。那裏也沒有這裏生得又多又好。祇惜先父化解時。因爲自己出身旁門。連經劫難不說。最後道成之日。還恐身遭不測。功敗垂成。見我姊妹根質。不願再行貽誤。因此在臨升之日。將日夕煅煉。最得意的一部道書。和修行日錄。一齊用三昧真火化去。比時先母。想起那日錄上。除記着平生善惡。和一切奇門法術外。還有本山許多靈藥仙草的來歷用處。俱都載在上面。不給傳我們。日後怎知得曉。但是書和日錄。已被真火燒化。來不及了。當時又因忙於禦劫飛升。想

再口傳已傳不了許多。僅由先母略說幾句最寶貴。最難得的靈物。時辰業已到臨。適才你所見的長春花。便是其中之一。先父說我們如不因後天這點惡根。迷却本性。胡作非爲。日後必成正果。做父母的。正不必爲他操這一時之心。先母也就沒有往下再說。所以本山許多靈藥仙草。我姊妹二人。有好多不知來歷用處。祇知有一種可做左道旁門用來迷人的媚藥。叫三陽含陰草的。其毒無比。先父在日。屢次要將他除盡根株。先母因爲此草。已然絕種。祇本山火穴陽毒之氣尙盛。才生了這麼一些。那花又極好看。再三攔阻。留此異卉。以顯造物之奇。好在用途壞處。却曾誥誡過我姊妹。也不怕將來誤用。別的花都是常開。獨這花。每月朔日子時。才開那麼一個時辰。謝時一入土。便不見踪影。再有半月。你便可以看到了。至於可以起死回生。解毒去邪的。我祇知道有一種朱果。乃是先父從莽蒼山玉靈岩。移植來的。此果也是靈玉精英所生。因爲玉靈岩。有一塊萬年溫玉。才產此寶。現時那塊溫玉。已爲峨眉門下女弟子。三英二雲中的李英瓊。周輕雲。倒翻玉靈岩。紫鄂青索。雙劍合璧。同斬妖尸谷晨。奪回山去。朱果產處。不久絕種。不知凝碧仙府。還有沒有。這裏原有是兩株。也祇一株存活。祇惜不是原生之地。果結無多。現在僅有六七個。是大姊在採時。分給我。沒捨得吃。

完。仍留存在枝頭上面。你回時帶四個去。一個救仙鶴。一個給你。那兩個送給你。那兩個師兄便了。元兒原聽陶鈞說起過李英瓊得道時。巧服朱果之事。好不小心。正自稱謝。忽聽南綺道。星羣現了。還不快看。元兒忙看上面碧空。仍是都無纖塵。先是東方遙空。沉沉一碧中。隱隱有光華閃動。俄頃之間。逐漸由少而多。現出許多大小星光。漸漸兩漫開來。猛覺眼前一亮。再一抬頭。四外天空都是星的形式。顏色俱不一樣。並不似下方所見。正圓的絕少。帶角的最多。也有尖的。也有方的。也有長圓形的。也有像長方塊的。也有奇長帶尾的。也有扁的。奇形怪狀。茫彩橫天。寒光凜凜。白色皆備。大的長有數十丈。最小的也如盆碗。最有趣是。每一顆主星之側。必有幾個客星。四圍俱是成千累萬的星羣密佈。滿天繁星。看去不知多少萬萬。那般密法。祇要定睛細看。却又是高低錯落。間隔分明。有動的。有靜的。每一主星之外。那些小星。俱不似主星老實。就是行動。也不甚快。却像萬蜂進窠一般。繞着主星。上下飛動。異常迅疾。偶然兩顆小星。飛轉太快。避讓不開。便似金玉相撞。瑤的一下。立時光華破散。帶着流光箭芒和破空之聲。直往上方墜去。星數既多。東也撞破幾個。西也撞破幾個。最多時。直似銀雨流天。美觀已極。當中另有一條星羣。並無主星。其長經天。盡是一些酒杯大的小

星又多又密。又短又長。紛紛亂閃。電馳飄轉。常時整千整百。一羣一羣的下落。和正月裏放的花炮一般。落祇管落得那般多法。那條星羣。却不見減少。更是好看無比。元兒滿想那天河的所在。却是沒有。便問南綺。南綺笑道。驢子。那有什麼牛郎織女。下方所見那道號稱銀河的白氣。就是這條長的星羣呵。說時。正值數十個斗大流星。從斜刺裏。往二人坐處飛來。掠山而過。看去甚祇。元兒以爲伸手可捫。忙把寶劍拔出。站起身來。便想去擦。誰知劍剛拔出。縱身一躍十餘丈。那星已從頭上飛過。擦了一個空。南綺笑不可仰道。你這驢子。都快成人了。還和我小時一樣。想捉個星兒回家。當燈點着玩呢。你看那星。都夠得到麼。告訴你。說這些星最低的。也離你有數千萬丈。那些破碎的隕星。落在地上。最小的也怕沒有幾十萬斤。你惹得起麼。適才那幾十個星。你加挨得着時。這山都被他撞成粉碎了。還枉生着一雙慧眼呢。連多少高低遠近。都看不出。這裏雖說高出雲空。與天接界。但是要和這些星比遠近。最近的也有萬里。內中那幾粒小的主星。相隔更遠。俱和下方一般。另有天地。也有山川人物。祇是生相氣候不同罷了。如想去時。就算你現在已能身劍合一。從這裏起身。駕了飛劍遁光趕去。也得走上二三十年。才能走到呢。元兒道。聽南姊之言。令人頓開茅塞。我也不是

看不出高下。祇爲我這兩口劍。俱是仙家至寶。現在雖還沒煉到出神入化。運用由心。相隔百十丈。遠近的東西。亦能應手而得。起初見那星。從遠處飛來。以爲相差不過百餘丈。一時好奇。想擦一下試試。不想却這般高法。南綺道聽秦家姊姊說。你在未上金鞭崖拜師以前。誤服仙草。變成了一雙慧眼。已能透視雲霧。目力本異尋常。我不過和你取笑罷了。大姊隨秦家姊姊。這次一出門。須有好些時。才得回來。我不願到青城山去找你。以前所用一名婢女。現正奉了白水法師之命。隨他丈夫去辦一件事。祇剩我一人在家。每日做一點功課。又都是旁門道法。甚是悶氣。好在有了我的梯雲鏈。來去方便。天天來。怕師兄們見怪。最好隔日來一回才好哩。元兒道。陶師兄說。小弟再有三四月功夫。便可煉到身劍合一地步。比時師父必有法諭。命我下山行道。說不定南姊便合我同時下山。常在一起。比時聚首。豈不長些。這次一回山。我更要加功勤習。以便早日將劍煉成。隔日來此。恐怕分了心。耽誤功課。還是等劍煉成之後。再常時聚首的好。南綺嬌嗔道。你祇重劍不重人。我不和你好了。元兒慌到。我並非祇重劍不重人。我祇是向遠久處着想罷了。你也常說。歸入正教。須由我身上而起。既是永久伴侶。圖這暫時則甚。南姊一人。在山中寂寞。我回去和師兄說明。也不限定隔

日一來。祇功課做完。一有空便來如何。南姊聞言。方始轉了喜容。二人祇管談笑。不覺斗轉參橫。天空星羣。逐漸減少。也看不出是怎麼隱去的。元兒好生奇怪。便問南綺。是何原故。南綺道。驂子。這地也是一個星。依舊一定方向行去。不過我們不覺得罷了。這時下方。想已將近天明。羣星都朝原來方向行去。並非星羣來去無蹤。乃是我們這所在漸漸走向反的一面。與他背道而馳。怎能看見呢。你沒見那道最長的星羣。你們叫作天河的。已離我們更遠了麼。元兒暗運目光。定睛往天空中注視。果然有許多星羣。漸漸與山頭相隔越遠。相次隱去。默揣天地運行之道。若有所悟。不由起神來。待了一會。南綺笑道。星都快隱完了。喜歡看。下次月圓時再來。且到我房中去。將你那青城派的入門口訣。傳給我吧。元兒却未料到南綺。有此請求。不禁吃了一驚。師門心法。不奉師命。怎好私相授受。欲待不允。一則南綺情深義重。說不出口。二則自己聽從慣了的。見他睜着一雙妙目。看待自己。等待回話。露出滿臉渴望神氣。又不忍加以堅拒。想了想。祇得藉詞推託道。小弟年幼。入門日淺。所學僅是初步功夫。南姊得道多年。學他何用。且等師父回山。定給南姊引進。傳授仙法。何必急在這一時呢。南姊聞言。冷笑道。你吐那個。當我是三歲孩子呢。誰不知道。峨眉青城兩家。異派同源。最

要緊的。便是初步功夫。祇根基紮得穩固。再傳了師門心法。以後自己苦志潛修。不必有人從旁指點。一樣能煉到出入青旻。飛行絕跡地步。你適才也說。再有數月。便能煉到身劍合一。陶師兄並說下山時節。積修外功。還要我同行相助。此時不肯傳我。到時怎生同去。明明看我不起。沒有真情實意。不肯以祕法相傳。說這些支吾之言則甚。那日重劍不重人。一柄寶劍。都不肯暫留在此。因你需他朝夕修煉。情還可恕。這入門口訣。傳了我。於我有益。於你無損。也是這等吝惜。真叫人寒心透了。我原因先父母遺命。誠恐異日。誤入歧途。除幾件防身法寶。和一些養靜修身的功夫外。所有旁門左道的坐功法術。全都不學。滿想機緣一到。立時歸入正教門下。尋求仙業。自從日前見了你。覺着你不但根行深厚。人更正直誠篤。又能屏却俗緣。全我志。當時高興已極。雖是假夫妻。到比真的。還要情深義重。自喜前途明坦。終身有託。却不料你竟這般情薄。真令人寒心透了。元兒見南綺說時。嬌嗔滿面。眼淚紅潤。大有傷心欲泣之勢。不禁着起慌來。忙接口道。南姊千萬不要生氣。小弟還有話講。一言未了。南綺已是含怒站起身來。說了聲。雖還再信你的鬼話。逕往前山走去。元兒連忙跟在後面。口中不住央告。直跟到那日南綺起坐室中。南姊自向雲牀上坐定。玉頰霞生。低着雲鬢。

目望旁處。一理也不理元兒。元兒好生過意不去。怎麼勸解。也是無效。最後想了想。萬般無奈。祇得說道。小弟并非薄情寡義。實因家師教規至嚴。師門心法不敢私相授受。南姊說我重劍不重人。我也無從分辦。好在這鑄雪聚螢。兩口仙劍。並非家師傳授。自入青城以來。原打算將這兩口劍。煉到同一功用。既是南姊那般說法。小弟拚着師父責罰一頓。將此劍贈送與南姊一口。以贖前愆。且明心跡如何。南綺仍微愠道。你願將劍送我。讓我消氣也好。那麼你便拿來。看你捨得麼。元兒見他漸有喜意。高興道。實不瞞南綺說。此時除教小弟去犯師父教規外。漫是說一口劍。爲了南姊。赴湯蹈火。在所不辭。一面說。一道銀虹閃處。一口鑄雪劍。業已出匣。雙手捧遞過去。南綺接過。仔細看了看。贊道。果然是件仙家至寶。無怪你把他那般珍奇。有此一着。足可看出你對我的情意。雙劍連璧。豈可失羣。劍仍還你。既說爲我赴湯蹈火。在所不辭。還是傳我的入門口訣吧。元兒又慌道。南姊怎這般固執。小弟對南姊。情逾骨肉。日後受點罪責。原無什麼。不過師門難違。師父性情特異。萬一與授同科。豈不反到害了南姊。南綺見元兒。急得滿頭是汗。不禁失笑道。我試着你玩的。你看這是什麼。一面說。早從懷中。取出一封柬帖。遞與元兒。接過一看。乃是紫玲所留。大意說是二人婚姻。已由追

雲叟白師伯和朱師伯說了。朱師伯起初原無允意。後來又經峨嵋掌教。乾坤正氣妙一真人。再三向朱師伯說。一則前緣註定。不可強違。二則異日有許多要事。均須元兒夫婦。身任其難。朱師伯如允此一段姻緣。將來元兒身應三劫之時。定親身趕往。助他夫婦脫難等語。朱師伯起初原爲想到異日道成飛升。元兒道淺。難禦災劫。故意託詞不允。經妙一真人一語道破。便也沒有話說。當下由白師伯派自己已西長春仙府傳諭。就便考查虞氏二女性行。便宜行事。自己那日到了萬花山。代二人解圍之後。細查虞家姊妹。雖在旁門。俱都根基深厚。品端行潔。甚是高興。因知南綺父母遺留法寶雖多。本身道行尚淺。元兒不久劍一煉成。便有飛劍傳書。命他下山。積修外功。南綺到時。必須同去。如不能和元兒一樣。駕着飛劍遁光飛行。豈非不便。特地留書給二人。命元兒傳授南綺坐功口訣。南綺平時坐功。已有根底。稍一改正。勤加修煉。便可與元兒並駕齊驅。僅止所用之劍。稍弱而已。雖然朱師伯在凝碧仙府。煉寶事忙。不會親命。有了白師伯和妙一真人法諭。也是一樣。祇辦傳授無妨等語。元兒看完。料知無有差錯。不由心花大放。喜道。既有此東。南姊不早取出我看。却教小弟作難了好一會。南綺笑道。不是這樣。我怎能試出你的心跡。師門心法。不可妄傳外人。我豈不知。

氣的祇是你說假話罷了。元兒因時已不早。還要趕回山去做早課。便催南綺。早些學習。南綺笑道。你總是忙。你此時教完了我回去。反正也趕不上。何如傳了我。就在這裏。一同做完早課。到了午後。再行回去。豈不大家都好。我已承秦家姊姊。指點過了。不過峨嵋青城兩派。坐功微有不同之處。你祇和我一說。就明白了。元兒原也不捨回去。因恐過時。受紀登數說。不好意思。見南綺堅不放心。想有秦紫玲書信爲憑。便也不再言去。將自己所學。一一傳給南綺之後。隨着一同用起功來。二人做完早課。天才近午。南綺又領了他。到處遊玩。直到申未之交。二人均覺不便再留。才慫勸訂了後會。由南綺採五個朱果。先逼着元兒吃了兩個。將餘下三個塞入元兒懷內。又將紫玲的信。與他帶好。然後施展梯雲鏈。送他上路。元兒飛抵青城。見脚下紅光。儘自在金鞭崖上。迴翔冲突。却似凍蠅鑽窗紙一般。飛不進去。正自驚疑。忽然一道光華閃過。脚底紅光斂處。人已落在觀中。陶鈞正站面前。笑道。你怎到了這時候才回來。我從早上。便在觀外去等你。直到正午。紀師兄因飛劍將成。用千里傳聲。喚我進去相助。我知觀已封鎖。你如來時。如仍用梯雲鏈。必難降落。我又不能分身。正着急。適才紀師兄爐火純青。功行將要圓滿。我正要去。便見你在觀頂盤旋。幸而此寶。另有人在遠處。

發施。不能由你心意。否則你如道力稍高。定然任意降落。一中師父仙法埋伏。輕則被擒。重則受傷。豈非冤枉。元兒便將前事說了。又問紀登提起過自己沒有。自己過時不歸。可會知道。陶鈞笑道。你還當我不說。他便不知道麼。你適才剛一走。我便接了師父的飛劍傳書。說起你與虞南綺訂婚之事。命紀師兄將那十二口飛劍煉成之後。每隔三日。傳你一回劍法。不特准你婚事。並令你隨時將紀師兄所傳。轉傳南綺。此後由你自在來往。三四月後。即可下山。積修外功。除紀師兄一人在山中留守外。連我也要下山。不過去的方向。不同罷了。元兒聞言。益發喜出望外。便和陶鈞去見紀登。進了丹房一看。紀登正坐在一座丹爐前面。兩眼望着爐內。一瞬也不一瞬。爐中的火苗。已現純清。不時湧起一朵朵的蓮花。由少而多。約有半個時辰過去。十二朵青蓮。隨着十二道火焰。一齊升起。俱有三尺多高下。低昂如一。亭亭靜植。動也不動。同時爐中。便起了金玉交鳴之聲。琤琮琤琤。響個不住。還有頓飯光景。紀登猛的睜開寒光炯炯的雙目。口一張。一道白氣。噴向爐中。祇聽琤琤連聲。爐中青蓮光焰斂處。十二口明如電。潔如雪的短劍。齊整整插在那裏。劍鋒俱都出匣。約有寸許。紀登先下位。向着丹爐。叩拜了一陣。將劍取在手上。一一仔細看過。還匣。收入一個鐵匣以內。用符咒封

固封了丹爐。然後與二人相見。問陶鈞道。適才飛劍傳書之事。給裘師弟說了麼。陶鈞答道。說了。紀登便對元兒道。我入門五十年。師父才准我下山。積修外功。你到此還沒多少時日。三四月後。便奉命下山。固是師父見你根賦特厚。降此殊恩。一半也爲了你有虞南綺相助之故。否則師父自成道以來。從未受過挫折。門下後輩。出去也從沒給本門丟過大臉。你道行尙淺。豈有如此容易受命。自明日起。我便傳你身劍合一之法。仗着你那兩口劍。俱是仙家奇珍。你又如此穎悟用功。兩月功夫。便可煉成。再加勤習。下山之後。虞南綺的法寶甚多。尋常異派。當非敵手。在此期中。我每傳授你一次。你學會以後。便去教給南綺。以便分頭用功。不過他二人年紀太輕。閱歷更是沒有。日後下山。遇事固須審慎。如遇異派敵人。更要度德量力。以免做錯吃虧。給師門丟臉。我連日勤於煉劍。將全觀封鎖。沒顧得查看那日妖人踪跡。據我觀測。那妖人法力甚淺。既敢來此。必然奉了師命。不是爲了本山仙草。便是另有所圖。仍須防他再來。才是。會聞陶師兄說。你以前有一結義弟兄。那日鬼老。派了兩個門下。來此盜草。內中有一生魂。被他遁去。此時你正站在崖前。看去似他。此人必已投入鬼老門下。異日無心相遇。務要留神。鬼老門中。有許多極惡毒的妖法。一個驟不及防。吃他暗算。悔之

晚矣。元兒恭身應了。因為適才紀登正在一心注到劍上。不敢插話。見紀登分配已畢。才將懷中朱果取出獻上。陶鈞笑道。聞得長春仙府。奇花異果甚多。怎麼我開了一次口。才帶這麼一點來。我們這位將來的師弟妹。也太吝嗇了。元兒聞言。暗悔觀星時節。石桌上異果甚多。怎忘了帶些回來。正覺不好意思。紀登道。你怎貪心不足。這朱果產自玉靈岩。自從李英瓊。周輕靈。劍斬妖尸。已然絕種。我還不知長春仙府。也植得有。此果服了。不但反老還童。還可生靈益智。增長道力。功效并不在千年首烏之下。這是多大人情。怎的看輕了他。你我各服一個。這還剩一個。想是元弟的。怎不在生源之所。當時摘服。却帶了回來。同服則甚。元兒道。小弟已然吃了兩個。這一個是救紅兒的。因為要先見師兄。還沒顧得給呢。陶鈞笑道。這個不用再操心。紅兒連服師父靈丹。今午走過鶴柵去看。已然痊愈。祇神態還有些委頓。日內定可復原。還是你吃了罷。紀登道。既允了他。豈可失信。此果如給有靈性的異類服了。比人還見功效。裘師弟此番奇緣。多仗紅兒。仍然給他。以酬勞苦吧。元兒領命。便同陶鈞。到前院鶴柵。去尋紅兒。與他吃那朱果。那紅兒原與雪兒相依相偎。做一齊。見他手持朱果走來。便捨了雪兒。一聲長鳴。振翼飛起。迎上前去。元兒手中朱果一拋。被他一口啣住。飛開。雪兒見

紅兒得了朱果也飛鳴追去。似想向紅兒搶奪。紅兒見雪兒趕來。忙伸長頸。吞入腹內。雪兒沒搶到口。啄了紅兒一下。紅兒也回身反啄。二鶴竟爭鬥起夜。陶鈞元兒俱恐兩傷。連聲喝止。才行喝住。二鶴仍各自昂那長鳴。彷彿互誤委曲。元兒笑道。你看那日紅兒中了妖人暗算。雪兒何等悲憤。適才還見他們那般俯傍親熱。竟爲了這一個朱果。爭鬥起來。可見畜類終不比人。縱有靈性。也是不知禮讓。陶鈞道。靈藥難求。你不知嫦娥偷藥。后羿也和他拚命麼。何況這是兩隻公鶴。紅兒終是強橫。祇顧自己。也不念在雪兒這兩天將護他的情義。就分點給雪兒。又待何妨。說罷。雪兒益發向着陶鈞。長鳴不已。頗有理直氣壯之概。二人覺着甚是可笑。互相調了一陣鶴。各自回屋用功不提。第二日早課前。紀登傳了元兒煉劍之法。元兒自服朱果。靈智大增。除功夫略欠純外。一學便能通曉。由此每隔三日。便往長春仙府。去教南綺。好在有那梯雲鍾。來去又快。又便利。千里雲程。無殊康莊。二人本有夙緣。過從一久。情感益密。南綺自從乃姊舜華。隨了秦紫玲走後。一直沒有回來。一人獨在山中。與鹿鶴爲侶。起初舜華也常出門。比時寂寞慣了。并不覺得。及和元兒訂交以後。不知怎的。格外感到索居無聊之苦。二人相聚之時。固然極樂。每到分別之時。總是難受萬分。恨不得元兒常在。

一處聚首才好。偏生元兒向道心堅。雖與南綺情同兩好。對於自己功課。絲毫也不敢鬆懈。常勸南綺。如今已奉師命。不久一同下山行道。異日稟知父母師尊。正了名分。雖然事前彼此約定。不似世俗兒女。有那燕婉之私。但是地老天荒。久無窮盡。正與鮑葛雙修。同注長生。并傳千秋佳話一樣。何必祇圖這暫時聚首。耽誤功行呢。南綺也不是不能理會此意。無奈元兒一不在側。便覺惘然。如有所失。幸而做功課時。尚能放開。等到功課做完。心無所寄。依然一樣。於是由情生魔。由樂生悲。幾乎送了元兒性命。當元兒第二次往長春仙府時。已有妖人。日夕在旁窺側。祇爲元兒與陶鈞交厚。每值啓行。總有陶鈞在側相送。再加梯雲鍾。來去迅速。妖人一直無法下手。偏巧元兒第三月上。便將劍煉成。不但能發能收。居然能以馭氣飛行。祇是不會飛遠。同時南綺的劍。也煉得和他相差不了多少。二人自是高興。這日元兒又往萬花山。南綺因自己飛劍。相差僅止一間。便留元兒。不要回去。且住兩日。同在一處練習。元兒自是不肯。南綺本愛鬧個小性。見元兒劍已煉成。還是那般固執。不由生起氣來。未後越說越僵。竟將梯雲鍾。強要了走。元兒自近兩日。將劍煉成之後。本想作一次長路飛行。試試自己道力如何。因陶鈞勸阻。說是此時御劍飛行。近處還可。如往遠處。漫說有時遇見

強烈罡風。禁受不住。再加飛行起來。有那劍光。和破空之聲。容易招惹異派仇敵。雖然日後下山行道。終是難免相遇。現在本基未固。能避免時。還以慎重爲是。元兒又想起自己劍光遁法。不如梯雲鏈。去遲了。南綺又要絮叨。好在不滿一月。便可下山。任意所如。無須忙在一時。也就作罷。及至梯雲鏈。被南綺索還。出言又及僵硬。意思好似說。你劍已煉成。要走祇管走。用我的法寶則甚。明明藐視自己。耐不了罡風。不能遠走高飛。心裏一賭氣。決計到了時候。不用他的梯雲鏈。偷空一走。以前騎鶴。尚能飛來。這時劍已煉成。正可一試。免得被一女子見輕自己。主意打定。也不說破。仍然言笑如常。南綺那知元兒心意。祇當他不會走。也就回嗔作喜。依舊親熱。一同做完功課。互相煉了一次飛劍。便問南綺。那日你所說的涼露。做好也未。那涼露。乃是南綺近日無聊。因元兒酒量有限。又愛吃甜。採集本山各種花上的露珠。再和各種仙果的汁水。摻勻一齊。照釀酒之法製成。取名叫作萬花涼露。一盞山泉。祇消滴上兩滴。飲到口中。便覺甘芳滿頰。涼沁心脾。原準備二人飛劍煉成。一同下山時。帶在路上飲用的。這時聽元兒問起。以爲思飲。笑答道。沒見你這人說話。總是出爾反爾。那日我採露時。你值攔我。說修道人在外雲遊。山行野宿。飢食粗糧。渴飲泉水。這次出門。積修外功。原

爲多歷辛苦。怎還帶上這樣美好的東西。累贅不必說。也太費事。有這閒心用點功。多好。你說了。還沒等到十天。露還沒釀成。前日先給你嚐了那麼一點。今兒就想吃起來。怎又不怕我麻煩費事了。哩。元兒道。以前南姊正在動手。我怕你費事分心。才那麼說。如今已然製就。事已費了。本是爲我就樂得享受了。南綺喜道。今兒早起。那露的香色。比那日更好了。因等你來。沒捨得嚐新。原想等你到了同飲。誰知一到便和我頂嘴。你不提時。我也懶得拿出來。這東西。我先後費了半月功夫。方祇收集得兩玉瓶。我嫌瓶不好帶。又尋出了兩個葫蘆。盛了一個。另一個用來盛山泉。餘下涼露。藏在家中。等功成回山之時再用。省得人間煩熱塵囂。怎能不備一些清涼東西帶去。告訴你說。你自我做一路。要享福多呢。還盡這般不知好歹。你拿這晶杯。到下面去盛溪泉。我到後山。給你取露去。說罷。興忽忽。往後便走。元兒見他嫣然一笑。薄怒悉蠲。軟語柔聲。深情款款。不覺心移志奪。竟有些不忍。再和他賭氣。拿着兩隻晶杯。正在發呆出神。忽見前面南綺。回眸笑道。你怎還不走。莫非你煉的飛劍。這麼點路。還嫌遠麼。一句話。又將元兒提醒。暗想聽師兄傳師父之諭。說南綺是自己的終身仙侶。日後借助於他之處甚多。他平日性情嬌慣。說一不二。近來相處日久。更是大小事。都得從他。此

女雖較自己年長。却也絲毫不通世故。憨然一片天真。凡事任性而行。不論輕重。日後出山。不比在山中修道。應變處事。稍一失當。便成大錯。照這樣遷就下去。他的性情。勢必越更驕恣。萬一在外闖出禍來。豈不誤了功果。適才他將梯雲鍾。強索了去。所說之言。明明看輕自己。大丈夫豈能受一女子挾制。還是暫時狠心。丟他一回。壓他的盛氣爲是。想到這裏再看。前面峯角衣袂閃處。南綺已然轉過峯後。便將手中晶杯放下。用手指蘸了點水。在玉案上。寫了幾句大意說。自己和他天長地久。遠行在卽。功課要緊。明知天風凜烈。也要御劍飛行回去。請他原恕不要生氣等語。詞句雖然委婉。隱隱也寓箴規之意。忽忽寫畢。恐南綺回來。看出追趕。竟自運用玄功。駕劍光往青城山方面飛去。事也甚巧。南綺製藏花露的所在。原在後峯側面仙廚之內。如照平日。南綺惟恐與元兒不能多聚。遇上有事。或取什麼東西。不是拉了元兒同往。便是忙着趕回。元兒想走。如何能夠。偏生今日。因元兒梯雲鍾。已然不在手內。新煉飛劍。不能遠行。自己用強。將他留住。雖然趁了心意。可是當時元兒臉上。神色頗不好看。知他着惱。未免歉然。一聽要飲花露。面帶笑容。正好借此與他消氣。好在人已留住。有三二日歡聚。便不忙在頃刻。到了仙廚。從百丈地穴寒桌中。將盛涼露的玉瓶吊起。揭開瓶

封一看。顏色碧綠。一陣奇香。立時佈滿全室。南綺爲討元兒喜歡。益發刻意求工。將元兒喜吃的果脯。裝了一大盤。又去採了一枚朱果。藏在懷中。先不拿出。一手端盤。一手持着玉瓶。興忽忽。走向前山。這一耽擱。元兒業已飛出老遠。南綺滿心高興。回向原處。見元兒不在室中。萬沒打算到。他會負氣私行。先還以爲汲取溪泉未回。又疑他和往日一般。在花田中賞花。正待凭欄相喚。忽然一眼看見案上有許多水印。嬌嗔道。看這個人囉。等我這一會。都等得不耐煩。也不知跑到那裏去了。無緣故。拿水在案上亂畫。說時。也沒理會往溪泉汲回也未。順手一拂。容到看清是字時。元兒所留的數行別語。已然塗混了一半。連忙停手。仔細辨認。這才看出。元兒已駕劍光。飛回青城。連忙縱身飛出。口中連喚元弟。一直追出谷口。到了前山一看。碧霄萬里。鴻飛冥冥。那裏還有絲毫踪影。知道元兒飛行已遠。這一急。真是非同小可。暗恨自己。日前不該圖元兒來去方便。恐他有不約而至。恰值自己不在前山相候。勞他久等。無法入谷。入谷口禁法。傳授了他。以致被他逃走。早知他也如此固執。更不該任性強將梯雲鏈索回。招他煩惱。不將就一同下山。何必忙在一時。他日前劍法。雖已煉成。陶師兄說。火候仍然未到。難禦高天罡煞之氣。遠行更是氣力不濟。這般長路。低飛還可。偏偏本

山。又高出雲空。這般高法。又還聽說前回青城山去的妖人。還在左近窺伺。他沒有梯雲鏈。不能直達。罡風高寒。凍壞了他。固是於心不安。萬一遇見敵派妖人。欺他道行淺薄。中途加以侵害。如何得了。祇管自怨自艾。越想越放心不下。後來暗想自己。和他一同煉劍。除劍不如他外。功候相差不了多少。單論別的道行本領。俱比他強。再加帶着護身法寶。也比他能耐高寒。他如今動身。還沒多時。行至途中。氣力不濟。必要被迫降落。正好追上前去。與他陪個小心。一同回來。如其不肯。再將梯雲鏈送他。起非兩全。主意打定。決計追趕。無奈事出倉卒。有許多法寶。俱未帶在身旁。祇得又趕回仙府。忽忽取了幾件法寶。將那面陰鏈。放在修道室內。用法術鎖好。帶了陽鏈。準備萬一出事。也可急速逃了回來。又將谷口封鎖。運用玄功。駕劍光往前途進發。這一來。不由又耽誤了些時候。祇再遲須臾。元兒便無倖理。這且不提。元兒剛起身時。心中還惦記着南綺。恐他知道煩惱。怪自己薄情。轉瞬飛離萬花山境。漸漸往下降去。此時順風飛行。憑虛御空。大地茫茫。白雲片片。成團成絮。撲面飛來。上覽蒼宇。下觀山河。祇見晴空萬里。高旻無極。峯巒起伏。川流茗帶。縈青繞白。氣象萬千。先時並不覺得疲乏高寒。因為初試飛行。目光所至。無遠弗屆。不比用梯雲鏈來去。團身一團光霧。什麼也

看不見。高興到了極點。連愛侶嬌嗔。全都忘懷。及至越降越低。飛行愈遠。漸漸覺着罡風凜烈。有了寒意。仗着生具仙根仙骨。多服靈藥。并不怎樣難禁。沒有放在心上。以爲自己劍法已成。從此上下青冥。飛行絕跡。更無須假借人力。多麼稱心適意。又飛了一陣。風開忽轉。猛覺出高寒還可禁受。祇是風的壓力絕大。雖然照舊飛駛。覺有些氣力不濟起來。算計前途還遠。照這樣下去。一口氣怎能飛到。這才着起慌來。方悔不聽陶鈞之言。不該和南綺賭氣。心裏一亂。元神微散了散。那兩口寶劍。又非凡物。竟有些駕駛不住。知道再勉強支持。倘有失閃。如何是好。祇得沉心斂神。穩住勢子。緩緩往下降落。打算覓地少息。養一養心神。將氣調勻。再行飛走。落地一看。乃是挨近雪山的一座荒山。看去甚是眼熟。元兒也不管他。還算平常機警。知道自己勢孤力薄。恐遇惡人。特地擇了一個僻靜所在。打坐調神。因爲勉強飛了這遠。元氣略有傷耗。起初心神頗難調制。過有一會。好容易才將氣機調純。運用自如。久待那裏。終不是事。決計謹慎前進。至多中途。多歇兩次。好歹也在當日回轉。於是二次。又復準備起飛。那降落的所在。距離青城路徑。還有三分之二。元兒不過飛行了一小半。如在此時。往萬花山回路走。並無須經過前山。不過受上南綺幾句埋怨。那得遇險。偏生元兒性情高

傲以先未動身時。還恐南綺生氣。有些不忍。既已起行。又留了字。如在中途回去。豈不益發使南綺輕看自己。這時雖尙還未知前山伏有妖人。危機密邇。一觸即發。却也料知前途遙遠。艱難甚多。不過勢成騎虎。羞於反顧罷了。同時南綺。如果追及。也可無事。偏生所用的劍。不如元兒的聚螢鑄雪。比較容易駕馭。但是力量稍弱。飛行自緩。所以元兒歇息之時。未曾追上。也是元兒該有這場大難。以致陰錯陽差。全不湊巧。那元兒因爲頭次飛行猛速。幾乎吃了大虧。二次起飛時節。便不敢再爲大意。祇將玄功運起。貼着峯腹。往前行進。行不多遠。忽見一峯刺天。阻住去路。峯上赤石鱗皴。寸草不長。形勢甚是險惡。元兒有了戒心。不願再升往高處。去冒那凜烈的天風。見那峯雖高。并不甚大。便打算繞將過去。再行前進。飛行迅速。剛一繞到峯的前面。竟是叢林密莽。甚是繁茂。迥不似那一面童山濯濯神氣。不禁往下多看了兩眼。一路流覽前行。忽聞水聲潺潺。低頭一看。腳底峯脚下。現出一條深溪。水流洶湧。激石怒鳴。趁着山勢雄險。迴音震盪。恍如萬馬千軍。奔騰馳驟一般。眼看飛過。猛聽下面有人呼喚。定睛仔細一看。先見溪旁磐石後。有一黑影。閃了一下不見。磐石上站定一個黑衣少年。正往空中招手。連呼元弟不置。元兒看出是甄濟。至親至好。異地重逢。一時興高。頓忘

機心。把紀陶二人的叮囑。全都付諸九霄雲外。忙按劍光。降落下去。先握手歡呼了一陣。甄濟便邀元兒坐下。談別後之事。元兒坐定。剛要開言。猛想起適才聽見甄濟呼喚時。還見有一人。往磐石下面隱去。及至下來。見那磐石。孤立溪側。除甄濟外。并無二人。順口笑問道。你還有一個同伴呢。何不請出相見。說時。又往石後看了一眼。甄濟本懷着滿腹鬼胎。因見元兒已能御劍飛行。道行法術。必已不弱。再聽他這一問。疑是旁跡。已被他在空中窺破。不禁愕了一下。倉卒間。答不出話來。元兒也甚機警。祇爲一時情感所動。忘了危險。先見甄濟。穿着那般怪的裝束。面容倉白。目光流清。雖然隨着自己歡呼。并不顯着怎樣親熱。適才那黑影。本未看清。自己祇是無心一問。見甄濟那般變臉變色。回答不出。心裏一犯疑。這才想起紀陶二人之言。剛剛有了戒心。準備借故飛去。忽見甄濟猶笑了笑道。我孤身一人。出死入生。苟活在此。那有什麼同伴。你如今拜在矮瘦朱梅門下。飛劍業已煉成。仙福不小。可還記得當初結拜之盟。將老大哥也攜帶攜帶麼。甄濟原是一時忸怩。答話不出。又摸不清元兒的深淺。適才和同類所商鬼計。不知用那一條好。存心拿話試探。元兒却聽出他說話不倫不類。迥非自己弟兄語氣。更明白了一大半。暗忖你如不在鬼老門下。我與你久別初見。怎知

我青城學劍之事。不過自己和他。既是至戚。又是同門至友。已然相遇。他是歧途。儻如勸得他轉。改邪歸正。將來小弟兄幾個。俱得正果。也不枉當初結拜一場。主意打定。決計先說破他。再行苦口勸誠。當下正色答道。大哥你我分屬至親。又是同盟結拜弟兄。想起那日。我被困荒山。夕佳巖絕糧。眼看餓死。是小弟無心中。拾着明弟所用的暗器。斷定方司兩家。必在近處。死中求活。冒了大險。去探古洞。走到進頭。爲晶壁鐘乳所阻。不得過去。後來伏着雙劍。雖然從九死一生中。攻穿數星路長的晶壁。到了那面。洞頃忽然坍塌。身受鱗傷不說。還幾乎被明弟暗器所傷。墜崖慘死。幸得銅冠叟恩師。用藥救治。才得活命。與諸位弟兄見面。不久我便上了金鞭崖。拜在朱仙師門下。未拜師以前。尋你兩次。一次同了衆位弟兄。重開來時故徑。爲晶沙所阻。不能過去。第二次恩師製了獨木舟。前往夕佳巖。在洞壁上。見你留字。才知你已拜在鬼老門下。有一次你的生魂。同一妖人。到金鞭崖盜朱仙師的仙草。我在下面。連喊不應。枉自代你着急。想舅父母膝前。祇你一個獨子。前聽恩師說。雖仗爹爹進省。用鉅金營救。得免罪刑。聞你出去。每日思念。已然成病。你如入了左道旁門。異日有什麼池。豈不更叫二老傷心。拜盟時節。原約同共禍福。如今小弟入門未久。已然煉到身劍合一地步。

不久便要下山行道。其餘諸位弟兄，除方二哥在家奉母外，明弟環弟俱已同拜仙師。祇大哥一人，尚在迷途。豈不可惜！以前無門可入，現在總算有了門徑。務望大哥，卽速回頭，同登彼岸。隨小弟往金鞭崖暫住。等仙師回來，那怕爲了大哥，多受責罰，也要將大哥引進。在仙師門下，那是弟兄們，但可以不常聚，還可同參正果。豈不是好說時。偷看甄濟那一張灰沉沉的臉色，時喜時愁，知道有動於中。良心還未喪盡，還想再說幾句沉痛的話，去打動他。忽聽磐石後面，起了吹竹之聲。回顧并無人影。方疑是虫豸的鳴聲。忽見甄濟面容，陡然一變。對元兒冷冷的說道：「我此時心裏很亂，別的話少時再說。適才我見你飛行時所用劍光，有青有白，可也是朱梅給你的麼？」元兒看他又喊自己師父名字，簡直不似有甚悔意。好生不悅，盛氣之下，衝口答道：「仙師煉的十二口仙劍，準備要誅鬼老。知他的黨羽，還沒到給我的時候。這便是我在夕佳巖、延義洞中所得的那兩口短劍煉的，不但身劍合一，已能誅斬妖人。於數十里之外，由我心意指揮了。甄濟聞言，方要答話。元兒忽覺腦後微微有一股陰風吹來，心裏一動，忙卽回身一看，又似有一個黑影，在石後一閃卽逝。和適才空中所見彷彿。元兒先前對於甄濟，本已起了疑慮，祇爲同盟之意，情切友誼，不忍見其長此陷落下去，鬧得

身敗名裂。永墮輪迴。所以再三苦口相勸。及至發覺黑影二次隱現。想起適才問甄濟。可有同伴。那般言詞閃爍。形跡可疑。更知必有詭詐。當時本想駕起劍光飛去。暗忖自己。不久便要下山。積修外功。日後在外。不知要遇見多少異派能手。怎到初次見人。就胆怯起來。佛道兩家。俱重度人。如渡化得惡人歸善。更抵得許多外功。難得對方。又是至親至友。初入旁門。惡行未着。焉能一勸不理。即如路人。縱然他那同伴。埋伏在側。有什不利自己的舉動。見那躲躲藏藏。不敢出面神氣。也未必是個能手。自己原會護身法術。祇須暗中戒備。多加小心。即使有什不測。再行飛劍遁走。也來得及。怕他何來。想到這裏。忽然靈機一動。便朝石後喝道。這廝休要鬼頭鬼腦。你當我還沒有看見你麼。祇管出來相見。我定看在甄大哥面上。不用飛劍斬你便了。說罷。不見應聲。忽聽甄濟道。我并無什同伴。你怎這般多疑。適才我聽你說。你現在所用飛劍。便是那日你在延義洞壁中。所得之物。我記得是一匣雙劍。其是晶螢鋒利。如今經你用法術煉過。想必更爲神妙。我們至好弟兄。何不取出與我見識見識。也不枉結拜一場。元兒這時。對於甄濟。已是逐處留心。一聽他要看見自己所用雙劍。又拿結拜情誼來說。想起銅冠叟。那日所見題壁之言。斷定他不懷好意。怎肯上他的當。可是心中還不忍

就此捨去。正在想話回答。忽聽吹竹之聲又起。甄濟臉上神色益發顯得難看。目光閃爍。不住朝自己身側注視。彷彿有人在暗中操縱他一般。猛一面頭。又看黑影一閃。連忙將身離矩遠些。以防暗算。起初元兒說了幾句詐話。不見人出。還在疑信參半。及見這許多異狀。料知甄濟陷溺已深。必更有惡黨在側。暗中監察。一時半時。萬難悔悟。敵暗我明。處境甚險。萬一有什變故發生。一個抵敵不住。便要束手待斃。想來想去。還以暫時退去爲是。免得遭人毒手。主意打好。便答道。我那雙劍的妙用。適才我在空中下降時。你不是見過的麼。這雙劍已與我煉得與身相合。大哥要看。就這麼沒什看頭。且待我試演一回。與大哥解解悶。再下來作長談如何。說罷。也不俟甄濟答言。逕自運用玄功。雙肩搖處。一青一白。兩道劍光。連身飛起。在空中盤旋了一陣。對甄濟高叫道。大哥你看玄門正宗的劍法。高妙麼。你還是急速悔悟。早脫迷津的好。小弟且在青城山金鞭崖相候。相見有日。恕小弟少陪了。說罷。正要高飛。忽見下面甄濟。猛然顏色一變。怒罵道。小賊竟敢哄我。快將那劍還我。饒你不死。一面說。雙手一揚。便有兩股黑烟。往上飛起。元兒見他原情畢現。幸而抽身得早。那黑烟來勢。比起自己劍光。來勢遲緩。儘可避免。便不顧再招惹他。正想催動劍光。趕回青城。忽聽來路上起了

一陣破空之聲。剛待回頭。猛覺眼前千萬道黑絲飛來。鼻間也聞着一股子奇腥惡臭。連忙運用劍光護身時。身上已沾了一點。立時頭昏眼花。神志一迷。往下墜去。昏惘中。覺着身才着地。倏又凌空飛起。不一會。便人事不知了。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。醒轉一看。已臥在南綺修道室內。牀塌之上。南綺正坐在牀前。握住自己一隻右手。滿臉俱是悲愁苦痛之容。神智初清。先疑是在夢中。剛想坐起。南綺忙用手按住道。我見你不辭而去。恐途中出事。連忙追去。偏追你遲了一步。等到快要追及。你已爲妖法所傷。我遠遠望見你往空中下墜。一時情急。也沒顧到利害輕重。飛身迎上前去。便搶就在這時。空中忽有一道金霞閃過。那傷你的一個妖人。本從你墜落之處追下。徑自怪嘯了一聲。不知去向。你的身子。也將達地面。我恐跌傷了你。剛剛一把將你抱住。沒料到下面盤石旁。還有妖人的同黨。正往你落處奔來。見我將你救去。竟乘我不備。朝我一揚手。立時覺得渾身冷戰。又酸又麻。知道中了暗算。所幸心神未亂。去時帶了梯雲鍾。早就留好退路。一見情勢危險。連忙將你抱緊。行使用法。飛身便起。我又氣那廝不過。起身時節。百忙中勻出手來。給了那廝一火雲梭。也不知打中了沒有。容到身回仙府。人已支持不住。一落地。便與你同時暈倒在地。祇是心中。還算明白。起初本

不知妖人用的是五陰手。不知解法。甚是着急。後來想起我周身難過。日前你那日所說紅兒鶴仙受傷情形相似。恰好給你取萬花涼露時。爲討你歡喜。採了一株朱果。帶在身旁。勉強取出。吃了一半。想起你還未蘇醒。看你受傷可憐。又是傷心。又是恨你。此時你面如金紙。牙關緊閉。東西吃不進口。祇得掙扎起身。將你扶臥榻上。用玉簪先將你嘴撥開。將剩下那半枝朱果。弄碎了。與你送進口去。又喂了你幾粒丹藥。待了一會。我除身上有些酸麻外。比起先時。果然要好得多。漸漸行動自如。才跑出去。又採了兩個朱果和仙露。與分吃之後。見你朱果入口。雖然已能自然下嚥。人仍未會醒轉。心想你年紀雖輕。根賦比我還厚。如所中妖法。與我一樣。怎的會比我重要的多。心中奇怪。見你老不好。急得實無法想。把我母親給我留下的許多法寶。祇有驅邪破祟靈效的。都用來試了試。未後用這少陽離火扇。輕輕給你扇了一下。才將你身上邪氣驅退。人仍不會回生。法寶業已試盡。正自心焦。你却醒了。這柄扇兒。乃純陽離火之精英所萃。專能驅消邪毒。照此看來。你中的乃是一種迷魂邪術。並非五陰手之類了。我會見你在空中盤旋不去。才引的妖人上來害你。想是看下面景緻。路遇的了。元兒聞言。才知是南綺深情追趕。方得救了自己性命。適才強留。也是好意。不該負氣。

不辭而別。幾乎身遭毒手。一摸身後。雙劍仍在匣中。並未被妖人奪去。不由又感又愧。便忸忸着。把前事說了。南綺氣他不過。本想着實埋怨他幾句。見他所受委屈。又覺不忍出口。故意問道。你如覺着復原。就誤了這多時候。你的二位師兄。必在金鞭崖上懸望。真是我任性不好。害你生氣受苦。如不想在此調養。梯雲鍾在此。拿了走吧。省得少時。私自逃席。又去吃苦。元兒見南綺已然轉了面容。炯炯星眸。注定自己。若喜若嗔。隱含幽怨。一時愧感交集。無話可答。忸忸着把南綺拉着自己的那一隻手。就勢拉將過來。捂在自己的臉上。說道。好姊姊。你還怪我呢。南綺沒有留神。吃他陡的一拉。身子往前一撲。人未十分復原。本也覺着懶倦。便順着勢子臥倒。與元兒同睡在一個枕上。見元兒仍用自己的手捂臉。便奪過。羞他道。自己做事。對不起人。却拿我手。給你遮羞。連我都怪臊的。到底現在走不了吧。說罷。忍不住。噗的笑了出來。元兒這時與南綺。並肩共枕。益更親密。見他鬢雲低亞。肌理瑩潔。真個麗質仙根。其秀入骨。加以香息微聞。春纖在握。又值患難之後。那不令人愛而忘死。就說身已復原。康健如常。也不忍拂他意思。徑自歸去。何況全身委憊。暫時實難行動呢。便笑答道。姊姊祇不怪我。我便不走。南綺笑道。你就奇了。走不走。其權在你。怕我怪則甚。這不是多餘麼。再說。

我與你。雖是名頭夫妻。也得順着你一點才是呀。元兒見他。又暗點前事。便央告道。好姊姊。我認錯就是。你不要再提了。我下牀給你負荆請罪如何。南綺聽他。不走。已是心喜。隨話答話。並不成心。見他惶急。益發生憐。忙又攔住。我隨便一說。並非故意譏嘲。論起來。我也有不是之處。你爲遠久打算。不在一時。道理原對。也是知道明走。我必不肯。又不願我遇事任性。才不辭而別。怎能怪你。我天生這般喜聚不喜散的皮氣。現已幾乎惹出大禍。還是不捨你走。我想你在此調養。比在青城。終要強些。上次聽你說。除功夫未純外。劍法已盡得紀師兄所傳。并不是非回山用功不可。祇是你此次出來。計算時刻。下方已是兩天一夜。來時未和二位師兄說明。也不知你受傷之事。少時待我用兩口氣。代你修下一封書札。由本山仙鶴帶去。說明你回山之時。想練習長路飛行。路遇妖人。受了重傷。如今雖然救轉。還得養息多日。請那位紀師兄允准。俟人復原。我二人把飛劍。一同煉成。再回金鞭崖。向紀師兄請命如何。元兒此時。對於南綺。已時無不惟命。便點了點頭。喜得南綺。也不再理會。身上酸疼。尙未全愈。逕自縱起。將書信。依言寫就。與元兒看過。走向室外。曼聲長嘯了兩次。不消頃刻。便有一隻白鶴。展翼飛來。降落面前。南綺囑咐了幾句。那鶴將信啣好。竟自冲霄飛去。南綺依然

回房。坐向榻側。陪着元兒。談了一陣。又去將那萬花涼露取來。與他服用。二人囁囁情話。恩好無間。雖然沒有燕婉之私。却也你憐我愛。柔情款款。其樂無極。過有幾個時辰。二人連服許多靈藥仙果。南綺固然全好。元兒除精神稍弱外。已能離榻起坐。行動自如。二人正站在窗前。并肩閉眺。待鶴歸來。忽見一道青光。從谷口飛將進來。南綺剛歡呼了一聲。大姊回來了。已然穿窗而入。到了二人面前。落下。現出一個青衣少女。正是舜華。南綺元兒。忙卽見禮。剛要開口。述說經過。舜華先說道。我同紫玲姊姊。一同下山。走了好些地方。昨日遊到黃山。謁了餐霞大師。路上又遇一位名叫廉紅藥的道友。紫玲姊姊。因舊居不遠。便邀往紫玲谷閉坐。廉道友說起他日前從岷山經過。看見下面一個極危峻的山谷之中。寶氣上騰。直薄雲際。看出谷中。藏有寶物。及至降下尋找。寶氣忽然隱去。祇有一片五彩毒霧。瀰漫谷間。好似有什極惡毒的妖物。在那裏盤據。因爲起初在甘肅鐵鷹嘴了。吃過大虧。見毒氣太濃。未敢招惹。打算找了幫手。再行前往查看等語。紫玲姊姊一聽。因大家都是奉着師命。出外積修外功。左就無什一定要事。便約了大家同去。剛剛飛近青城山境。便見元弟的師兄陶鈞。和青螺谷怪叫化凌真人的門下。陸地金龍魏青。同駕劍光。往萬花山尋你。紫玲姊姊。看出是

自己人。忙趕上前去相見。大家降落一談。才知昨日細尼優曇大師。路過黑蟒山。赤水嶺。看見一個矮叟朱真人的年幼弟子。正爲鬼老門下妖法所傷。行法的一個。已爲大師飛劍。斬斷了一臂逃走。下面還有一個鬼老的門徒。想是入門未久。無什本領。并未看出同黨斷臂逃走。正在仰面向天。準備害那受傷落下的敵人。大師當時本要降下去相救。就在此時。又飛落一個少女。所用劍光。也是朱真人家數。一到逕去搶救那受傷降落之人。大師暗忖朱真人。怎會收有女徒。默運靈機一算。才知因果。這一男一女。便是你和元弟。大師因那下面妖人。道行甚淺。不比斷臂逃走那一個。已得鬼老心傳。你一人足能應付。僅等元弟落地時。略提了他一把。以免遷傷內腑。沒有降落。誰知那小妖人。竟學會了鬼老的五陰手。乘你搶救元弟之時。給了你一下。大師見他如此可惡。想用飛劍。將他除去。再行解救你和元弟時。你已用梯雲鏈。抱了元弟。飛了回來。大師見你。雖爲五陰手所傷。仍能使用法寶救人。知無妨礙。再一細看那廝。雖然妖氣滿身。惡蹟還未大着。加以原來秉賦尙好。異日如能悔悟。并非沒有自新之路。又吃你臨飛起時。打了他一下五雲梭。險些中了要害。已然受傷不輕。足可示儆。便不願再開殺戒。逕自飛走。沒有多遠。便遇見陶道友。前往峨嵋領訓。當下喚住。告

知此事。陶道友原是奉了紀道友之命。前往峨嵋凝碧崖太元洞。呈驗那十二口蕉葉仙劍。當時拜別大師。到了峨嵋。呈劍之後。并向朱真人。陳說元弟飛劍已成。你雖然劍光稍弱。也差不多。再煉些日。便能運用純熟。以及忽遇優曇大師。得知你爲鬼老門下。妖法所傷。被你救回山去等事。請示你二人痊愈以後。是否要納真人回去。再行領命下山。朱真人聞言甚喜。說自己還有些時日耽擱。不但准元弟在一月之內。自行下山。還因你劍法。不如元弟。特降殊恩。准元弟從今以後。便與你同在。我們這裏修煉。直到月終。再行同赴青城。與紀陶二位辭別。一同下山。積修外功。那時必有後命。用飛劍傳書。轉由紀道友。告知元弟等語。陶道友領命出來。遇見魏道友。來取還九天元陽尺。回轉青螺谷。陶道友和他。以及還有一位。也在凌真人門下。名喚俞允中的。俱是舊交至好。設久沒有相見。陶道友想藉往我們這裏傳命之便。順路繞道青螺谷去。探望俞道友。便邀魏道友。先同往金鞭崖。見了紀師兄。然後一同起身。到了萬花山。見你之後。再行轉趕青螺。偏巧又和我們。在雲中相遇。紫玲姊妹。因魏道友帶的那柄九天元陽尺。仍天府至寶。妙用無窮。再三相勸紀陶二位。同去峨嵋。除怪尋寶。又恐你二人。尚未全愈。命我代傳朱真人口諭。並帶了兩粒上次凝碧仙府。羣仙所煉。

的靈丹。與你二人服用。你二人之事。我已盡知。如無別的話說。我還有事相託紫玲姊姊。此時趕去。或者他們也剛得手呢。南綺笑道。話到沒有什麼。我因不久下山。你何時回來呢。舜華剛到得一聲。至多半月之後。這家不愁沒人看的。說罷。一道青光先起處。已往谷口外飛去。舜華剛走。那送信仙鶴。他自飛回。口中啣了紀登的回信。大意與舜華所言相同。南綺拍手歡喜道。單大姊說。還怕你不信。這總是你紀師兄親筆寫的吧。元兒也是歡喜非常。連說那有不信之理。概下二人一同遙叩。謝了師恩。由此每日同在一處練習。加緊用功。靜候到日奉命下山不提。

第三回 下仙山初逢伏莽 入古剎巧獲奇書

且說元兒。在長春仙府。努力煉劍。閒來時。便往後山頂上觀星羣出現。飲露餐花。分泉鬥果。加以情深患難。無嫌無猜。其樂真有勝於畫眉。連日月全都忘却。祇等到了時日。舜華回山。便即起行。往青城去。向紀登拜辭請命。光陰易過。不覺過了一月。舜華仍是信音杳無。二人也不知到了日期。祇是懸念而已。這日元兒與南綺。煉完了劍。覺出已能運用純熟。隨意所之。甚是心喜。並肩攜手。正

在山亭閒話。南綺忽然一眼望到谷口外。光華亂閃。喊聲有人。便飛身出去。元兒跟着飛往谷口外。一看正是陶鈞。已爲封谷煙雲圍着。一道劍光護住全身。似電馳星飛一般。亂閃亂竄。元兒忙喊南綺。快快收法。陶師兄來了。南綺連忙收了法術。陶鈞也將劍光收去。與二人相見。元兒引見過了南綺。便即拉了陶鈞的手。一同入內。到了山亭落坐。南綺便去搬了酒果出來。殷勤相勸。陶鈞笑對元兒道。你還沒成仙。就在這種洞天福地。享受清福。本門連師叔那一面。算起同門許多師弟兄。誰能比得上你。你真是第一個福人了。元兒笑答道。日前聽舜華姊姊說。他在中途。與師兄相遇。說師兄同一位姓魏的道友。往青螺谷去訪友。爲秦紫玲師姊。約往岷山除妖。今日到此。可是從青螺谷回轉麼。陶鈞道。你眞是在做夢呢。今天都是幾時了。我還剛從青螺回來。我自和秦師姊。岷山除了毒鍾外。秦廉二位。各得了一樣寶物。便目分手。我和魏師兄。逕往青螺。見了凌師伯。交還九天元陽尺。祇住了一日。便即回山。那害你的妖人。已打聽出來。正是你的表兄甄濟。和一個同黨。各受重傷。也未再敢往青城窺伺。我和紀師兄。在山中候了一月。你一直未歸。今晨接着師父從峨嵋來的飛劍傳書。着你與師弟妹。卽日下山。先回青城。讀了恩師法諭。辭別紀師兄後。先往滇黔一帶行道。師叔

門下還有幾位師弟。也在那裏辦一件事。見面自知。靜等明年。奉了師父法諭。那時方時回山。隨了師父。同赴妖人之約等語。紀師兄說。你今日必歸。我因你無音信。恐忘了日期。誤了師父之命。特地趕來。催你回去。就便觀光長春仙景。不料你果然還沒準備起行。我如不來。豈不誤却。元兒聞言。惶恐道。我們因與舜華姊姊約定。等他歸來。便是行期。這裏晝夜常明。也不知日月。所以忘却。既有師命。我們就即刻回轉青城吧。南綺笑道。師父有命。自然應該就走。這家交給誰呢。大姊真氣人。一出去。便不想回來。爲今之計。祇好我把谷口封鎖。由他自去吧。言還未了。忽兒一片彩雲。從谷口飛來。落下兩個女子。一個正是舜華。一個穿着全身紅衣。背插雙劍。身容美秀。英姿颯爽。却不認得。舜華分別見禮。又給引見道。這便是日前所說的那位廉紅藥姊姊。我昨日見已到了月終。正想趕回。紫玲姊姊。偏邀我到青城山紅菱磴去。代餐霞大師。辦作一事。廉姊姊又要我繞道。伴往巫山神女峯去。取些應用東西。準備同我到此遊玩。所以來遲了一步。南綺搶道。大姊姊回來。正好我們已奉了朱真人之命。卽日就要往青城山金鞭崖去。拜別紀師兄。領命下山行道。陶師兄。也是爲此而來。如無什事。我去後面。取了應用法寶。就動身了。舜華道。我不久也要下山。去尋紫玲姊姊。他已答應。將

我引進到玉青大師門下。邱氏夫妻事也辦完。我已命他二人再隔半月來此。代我們看守門戶。你們不可誤了大事。祇管先走吧。南綺道：這了頭回來。千萬叫他把借我的那口劍給留下。說罷。忽忽飛回修道室內。將法寶藏入囊內。應用之物。打了一個包裹。飛回亭中。元兒與舜華說起歸途。曾往紅菱磴一行。猛想起方環司明二人在彼。因舜華紅藥。俱和陶鈞敘闊。不便抽嘴詢問。及至南綺取了寶物。回轉亭內。陶鈞便催速行。始終也未得問。便和南綺隨了陶鈞。向舜華紅藥作別。同駕劍光。值往青城山飛去。這次飛行。不比上次。元兒和南綺功力業已大進。憑凌太虛。迎着罡風前進。絲毫也不覺力乏寒冷。自是心喜非常。便是陶鈞見二人小小年紀。爲時無多。居然煉到這等地步。也是贊羨不置。過有兩三個時辰。落到金鞭崖上。紀登已含笑在觀前相候。元兒忙和南綺上前叩拜。見禮之後。同入觀中。紀登取出朱梅法論。二人先遙遙叩祝了一番。然後起立。恭聆訓示。書上所說。前已表過。祇元兒因離家日久。思念父母。此次下山。意欲先往環山堰去。省視二老。再往且退谷去。拜見以前恩師銅冠叟。方母。和方端雷迅等人。然後起身入滇。問紀登可能允准。紀登道：師父法論。原命你五月底前。趕到雲南省城。別的事可便宜行事。思親歸省。原是正理。祇管先行前去。遇便我代

你稟明師父便了。元兒連聲稱謝。又由紀登。給了數十粒靈丹。帶在身旁。重與南綺。向紀陶二人辭別。出了觀門。逕往青城山麓環山堰飛去。那元兒的父親友仁。自從營救甄濟的父母。並田產耗去大半。仗着妻子甄氏。持家勤儉。依然不失素封之家。讀書課子。到也安閒。友仁想起元兒。自從打發他出走。祇有銅冠叟來。送過一次信。說人已到達金鞭崖。寄寓方氏弟兄家中。不久便要上崖去拜仙師。以後便斷了音信。還有內姪甄濟。也是避禍出走。一去不歸。甄氏每日想念。此子有一生本領。雖不致死於虎狼之口。但是他父母。事已平息。全家均往雲南。投庇在舊上司宇下。以免再有牽連。甄濟在外。不會不知道一點信息。怎的也沒有回來探聽。大是不解。他和方氏弟兄。原有同盟之誼。許和元兒。都在一處。學習武功。也說不定。幾次想打發人去至金鞭崖。探望元兒。與甄濟下落。又去銅冠叟來時。談起那裏。山高路險。猛獸毒蛇甚多。常人不能到達。去了休想發還。無人敢去而止。這日友仁夫妻。對坐談話。又提起元兒。久無音信之事。正在思子情殷。忽然老長年裘老二。飛跑進來。報道。元少爺回來了。還同了一個體面小姑娘。言還未了。友仁已聽得門外喊着爹爹。果是元兒。同了一個容顏極美。平常人家裝素的少女。元兒進來。進門放下手巾包裹。一面先向友仁夫妻。跪下

行禮。喜得甄氏心花怒放。兩把將二人摻起。也不暇細問經過。先喊長年。快些打水。與元少爺小姐們洗面。叫火房安排吃的。晚飯煮臘肉豆花。並派人到學裏。去把小少爺們接來。說他哥哥來了一面。又把南綺拉到懷中。看了又看。向元兒道。你這姊妹。也是方家的麼。怎會一個人同你來。此元兒見旁邊了頭傭婦咸集。不便明言。便支語道。兒子的南姊。走了許多路。緩緩氣少。時人靜。再說吧。友仁見他紅着一張臉。吞吞吐吐。便把丫環僕婦們支了出去。元兒見房中無有外人。重又跪下。請了罪。然後起立。把從入山遭險。爲山虎所困。絕糧說起。值說到萬花山訂婚。奉命下山。因見南綺雲裳仙裙。恐驚外人耳目。下山時。特地飛向城市中。將自己那粒寶珠。當了數十兩銀子。買了一身常人衣服。與南綺更換。再一面飛向近縣。雇了轎子回來。向父母請安。稟告與南綺正了名分。然後一同出外行道。祇瞞起甄濟。爲奸人引誘。入了邪道一層。以免甄氏聞之傷心。友仁雖是禮法舊家。一則知道元兒身俱仙根。與常人兩樣。又是仙人主持婚事。再加南綺端莊淑雅。美如天仙。知非塵世中人。佳兒得此佳媳。喜歡都喜歡不過來。那有絲毫責怪之理。當下便由友仁傳語全家。說南綺是個詩書世家的孤女。幼失父母。寄養方家。由方母與老師爲媒。因方母病體廢。山中不便置辦。又未告

父母特命隨了元兒回來。稟命完婚等語。友仁鄉居多年。與戚友素少往還。又是成心不事鋪張。喜信傳出。祇有一些左近的鄉族鄰里來賀。人並不多。除驚新娘太美外。俱都不疑有他。當下便由友仁夫婦。與他二人涓吉和喬。元兒原打算回家。稟明父母。正了名分。少住卽去。偏有這許多俗禮糾纏。少不得還要耽擱些時日。後來一想。自己久違定省。此去一別。至少又須一年半載。才得歸省。正好藉此承歡幾日。也就不再置念。轉是南綺。雖然生自仙家。紅塵尙是初到。見了人世。上許多物事。俱覺新奇。又加甄氏愛憐體貼。勝逾親生。兩個兄弟。天資也都不惡。因聽母親說。新嫂嫂是仙人下凡。南綺又天真爛漫。常用法術變幻。引逗小兄弟們取樂。一下學便糾纏不清。甚顯親熱。雖循俗禮。在未拜堂以前。不與元兒相見。到也不覺難耐。依了甄氏愛子初歸。又有這麼天仙一般的美媳。很不能把吉期推得遠些。多留些日。才稱心意。還是友仁。知道玄門教規素嚴。恐耽延日久。誤了師命。強主持着。將吉朝提早。擇定月中。等三人完姻。過了滿月。再藉元兒送媳婦歸寧爲名。出外行道。元兒在鄰縣當去的一粒寶珠。也着人去贖了回來。元兒結婚那日。自有一番應有文章。全家祇說是一雙兩好。誰也料不到二人仍是名色夫妻。始終同牀異夢。光陰易逝。轉眼滿月。友仁因元兒此

次出外積修外功。少不得要力行善事。還有路上用的盤川。也須帶富足些。便和甄氏商量。將家中積年存備的一些餘金。命人換了金條。與元兒帶在身旁備用。甄氏心疼愛子。還要和上次出門一般。帶些路菜起身。友仁笑道。他們已能和羅妹夫一樣。上下青天。飛行絕跡的了。此去山行野宿。遂處皆可安身。那金銀如青帶去做好事。都無用處。元人背人和我說。離家百里。行囊便須丟却。不要帶好些東西去。不過形式而已。還帶這些累贅東西。則甚。你沒見元兒還不怎顯。新媳婦吃我家的酒飯。祇沾一沾唇。應景麼。說時。元兒見南綺站在甄氏身側。抿着嘴值笑。猛想起父母。雖因那年服了羅姑父所贈靈丹。從無病痛。畢竟漸入暮年。也朝峨眉默祝。取了幾粒靈丹。與友仁夫婦服了。又因回來那日。南綺曾將帶來的萬花涼露。取了幾滴。和了山泉。遍飲父母弟兄。個個贊不絕口。說是服後。口中甘芳。心清神爽。要將那一葫蘆萬花涼露。全都留與父母。甄氏知是元兒夫婦。長途中的飲料。執意不肯。小夫妻再三勸說。才勉強留了半葫蘆。這臨歧話別。老少個個依戀。又耽誤了大半天。才行分手。元兒南綺。拜別出門。先坐家中備的小轎。向鄰縣借辭。改坐船走。打發轎夫。走向無人之處。將行李拋棄。仍帶了來時包裹。和應用的東西。同駕劍光。先往貴州省城飛去。照朱梅飛劍傳

論。二人到了滇黔交界。便即降下。和尋常客旅一般。往省城走去。事事考查民間不平之事。不准無故御劍飛行。二人在家中。已將道路方向問好。飛行了一陣。快達貴州省境。祇見下面山嶺雄秀。錦亘不斷。除有時發現一些深山裏的野苗外。往往數百里。不見人烟。元兒恐趕過了路。打算擇一個附近城鎮的隱僻之所降下。再行問路前進。且行且想。一眼看到前面長嶺前橫。甚是峻險。嶺這面。重山濯濯。尺樹不生。嶺脊那面。似有一縷縷炊烟復起。由似斷還連的嶺脊凹處。裊裊上升。搖曳天空。隨着微風動盪。忙招呼南綺。竟往嶺脊凹之處降下。落地一看。荒山寂寂。四無人踪。兩頭俱是峭牆。排天直起。偶一說話。回音反應。半晌不絕。真是幽靜已極。二人便往前面有炊烟的所在走去。誰知那嶺凹。在天空看去不大。下來進行。却是很遠。走了十餘里路。才得越過。剛剛踏入嶺那一面。忽見叢莽茂密。山花怒放。迴與來路不同。宛然另一世界。加上時當春暮。到處都是穠李夭桃。競豔爭妍。古木森森。碧陰如暮。巖高山迴。逕險峯迴。越顯雄奇清麗。風景非常。二人見林莽鬱蔥。花陰籍地。除了有時遇上一些天生的石路外。連個樵徑都無。不似有什人居住神氣。再望前途。炎烟已杳。更無尋處。元兒心中奇怪道。適才明見炊烟。上出晴空。就在近處。怎的到此。人家不見。連炊煙都飄

沒有了。南綺道：你看錯了。莫是雲吧。元兒道：我自服靈藥以後。目力比先前要好得多。何況自幼生長鄉間。見慣了的。怎連炊烟和雲都分不出來。南綺道：萬花山有時也煮熟東西。祇是用那地火。炊烟你原不會見過。還是那日在你家。同了二弟。在後園坡上看花。見你火房中的煙冲。有白烟裏裏升起。才得窺見。也不過高出房頂丈許。隨風散去。適才我們在空中。離地差不多有好幾百丈。就這山凹低處。也有數十丈高下。看那烟就在我們前面足下飄揚。聚而不散。一點點熟氣。怎會飛得那般高呢。後來落下。走入了山凹。被高崖一擋。就看不見了。聽姊姊常說。深山大澤。實有龍蛇。山行如有異狀。必有怪物潛伏。看那煙來得奇特。我們莫要大意呢。元兒聞言。忽然醒悟。細揣那烟。果於尋常炊烟不同。而且已是過午。不是山民做飯時候。祇爲忘了自己身在高處。也把那烟當平處看。所以認錯。便答道：這次我們奉命下山。原是爲世除害。如遇見有什妖物異類。正可拿他試劍除害。怕他何來。南綺道：上次紫玲姊姊。囑吩我說。我二人異日下山。險難正多。逐處祇要留神。你本領能有多大。不過煉了兩口好劍罷了。驟遇利害妖物。如事先沒有防備。不等你下手。先吃了大虧。誰來解救。和你上次遇見妖人一樣。那才糟呢。元兒聞言。臉上一紅。因爲發覺前面有了妖跡。便停了尋覓。

人家之想。一路端詳適才所見白烟升處。留心往前找去。南綺又斷定那白烟升處。離此不遠。再驚劍光。升空觀查。恐將妖物驚覺。仍主步行探找。走約里許。終無動靜。細察左近草木。也無異狀。剛想走向高處一看。忽聞流水之聲。走處是個斜坡。并無溪澗。照水響處找去。才知發自路側叢莽之中。南綺拔出劍來。撥開灌木一觀。原來是一條極仄的水溝。寬才尺許。源泉滾滾。其流甚疾。飛珠濺沫。觸石有聲。用劍一探甚深。又折下一根丈許長的樹枝。往下一試。仍不到底。正在試水深淺。忽然手中一鬆。那樹枝竟齊水淹處斷去。沉底不起。以為偶然如此。再拔了兩根長竹一探。不特其深莫測。仍是一入水。轉眼便斷。知是毒水。心中一動。便叫元兒。也將劍拔出。削去兩旁叢莽一看。那水源竟發自右側面高崖之上。順着崖坡一流。一條水溝。也不知多長。筆也似直。仗着寶劍鋒利非常。挨着那多年野生的灌木密菁。和摧枯拉朽一般。不消多時。便將那條水溝兩面的草木削去。開出一條二尺多寬的夾水小道。下流落底之處。二人並走查看。祇管循着水源。往上開闢。由下往上。約有里許之遙。路也越更險巖。又走了半箭多地。才到了盡頭之處。前面的危巖。忽然凹了進去。其深約有十丈。怪石底處。搖搖欲墜。隱隱聞得地底怪嘯之聲。到此已是寸草不生。走將進去一看。那條又深

又仄的水溝。直達崖凹深處。靠壁中間。現出一個深穴。那水便從穴中簫射一般冲出。仍是一條溝道。凹中景象。甚是陰森。二人看了一陣。看不出所以然來。元兒見那水穴甚大。偶想起身帶寶珠。可以燭幽照暗。試取出來。側身探頭進去。用珠往裏一照。那洞穴外觀險惡。裏面却是寬大平坦。光影中那股奇水。竟和一根銀箭相似。在地面上閃動。別的也無異狀。一時動了好奇之想。打算進洞。看看那水源究從何處發出。怎會有腐木消石之力。便和南綺一商量。南綺也和元兒同樣心理。爲防萬一有什變故。各將應用法寶飛劍。準備停當。仍用珠光照路。從側面飛身而入。誰知那洞。竟深得異常。連元兒那般好的目力。都看不到底。冷氣侵人。勝於寒飈。正行之間。元兒見前面滿茸茸一團。再往前看。便不見那條水影。猜是水源快盡。心裏一急。便加緊往前飛走。眼看達到。猛又見那水溝盡處的黑影中。有水霧騰起。方在辨視。忽然身後唳了一聲。一道光華。值朝那黑影飛去。元兒見南綺。忽然越過自己。運用元功。飛劍上前。料知出了事故。忙卽催動劍光。隨後趕去。這時黑影中的白霧。越更濃後。珠光照處。元兒也同時看出有異。不由大吃一驚。二人因那黑影中的怪物。生相奇惡。又大又長。不敢稍爲怠慢。俱都不問青紅皂白。兩道萬光。一先一後。相次發出手去。那怪物想已睡

熱半日。爲二人聲息驚醒。剛得睜眼。兩道劍光。接着飛來。攔身一繞。不但沒有等他張口噴毒。連吼都未吼出聲來。祇鼻子裏。喻了一下。當時了帳。原來南綺經歷雖少。畢竟要細心些。他緊隨元兒身後。正行之間。忽然一眼望到前面。那團黑影中所發出來的白氣。竟和適才洞外所見的炊烟一樣。情知有異。再定眼一看。烟氣範繞中。還隱隱有兩三點碗大的綠光閃動。那溝中毒水。也是這怪物。在那裏作祟。因元兒在前。還未發覺。恐有失誤。決計先下手爲強。身臨已近。也顧不得再招呼元兒。脫口唳了一聲。飛身過去。就是一劍。那怪物原名九眼神蟒。大長約有十圍。形相極怪。有頭無頸。沒有五官。祇在前胸上。生着九個碗大的眼睛。却見兼備耳目之用。食物之時。全憑九眼吸力。無論什麼野獸蟲豸。多惡毒的東西。祇他目光能及。便被他吸住。沾上眼上。不消多時。便化成濃血。全都到了他的肚內。這怪物又沒後竅。吃東西有進無出。除九眼外。還有一個肚臍。長而不圓。約有尺許。終年長開。流出毒水。這水所經之處的草木皆有了毒。人服必死。沒有救法。所幸這怪物。雖然貪狠惡毒。卽是上下左右一團。祇在肚腹以下。生着十八個小足。託着這麼一個龐大的身體。臃腫非常。行動卽極遲緩。其性又愛貪睡。除當正子午時去。分出吞吐日精月華外。永遠伏在陰暗之地。眠而不

醒目光所見又短。不比別的怪物靈敏。醒時非九眼齊開。不能行動。那還經得起元兒南綺二人的雙劍同發。所以死得那最容易。不過這九眼神蟒。乃是兩個。一雌一雄。二人所斬。是個雄蟒。還有一個雌蟒。在這洞底地穴之內。適才二人入洞時。所聞地底嘯聲。便將此物。因爲正產生小蟒。沒有外出。二人祇搜完了後洞。以爲怪物。祇有一個。業已殺死。一時疏忽。未曾想到入洞時。所聞地底嘯。以致留下異日禍根。雖然是個大錯。可是雌蟒。如也同在地上。照怪物素習。雌雄同居。必定相隔數丈。互相噴毒爲樂。一個被殺。另一個必然警覺。二人能否平安脫險。不爲所傷。尙屬難定呢。這且不言。元兒南綺。劍斬妖物之後。聞見奇醒刺腦。頭目昏眩。知道其毒非凡。不敢近前。又恐洞裏面。還有餘怪。便繞着飛越過去。前進不遠。四壁鍾乳漸多。映着手上珠光。宛如珠纓錦屏。甚是美觀。却不再見妖踪。越走洞道越窄。連前計算。已行有三四十里。忽見前面。隱隱有光。飛進前去一看。業已到了出口之所。洞口約可通人。奇石掩覆。蛛網塵封。洞外也是危崖高聳。草木密茂。遙望左近一片參天古樹。林陰中隱隱見有紅牆掩映。彷彿廟宇。依了元兒。因爲洞中怪物。奇毒無比。雖已身死。倘有人誤入洞內。爲餘毒所中。豈不送命。還有那條水溝。既能腐石消木。其毒可知。那水到怪物身前便止。

想是怪物所噴。也不能留着害人。想回轉前洞。將洞口用石堵死。再將那條水溝。一齊填沒。南綺一則不願再聞臭怪物那股子奇腥之味。二則因那水溝。又長又深。一時半時。怎填得滿。估量這裏數百里。不見人煙。極其隱僻。路又奇危絕險。決不會有人由此經過。再加水溝深藏叢草灌木之中。現時雖被二人。閃出一條小徑。不是預知尋覓。日久草長。又復遮蔽。更難發現。何況怪物已死。毒源已絕。行即乾涸。怎會害人。何必多費這一番冤枉氣力。元兒聞言。祇得作罷。因後洞這一方面。地勢比較平坦。仍恐有人誤入洞內。中了妖毒。見洞頂上。孤突出一塊很大的危石。正好用來封洞。便將劍光飛起。繞着那石。祇一轉。一塊重有萬斤。大約數丈的危石。便倒塌下來。恰巧落在洞門凹處。嵌得緊緊的。將洞口封住。這一來。又在無心中。將那條雌蟒的出口。斷去一面。元兒仔細看了看。見人獸都難走近。才放了心。前望那片樹林。甚是鬱蔥。既已發現廟牆。想來左近。必有人家。便和南綺。略為整頓衣履。揮了揮身上塵土。便往樹林中有廟牆那一面走去。入林一看。林上落葉。淤積尺許。看神氣縱有廟宇。也是荒山坍塌的古刹。未必有人。正覺有些失望。忽聽南綺嬌喚。元弟慢走。這不是有人打此經過。留下的脚印麼。元兒側臉往地下一看。果然積葉上。與着一行很深的足印。其長約有

二尺寬約五寸。比起常人足跡大過一倍還多。這時經行之處。乃是一片梧桐樹下。碧幹亭亭。參天直立數十丈。每樹相隔較稀。又無繁枝密柸。那積年落下的桐葉。飽受雨淋日晒。都已污蝕成泥。勻鋪地面。那些脚印。個個足趾分明。二人心中詫異。明明人的足印。怎會大得出奇。循着足印。走了一段。不但樹的距離越稀。更發現路旁有好些廣約畝許的深穴。地上時見殘鬚斷梗。穴旁浮土如環拱起。成了一圈浮堆。附近林木。也都歪向四面。看出穴中。原有大林。被人連根拔起。普通樹木。大抵上下同時生長。上面樹幹枝葉。有多長多大。下面的根株鬚梗。也一樣有多長多大。這些林木之根。俱在地底。盤行糾結。一旦拔斷。所以挨近的林木。俱受了影響。二人見那些樹木。最小的。也已有合抱。如禿風吹折。不會連根拔起。也不會祇斷一株。如是人物。神力還不必說。單那身量。就大得出奇了。二人驚訝了一陣。元兒猛想起。前在青城學劍。無事時。常強着陶鈞。敘說峨眉山一輩劍仙的軼聞奇蹟。有一天會談及三英中的李英瓊。初得紫郢劍。在莽蒼山。遇見兩個巨人。如非當時機警。險些爲妖吞吃之事。這大足印。說不定也是山魃野又一類。便和南綺說了。二人知雖又蹈危境。畢竟因那蹊勢入土。那般深法。可見這東西縱旻力大無窮。祇能在地下行走。李英瓊遇見巨人時。尙未

入門。祇憑身輕靈巧。尚能連斬雙魘。自己已將飛劍煉成。除他豈能容易。便放了心。一路留神觀察。循着足印前進。又走約有三數里。忽見大澗前橫。寬有十餘丈。那足印并未過澗。祇低着頭側行走。及至走下半里路去。又見一根天生的大石梁。橫跨兩岸。草印也到此爲止。越過石梁一看。仍是無有。試沿澗往回路一尋。這面林木稀疏。積葉極少。看不甚清。走了幾步。遇見一小段泥濘。足印又才出現。知道這東西。過澗須要繞道。由那石梁行走。連這十餘丈的澗面。都不能飛渡。蠢笨。可知這面沒有密林。目光易察。便沿澗飛行。轉眼功夫。繞過一座低巖。忽見前面。現出一片廣坪。坪上現出適才所見的那座廟宇。雖然僻處荒山。年代久遠。牆粉殿瓦。大半凋殘剝落。廟牆殿宇。却是好好的。一些也沒有坍塌。廟前還森列着兩行一般大小粗齊的桐樹。土石平潔。綠陰如幕。并無殘枝腐葉。彷彿常有人。在那裏打掃一般。最奇怪的是廣坪下面。順着山坡。開有許多田畝。形如八卦。高高下下。大大小小。層次分明。錯落有致。田裏除了麥豆之類外。還種着水稻。和數十畝山麻。元兒心想。看這神氣。廟中既住有人。鄰近兩家妖穴。怎的不怕侵害。那大人足印。到了坪上。便即不見。分明這裏。又是妖怪長來之所。越想越覺奇怪。便和南綺。信步往廟前走去。剛到廟門。地下忽有一灘鮮血。血跡

斑斑。又有大人足印在內。便猜來遲了一步。廟中居人已爲山魃所害。不由義憤填胸。一拉南綺。便往廟中飛去。進了廟門。一看。門前有兩尊神像。金漆業已剝落。過了頭門。便是一個大天井。當中人行道路。用石板砌成。寬約一丈。長有十丈。直通大殿。路形是個十字。通着兩旁的配殿。正路兩旁。也種着兩排桐樹。翠蓋森森。濃陰匝地。殿宇雖然古老破舊。却甚高大莊嚴。地上潔淨得連一片落葉都沒有。再往殿中一看。殿門已不知何在。神案上五供俱無。神像多半殘落。又不似廟中住有僧人模樣。二人見殿宇甚多。也不知供何神像。連喊幾聲。無人答應。便往後殿行去。二層殿落內。樹木天井。俱和頭層相差無幾。祇是後殿門窗戶牆。連神像。俱都撤去。祇剩一座殿的骨架。和亭子相似。裏面有一個極大石灶。上面放着一口大鍋。看邊沿上。還鑄有年代。確實宋時行軍之物。鍋底中還有一些麥粥。因那鍋周圍。大有丈許。就這點附着鍋底的殘粥。猶敷十數人之食。用手一探。灶火仍溫。彷彿此中人。進食未久。灶旁還有一條丈許長的青石案。陳設着許多廚中應用之物。柱上乾獸肉累累下垂。這些東西。無一樣不比常人所用。大出好幾倍。除此之外。一邊橫着一個神案。鋪着一牀麻製的被。和一個竹枕。另一面橫着一路長及三丈。寬有八尺的青石。甚是平滑。石上空無所有。祇

靠裏一頭。有一塊二尺多大。四尺多長的玉石。餘者還有一些農具。形式古拙。大小不一。穿出後殿。便是廟牆。始終未見一人。元兒詫異道。這口鍋。比起長春宮道士。用來煮飯的那口。還大出幾倍。如果感滿。少說也夠百十人吃的。就以鍋中殘粥而論。廟中的人也不在少。難道都給山魃吃盡了麼。南綺笑道。這些用具。都比你家所用。要大的多。莫便是那大人所用吧。元兒道。我先也想到。聽陶師兄說。山魃鬼怪。專一殺生血食。就說荒山。尋不着人吃。山裏有的是野獸。他也不會有這樣閒心。種地煮飯吃。和人一樣呀。這事奇怪。總是查看個石落水出才走。適才前面兩配殿。沒進去看。祇在院中。喊了幾聲。也許殿中人。正在午睡。懶得答理我們。且去看來。說罷。便起步回走。南綺見那大石上面。橫着一塊玉。溫潤瑩滑。白膩如脂。走過時。無意中用手一托。覺着甚輕。因為元兒心急催走。當時也未在意。匆匆放下。便隨了出來。走到前殿外十字拱路。正要側向兩旁配殿。猛一眼望向廟門外。廣坪之下。有一團綠影。起落了兩下。便即隱去。元兒目光敏銳。看出綠影中。似藏着一個人面。坪下盡是山田。地勢較低。沒有看真。忙用手一拉南綺。同往廟外廣坪上飛去。等到臨近。先將飛劍收起。以免將怪物驚走。正待掩將過去。忽聞坪下。有人曼聲呼喚。喊的是阿莽兩字。音聲嬌婉。頗似女子。

先還以爲這般荒山。那有女子。疑是妖物幻形。見坪盡頭。恰巧生着幾株古松。便同走過去。隱身松後。往下一看。果然是一個女子。身材比常人高出一半。頭上頂着一個用桐樹織成的斗笠。大如車輪。赤着上身。胸前雙乳。鼓蓬蓬的。下身穿着一條用麻製成。似裙非裙的短圓桶子。脚也未着。田壟上放着兩付一大一小的石桶。小的面圓。也有三尺。各有一根比碗還粗的樹幹擔着。那女子正在田裏插秧。體格雖大。却是面目美秀。周身玉也似白。行動更是矯健非常。不時翹首向前。曼呼阿莽。這山田種水稻。除非高處有水。可以吸引。這裏難有水源。却在懸崖深澗之中。元兒見那些稻田中的水。多半滿滿的。正在猜想。這水的來頭。南綺道。這女子一點妖氣都沒有。明明是山中苗人。我們下去。朝他打聽怪物的蹤跡吧。祇管在這裏。窺探則甚。元兒猛一抬頭。忽然驚道。南姊快着。那不是大人來了。南綺順元兒手指處一看。果然從山坡下面轉過一人。下半身被坡脚擋住。單這上身。自腰以上。已長有兩丈開外。一手提着一個黃牛般大小。業已洗剝乾淨的野獸。一手抱了一大捆枯枝。晃悠悠的。似要擇路。往坡上走來。元兒因爲怪物走得不快。把他看輕。等他快上坡。才想起那女子。尚在田中。莫爲怪物所害。待要飛身下去救護時。那女子業從田中。站起身來。口裏喊着阿莽。迎

上前去。那大人應道。你叫我去洗野牛。又沒到山外去耍。儘喊我做啥子。一口蜀中土音。聲如洪鐘。震得四山都起了迴聲。二人見大人已要上坡。與那女子站在一齊。其長足有三丈四五。兩下一比。愈顯大得駭人。方要說話。南綺忙攔道。驢子。這兩個決不是什麼妖怪。你莫忙去。且看他們做些什麼。言還未了。又聽那女子答道。我這兩天。心裏老動。怕和去年一樣。又遇禍事。你一離開。我便害怕。蛇來咬我。都是今年多種了十幾方田。做不完。人便累了。大人答道。我每次出去。祇在你的近處。一喊就回來。適才你喊我時。我正在洗虎肉。見你一個人。在這裏。旁邊又沒什麼。才來得慢了。那能老像上回一樣。害你吃苦。你怕些什麼。當初種這幾畝稻田。我就說多啦。我們有蛇肉獸肉。添補着吃。用不着種那么多。你偏不信。說是今年要和我討婆娘。怕人家來了。吃不慣野東西。再三攔你。說我這個樣兒。誰能嫁我。你偏說地麻雀有餓老鸛。難道世上人材高大的。祇我們兩個。再三不聽。你一天到黑。做這樣。弄那樣。有的是獸皮不穿。又還要抽那爛麻絲經。已夠忙啦。又添種了這麼些田。果然累了不是。你且躲開。待我來替你做了吧。那女子笑答道。你種什麼。旱田都種不了。還種這水田。怕不把秧都踏扁了。我因你去了好一會。一個人有些心慌。那個怕累呀。到是那邊田裏的水不夠。

你挑水去。把他灌滿了吧。放水時。手脚輕些。慢慢的倒。看又把那些秧給沖倒了。做水桶時。我說我力氣比你差不多。我的一付給我做小些。你還是做那麼大。不裝水時。挑着都把肩頭壓的生疼。看你給我挑一輩子水。也不再想別的了。大人也不答話。逕往那旁田壟上。把那一副重逾千斤的大石桶。用樹幹一頭一個。輕輕綽起。放在肩上。往坡下走去。走沒多遠。那女子又喚道。阿莽回來。你看你做事。總是沒得後手。那虎肉洗得乾淨淨的。就擱在田坎上麼。春天來了。蛇蟲又多。弄髒了。看你少時怎吃。大人似乎不耐。回頭答道。你總是這些囉嗦。一會要做這樣。一會又要做那樣。挑了水回來。再拿怕什麼。把我頭冒了火。看我打你。那女子聞言。並無懼色。反怒道。阿莽。你要打那個。我給你打說罷。從田中縱起。拔步追去。那大人哈哈一笑。挑了水桶。邁開大步便逃。一晃眼。下了坡。轉過巖角。沒了影子。那女子也斂了假怒。仍自轉回田中去了。元兒南綺俱看出這二人。乃是天生異質。并非怪物。先以為是一雙夫婦。後來一聽說話神氣。却又不像。越看越有趣。不由動了好奇之心。便下去。仍在樹後潛伏。等他挑水回來。做完田裏的事。少不得走回廟中。再迎上前。與他相見。問個明白。一會功夫。那大人挑着兩個大石桶。盛着滿滿的水。從坡下飛跑而回。走到那需水的田岸上。放

了下來。一手綽着一個桶沿。順着田邊。輕輕側倒。放入田中。隨又回身。往山下跑去。不消半個時辰。已接連十幾個來回。將那七八畝先時還差着尺許的水稻田。灌得滿當當的。二人算計那桶。連水挑起。少說也有二千餘斤。那大人却時行所無事。運步如飛。把他挑來挑去。總計所挑的重量。已達數萬斤之多。一毫沒有吃力之色。這種天生神力。着實驚人。那大人每挑回來一次。必與那女子說上幾句。詞色之間。甚是親愛和睦。也不再提起要打之言。末一次放完了水。往坡下走時。那女子又喚道。阿莽。今天的水。果然放得好。沒有冲傷我的秧子。都這樣心放細些。我便歡喜了。田中水已足用。不用再倒。祇再挑一次。用半桶給瓜田喂喂。上半桶挑回家去。今日便夠用了。回來時候。可繞到澗那邊。採些野筍來。晚上我做鍋魁。煮臘雞。取出桂花酒。與你打牙祭消夜。那大人聽有酒吃。連聲喊好。如飛而去。大人走後。女子一陣高興。便曼聲高唱起山歌來。這一男一女。都是生具異稟。女的尋常說話。還不似那男的說話。那般洪亮。及至情發乎中。脫口一唱。那歌聲真如鳳鳴高岡。龍嘯碧海一般。餘韻悠長。趁着空山迴響。半晌不絕。二人祇覺歌聲震耳。恍然黃鐘大呂之聲。祇是好聽。也沒聽出是什麼詞句。聽了一會。大人仍未回來。忽見一團團一片片的白雲。從女子存身的稻田側

面一座峯角。捺將過來。南綺剛道得一聲那裏來的這陣旋風。那女子身穿的一件麻布統裙。已被風吹的鼓蓬蓬的。頭上長髮也都吹亂。仍是一面分秧。迎風浩歌。且作且歌。通未覺察。轉眼功夫。忽又從峯角下。跑過一羣羣的猴子。忘命一般。順着田岸。四散奔逃。彷彿後面有人追趕模樣。有一個跑得太急。往前竄過了頭。正掉在那女子附近的水田那面。女子邁步上前。一把撈起。去向岸上罵了聲該死的猴兒。今兒前山又不放糧。亂跑些什麼。連我唱兩句。都來討厭。說時。元兒南綺二人。見那些猴子。見樹都不往上攀躍。祇管沿着田岸飛跑。不禁奇怪。順着來處一看。峯角山麓。是被鄰近的一座危巖擋住。祇見樹幹搖動。枝葉飛舞。如狂潮起伏。却未看到什麼東西。從峯角起。直達坡下。田間這一條路上。看去風勢那般大法。二人存身的石坪上面。一樣也有草木。却僅微微搖動。風力甚小。南綺越看越疑。方在存思。那田岸間的女子。扔開了那隻失足落水的猴子。雖然歌聲停住。並未在意。也似嫌那風大。嘴裏自言自語的。嘟嘟了幾句。因田裏的秧。還有一束未分好。伸手略理了理頭上亂髮。正待重返原處。剛一舉步。忽然啞嘶了一聲。撥轉身慌不擇路。連縱帶跌。亡命一般。往坪口跑來。這時坪上的南綺。目光專注峯角那一面。見那陣旋風。已然吹過峯角。樹搖漸止。不似先

前騷亂。方以爲事出偶然。忽聽元兒大喝一聲。飛下坪去。轉臉一看。首先看到那女子。已連連縱越了好幾處田岸。渾身上下。都被泥水沾滿。一條弓形怪蛇。長約兩丈開外。蛇頭蛇尾。俱都上翹。尾尖上。豎着一個大如栲栳。顏色鮮紅。形如靈芝的肉菌。昂着一頭比碗還大的頭。尖口開張。紅信吞吐。露出上下四根。極犀銳的白牙。身上烏鱗。映日生光。蜿蜒如飛。從那女子身後追來。兩下相隔。也祇兩丈遠近。那女子想則嚇得心慌神亂。竟捨了正路不走。反去縱越田岸。一個用力過猛。又落在稻田之中。雙足陷入泥內。行動益發不便。容到奮力縱起。那條怪蛇。就在這瞬息功夫。已輕輕巧巧的。疾如電轉風馳。順着田岸。遊繡過來。正迎着那女子的去路。吱吱一聲怪叫。身子一拱。便要撲上前去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當此危機緊於一髮之際。南綺早已飛身而下。劍光過處。一顆昂起的蛇頭。立時揮爲兩段。那蛇蓄勢大強。雖然被斬。那蛇頭竟被激起數丈多高。才行落地。那截無頭蛇身。仍帶着餘勢。往前竄出。看那女子身上越過。約有十多丈遠近。尾尖肉菌。始終上昂。方一停止。倏地連身疾轉。盤住堆一。恰好將那尾尖上的鮮紅肉菌。端端正正。擁在中間。遠見宛似一團烏金。上面插着一朵鮮紅靈芝。甚是美觀。南綺見蛇死仍能行動。疑是雙頭。連揮飛劍。一陣亂砍。霎時之間。血肉分飛。

弄成一堆稀爛。那女子正在亡命奔逃之間。忽見怪蛇攔向迎面。以前吃過苦子。驚弓之鳥。不由嚇了個胆落魂飛。再想拔步回身逃走。已是四肢無力。動轉不得。一時情急。拚命一掙。方喊出阿莽二字。猛見一道光華。自天直下。耀眼生花。那顆蛇頭。忽然飛起。對面撲來。慌忙驚竄中。又被脚底石頭一絆。跌倒。剛一臥地。便聞一陣奇腥。那蛇已然竄向身上。立時嚇暈過去。南綺却看得清楚。見那女子。雖未受傷。却未爬起。一定嚇暈過去。當時忙着救人。也沒顧到元兒何往。忙着上前。將那女子扶起。喚了兩聲。不見答應。又給他口中塞了一粒丹藥。待了不多一會。女子醒轉一看。身旁站定一個美如天仙的少女。不由脫口問道。蛇呢。南綺答道。你莫害怕。蛇已被我殺了。女子再往側面一看。那蛇已化成了一堆血肉。不由喜出望外。翻身跪倒。剛要叩謝。猛想起他的同伴。又曼聲喚了聲阿莽。正要說話。南綺忽聽元兒在坡下面喝喊之聲。飛劍光華。隱隱閃動。才想起元兒適才。分明首先看出有了怪物。怎未先救那女子。這會功夫。也沒見他露面。心中一着急。也不再和那女子答話。逕自駕劍光。直往坡下飛去。到了坡下一看。元兒手指兩道劍光。和一條渾身土色。有水桶粗細。一雙紅眼。火光四射。頭生麗角。長約十餘丈的大蟒。正在相持不下。那大蟒口吐一團碧熒熒的光華。元

兒的劍光被他阻住。兀自不得近身。那大人却站在一塊危石樁上。四圍環繞着許多長長短短各式各樣的怪蛇。個個紅信焰焰身子盤做一堆。昂石怒視。間或吱的一叫。便子一條。朝大人竄去。大人手無寸鐵。臉已急漲通紅。仗着身子還算敏捷。力大無窮。那蛇縱上去。吃他伸手撈住。一扯便成兩斷。隨手扔開。死蛇一斷斷的。散落了一地。已激怒得四圍羣蛇。個個昂首鳴嘯。似要一擁齊上。南綺一見情勢危機。料知元兒雖未得勝。還不要緊。便將劍光一指。直朝大人身前飛去。這時羣蛇。剛剛同時連聲竄起。那大人一雙手。那裏應付得了那成百以上的毒蛇。剛剛抓着一條最大的。未及扔開。身臂已被那蛇。疾如電轉般繞住。施展不開。祇一遲頓。其餘羣蛇。也都紛紛飛上身來。正在危急之際。恰好南綺劍光飛至。光劍飛繞中。腥血四濺。羣蛇齊都身首異處。斷落地上。祇被大人捉住頸部那一條。下半身雖被飛劍斬斷。上半身仍自緊束大人的臂腰不放。怒目疾視。毒吻開張。並未身死。大人一見。又來了一個使用光華的女神。將羣蛇殺死。心中大喜。奮起神威。猛的一聲狂吼。恰如晴天打下一個霹靂。聲震山岳。吼聲過處。那條粗如菜碗的大蟒。竟被他齊頸拉斷。再舉臂連繞。蛇身便自脫落。大人圍解之後。見那條怪蟒。還在與先來的那個神人鬥光。就地下拾起兩塊大石。

便要奔上前去相助。南綺細尋餘蛇。業已斬盡。回看元兒。仍未得勝。正暗怪元兒爲何不分出劍光。斬蛇。剛要回劍相助。忽見大人拾石奔去。知道那條小蟒。所吐丹元。既能敵住元兒飛劍。必定通靈成精。凡人怎可進身。忙喊此蟒利害。不可前去。一面飛出劍光時。大人手中大石。已然發出。直朝那蟒打去。那蟒雖然利害。畢竟石大力沉。全神又注着前面的兩道劍光。不及躲閃。及至挨了一下。不禁激怒發威。將身祇一屈一伸。忽然暴漲。粗大起來。猛的下半身豎起。直朝大人打去。同時南綺的劍光。也自飛到。恰好迎個正着。一繞便成兩段。橫飛對去。就這一擊餘威。那接近的一排大樹。竟被他齊根打段了七八株。枝葉紛緩飛如雨。大人差一點沒被他打中。南綺也不暇再顧大人。見蟒雖祇剩上半身。仍然未死。劍斬之處。也未流血。想是疼痛極已。口中啞聲怪叫。半截身子。不住發顫。轉眼功夫。身子忽又暴縮盤做了一堆。祇將頭昂起。怒睜火眼。與人相敵持。南綺劍光。飛近前去。竟被那團碧螢螢的光華吸住。收回尚可。想分開來去傷他。却是不能。這才知道蟒的丹元厲害。元兒雙劍。不能分開之故。適才如非出其不意。那下半截蟒身正伸開時。也未必能以斬斷。正在存思。忽聽身後有巨物倒地之聲。接着又聽喊了兩聲阿莽。回頭一看。大人業已倒臥地上。坡田中所救的那

個女子正在扶持呼喚。口中直說。你的眼睛怎麼了。一句話把南綺提醒。暗罵了一聲該死的孽畜。隨手從法寶囊內。取出七根火龍鬚。準備發出去。打那大蟒雙眼。後來一想。這火龍鬚。乃母親當年所煉防身至寶。雖然厲害。因那大蟒丹元。能吸飛劍。恐難奏功。便朝元兒。使了個眼色道。這東西有數千年道行。已然斬去半身。我們就饒了他吧。元兒聞言。不知何意。便答道。這般毒惡之物。還留他害人則甚。一言未了。南綺微嗔道。蠢東西。你不饒他。就這麼和他相持一世麼。你不會把飛劍收回。由我來對付他。元兒方才醒悟。南綺要另用法寶。致他死命。恐他也被他丹元吸住。故意退去。以便奏功。二人剛將飛劍。緩緩往回裏收。誰知那蟒。竟是異常通靈。就在二人問答之間。已知敵人有了巧計。一任二人劍光退去。祇將那團碧光放起。離身丈許以內。並不追趕。二人見大蟒不來上當。祇氣得南綺直罵孽畜。我不殺你。誓不爲人。回看大人。已被那女同伴。扶了回去。身帶法寶雖多。急切間。祇想不出使用之策。兩下又相持了一會。忽聽坡上連哭帶喊。縱下一人。回頭一看。正是適才救的女子。手中拿着一個三叉樹枝。上面繃着一個顏色紅紫。大有丈許。形如魚網的軟兜。一路哭喊着。你害我兄弟。我和你拚了。南綺適才見女子初遇一條怪蛇。已嚇的胆落魂飛。這蟒又大過好幾

倍如此厲害。萬沒料到他忽然這般勇猛。敢於上前拚命。就在這一怔神之際。已然掠身飛越而過。南綺喊聲不好。忙也將身縱起去救護時。那女子縱臨蟒前。身在空中。還未落地。相隔約有兩丈高遠。猛將手中樹幹一伸。樹又上那個兜囊。恰好把那團碧熒熒的光華。撈個正着。那樹也吃元兒的飛劍。挨着一點。折成粉碎。兜囊斷將下來。同時南綺飛行迅速。也自趕到。看得畢真。那團綠光。竟被那女子。兜囊收去。又驚又喜。因那女子相距大蟒。不足兩丈。恐防有失。仍和先前一樣。救人要緊。當下一運玄功。一把抓着那女子膀臂。橫飛出去。身剛落地。耳聽一聲慘嘯過處。回頭一看。那大蟒已被元兒兩道劍光。飛繞過去。斬成數段。元兒起初本就知道那團碧光。是件奇寶。卻沒奈他何。誰知竟被那女子。用一個兜囊網去。飛劍沒有阻隔。才得奏功。好在奇怪。大蟒一死。見那兜囊。仍在地上。隱隱閃放碧光。便跑將過去。拿起那半截幹叉。翻倒過來。那光華已變成一粒碗大珠子。碧光雖然依舊晶瑩。已不似先前那般芒彩萬道。大有丈許了。再看那網。非絲非麻。觸手粘膩。紋孔又細又亮。祇看不出是何物所製。剛把珠拾起。便聽南綺呼喚。過去一看。那女子正跪在地上。哭喊救命。一問原因。才知適才大人手搏羣蛇。業已中毒。後來拚命用石擊蟒。吃蟒尾一斷。橫飛過來。躲避不

及微微沾着一點。又受了傷。再也支持不住。倒於就地。後來被那女子扶持會功夫。毒氣發作。渾身烏黑疼痛。兩眼通紅。大人一面掙命。一面掙扎着。對那女子說。今日所來一男一女。手能放光。誅蛇如同割草。定是仙人。千萬前去留住。能救自己更好。不能務必也請二人。暫留一時。等自己死後。你好跟了回去。以免孤身一人。獨居山中。又爲毒蟒所害。那女子原是大人的姊姊。自幼相依爲命。聞言心如刀割。連忙跑出來救。因適才扶救大人時。見二人劍光爲大蟒碧光所阻。不能近身。猛的靈機一動。想起平日用來網班鳩和山鷄的兜囊。現正放在廟門後面。好久不會使用。這東西刀都砍不斷。何不拿去試試。出門時。順手抄起。一路哭喊。跑下坡去。一見那蟒盤做一堆。正朝那團碧光噴氣。想起殺弟之仇。義憤填胸。也忘了和南綺招呼。奮不顧身。縱上前去。舉兜便網。這姊弟二人。除了天生異稟。身長力大外。并不會什麼法術。那個兜囊。原本就在廟內。自從大人姊弟避難來此。無心中在後殿發現。不知是何物所製。甚是堅韌。起初也不知有何用處。後來大人的姊姊。看見林中班鳩野鷄甚多。祇捉不到手。無心中拿他去一試。却是一網一個準。無論飛得多快多高的禽鳥。休說還兜向鳥身。祇一照着鳥的影子。便即入網。這才常時使用。有一次閉着無事。嫌那繡囊兜的樹幹不

直形式不佳。特地用粗竹和籐子做成網圈和柄。打算將他重新繃過。誰知大人那大神力。怎麼撕也撕不下來。大人之姊。恐連樹又折斷。又揭他不下。反而沒了用的。才行止往。那兜囊又腥又膩。大人網未撕掉。手却整臭了好幾個月。從此便行攔開。不想今日無心巧用。南綺知那兜囊必是一件奇物。能將大蟒元丹剋制。便囑咐那女子。樹幹雖斷。這兜囊切莫棄掉。你兄弟中了蛇毒無妨。我二人俱帶有仙丹。可以救他回生。快些起來。隨我前往。那女子聞言。好不心喜。連忙爬起。拾了那網兜。飛跑向前引路。元兒南綺恐去遲了。大人又多受痛苦。好在他姊弟住處。原會去過。便駕遁光趕去。飛行迅速。到了後殿落下一看。大人正臥在那條石案上面。已是人事不省。二人忙將丹藥取出。撥開牙關。塞了進去。一會。女子趕到。見大人這般形狀。不由又放聲大哭起來。南綺連說。你兄弟已服了丹藥。少時便會毒退醒轉。如今還要用藥敷治中毒之處。他心裏明白。你這一哭。反害他難受。那女子聞言。又朝二人叩頭。元兒連說。你再跪哭時。我們便走了。那女子祇得滿臉悽惶。含淚起立。南綺又研了幾粒丹藥。與大人傷處敷上。吩咐大家走開。莫去擾他。便同了元兒。去向殿外石階之上坐定。那女子便去拿了許多食物果子。要二人吃。二人隨意接了些。這才互談經過。原來元兒正向

田裏女子呆看。忽見狂風中。靠峯那面坡沿上。出現兩團碗大火光。地皮也似在那裏閃動。定睛一看。竟是一條灰土色大蟒。行得極快。正向那女子立處潛襲過去。這一驚非同小可。也不及招呼南綺。便自飛身下去。那蟒原在此山蛇王。其毒無比。竟識得元兒飛劍利害。不再追入。掉頭往坡下便走。元兒那裏容得。也跟蹤追下。誰知那蛇王。原爲報那殺子之仇而來。另一條怪蛇。在前引路。已從條路竄向坡上。直撲那女子。餘下的蛇。還有一二百條。見蛇王退走。也都追隨退去。那蛇剛退繞到了前坡。元兒已自追到。蛇王知難逃走。這才反身迎敵。元兒先將那聚螢劍放起。被蛇王吐出丹元敵住。再分聚雪劍去斬。時蛇王祇噴了一口氣。碧光忽然漲大。恰好護住全身。這蛇王的丹元。因爲常食本山所產一種靈草。與別的怪物所煉不同。竟自將劍吸住。口中吱吱連叫。那些隨從怪蛇。俱都不敢上前。就在這時。大人回轉。羣蛇原找他尋仇。便包圍上去。大人忙跳向一個石樁上。先將一對水桶。舞了個風雨不透。本難近身。無奈那桶太重。竹籐麻合製的桶索。雖然結實。那禁得起他神力一掄。噍吶一聲。同時折斷。大人沒了兵器。祇得用手來博。因恐乃姊來遇上。始終沒有出聲。雖然弄死了好些條。蛇數太多。兀自不退。後來竟蓄勢發威。一擁齊上。若非南綺趕來。將羣蛇殺死。早已

喪了性命。因爲那蟒退得太急。元兒追得也快。南綺剛聽元兒呼聲。便一眼看到那條怪蛇。正在追趕那女子。二人俱是各顧一面。直到事來談起。才知究竟。正談之間。那女子忽然驚喜交集。走來說他兄弟兩眼業已睜開。雖然還是赤紅如火。身上疼腫漸輕。已能低聲說話。問二人可還要再服什麼。南綺答道。無須。你祇囑咐他閉目靜養。不要勞神。自會逐漸痊好。你祇可安慰他幾句。便到這裏來。一則免擾你兄弟。二則還有話問你。那女子連忙應了。立刻到大人榻前。轉了一轉。卽來。南綺方拉他坐下。元兒便問道。你生得這麼高大。已經少有。你兄弟更是大得出奇。和古來的方弼方相一般。莫非生來如此的麼。那女子未及答言。南綺回眸微嗔道。人長得大。有什麼希奇。我們忙了半日。連人家姓名還未得知呢。這也忙不及的問。我還有話要問哩。不要打我的岔。元兒知他問那網兜的來歷。便笑了笑。不再說話。那女子道。我姊弟二人姓狄。起初原是貴陽讀書人家子女。祇爲明亡之後。家道中落。我父親無法。祇得販了些貨物。在苗人峇裏販賣。那年我母親忽然有了身孕。可憐懷了兩年零四個月。才一胎生下我姊弟兩個。因爲生下來骨格太大。我母親禁受不了痛苦。流血過多。當時死去。由此我姊弟二人。一天長似一天。到四五歲上。已長得和尋常大人一般高大。關

得那些苗人都說我姊弟是妖怪投胎。不但不買貨物。還要弄死我父親。被迫無法。仗着多年做苗人生意。有點積蓄。便攜了我姊弟。逃出苗峒。置辦了些農具種籽。和猪牛之類。逃在這山中居住。比時我姊弟。雖然長大。因為外人不知。是年祇五六歲。還可到遠方鎮集上。置辦些用的東西。誰知上天故意捉弄人。在七歲上。又錯吃了幾個毒果。兩天兩夜功夫。身體暴漲起來。不消幾年。直漲到現在這般模樣才止。從此一出山去。人見了。但當是山精野怪。不是嚇的紛紛逃散。便是拿着弓箭。準備陷阱埋伏。要將我們。置於死地。我父親。又再三告誡。不准還手傷人。祇好終年藏在山裏。不敢出世。一切應用東西。俱由我父親。親去置辦。我姊弟。恐他為野獸毒蛇所傷。每次去時。總在暗中護送。到將近有人的之處。才行止步。等他辦了東西。接着同回。這一年。行至中途。偏遇上發水。我父親。雖仗我姊弟。身長力大。從逆水中。救了回來。當夜就受了寒。一病不起。臨終遺命。如無大力量人。援引。無論如何。不准出山。以防受人暗害。我們就在本山。葬埋了他人家骨後。由此相依為命。益發守着遺言。不敢出去。好在這裏。各樣米麻菜果。我們都種得有。又有天生砦鹽。連作料都現成。又因山外人。十分可惡。便也息了出山之想。起初原有一對牛。十來對猪。還有七八個牛犢子。前年春天。忽

然牛豬日漸減少。說是虎狼所害。却又明明關在廟內。好端端的怎會不見。可是無論怎麼防備。每隔一夜。定少去一兩個。隔了三四天。最後一次。少了兩個。還不說。竟是全數死去。一個不留。身上又無傷痕。我兄弟以爲是怪物所害。天天守候他的蹤跡。却又沒有剩下那些死豬死牛。也不見再丟失。我剝了一隻。見渾身黑紫。恐怕有毒。祇得扔在山澗之內。我兄弟因牛絕了種。耕田須靠人力。他又吃的毒果比我多。身子比我更大。手脚太重。無法相助。自是又氣又急。偏巧這日。他在山窩中。捉回來兩隻小虎。大虎已被打死。打算將小虎養馴了。給我解悶。想給小虎弄些肉吃。一反身。又去擒捉野獸。找了好一會。沒找見。忽從高處。遠遠望見前山下。有許多苗人。趕着一羣牛羊在走。忙奔回來和我說。要拿父親餘下的幾十兩銀子。趕向前去。仗着路過苗人。沒見過他。假裝山神。將苗人嚇走。放下銀子。和他換兩條牛回來。助我種田。我恐爲苗人毒箭所傷。再三攔阻。後來他見我生了氣。才悶悶而止。可是他心並未死。第二日竟偷偷帶了銀子。假說心煩。打獵解悶。留我一人在田裏。二次偷往前山。打算遇上那羣有牛的苗人。趕下去和他相換。我等他半日不回來。正在心焦。那隻小虎。却吼個不住。吼了一會。竟引來了兩條大毒蛇。一到便將那兩隻小虎吞去。又來追我。幸而那蛇

還不算粗。各吞了一隻小虎。把頸塞住。我也還逃得快。沒有被他咬傷。追來追去。眼看就要被他纏住。正在危急之間。恰值我兄弟所求不遂。無精打采走了回來。將近坡前。聞得我拚命急喊。連忙趕回。因爲手裏沒有傢伙。隨手扳斷兩根石筍。祇一下。便將一條蛇頭。打得稀爛。另一條饒是逃走得快。也被他趕上前。一石筍打出去。正打在那蛇尾上。蛇尾被他打扁。鮮血飛濺。像射箭一般。竄向對岸。容到我兄弟繞路過去一尋。那裏還有蹤跡。祇在一個巖凹中。發現許多豬牛皮骨。這才知道以前失去的豬牛。是被蛇吞去。益發恨到極處。我又常聽父親說。打蛇務要打死。否則三年之後。必來尋人報仇。時刻都在提防。不許我兄弟遠離。今日他去挑水。我正在田裏唱歌。忽見坡下面竄上一條大蟒。眼裏直冒火光。我一害怕。剛一轉身逃走。忽見一道光華。在頭上閃了一下。從側邊。又竄上一條大蛇。我一看。正是前年逃走的那條。形色長大。一般無二。祇尾巴上被石打爛的地方。長起一團鮮紅肉菌。我以前原吃過他的苦頭。何況他今天又帶了一條。比他沒大幾倍的毒蟒。前來報仇呢。一着急也忘了喊我兄弟。蛇在側邊。蟒在後邊。祇得拚命往坡上逃走。不想又被石頭絆了一跤。那蛇業已穿上身來咬我。多虧女仙飛出寶光。從天落下。才得活命。人才稍爲清醒。又想起還有那

條大蟒。不知盤在什麼地方。見女仙已往坡下飛去。心裏一害怕。跟着趕來一看。我兄弟早被一羣毒蛇所圍。因恐我知道趕來。同受其害。所以始終沒有出聲。我去時羣蛇雖爲寶光所殺。又因他胆大心粗。不顧自己受傷。上前用石打蟒。已被蟒尾掃跌在地。不能起立。我見他兩眼其紅如火。渾身紫顛。知道受毒已深。祇得勉強扶他起立。倚在我的肩上。好容易扶到了家。便卽倒在石牀之上。我正悲痛心急。沒有主意。幸而他比時人還清醒。掙扎着說話。叫我來求二位仙人。這才把我提醒。因恨那大蟒入骨。手邊又沒可用兵器。想起那網兜平時有些奇怪。隨手抄起趕到坡下。見那蟒仍然靠他口吐的光。將二仙寶光敵住。仍未身死。一時情急。縱上去用網兜一罩。便將那團綠光網住。還沒看清。便被女仙將我救開。那蟒也被二仙所殺了。南綺接口道。你莫滿口女仙男仙的。我們都不愛聽這稱呼。他姓裘。我姓虞。我們都是道家門下。你祇叫我們一聲道友便了。別的事全知道。不用說。我祇問你那網兜。從那裏得到手的。這般神妙。那女子便將網兜那原在廟中殿裏。還有一口大鐵鍋。俱不知何人所遺。那日拿他網鳥。祇照着影子。便一網一個準等語。說了一遍。二人還是沒有問出頭緒。再拿起那網兜仔細一看。始終看不出是何物所製。用鼻微聞。果然有一股奇腥之味刺

鼻。那女子見二人不時把玩。知道心愛此物。便說受了大恩。無以為報。如不嫌棄。情願相送。元兒笑對南綺道。你有那許多法寶。還要這腥臭東西則甚。南綺道。你知道些什麼。你那兩口寶劍。乃仙家至寶。劍法又出自師門心法。何等厲害。那蟒雖是長大兇惡。并不是一個變化通靈的怪物。怎麼所吐丹元。能將我兩個的飛劍全都吸住。比時他將全身盤住一堆。在他丹元發出來的碧光照護之下。法寶休起近身。我原想故作退去。引他來追。偏你不解我意。被他看破。萬不料這麼一個看去不甚出奇的網兜。會將他那丹元收去。定是一個專收怪物丹元。具有生剋妙用的異寶。他姊弟二人僻處空山。又和毒蟒惡蛇結下深仇。難保不有餘孽。等我們走後。乘隙來犯。有此網兜。他二人正可藉以防身。我們拿着。自是於理不合。不過這東西如此神奇。僅是一時奏巧用上。始終不知來歷。不明用法。真是憾事呢。那女子見二人看了一陣。仍是不言。心裏着急。正要開口。忽聽大人阿莽在那裏大聲呻吟。連忙跑將進去一看。身上腫疼越發消退。看去已有了生機。但是復原還早。因為朦朧中。聽見殿外三人說話。喊乃姊去問二位仙人說些什麼。那女子便把前事一說。阿莽聞言興頭蹙額。似在想一件以過之事。過有一會。元兒南綺進來看問。南綺見病勢仍重。心想他人既如此長大。

服藥少了。恐難奏效。便又向元兒要了幾粒丹藥。與他服用。剛走經他頭前。猛一眼看見他所枕的那塊玉石。瑩潔晶明。寶光外映。不禁心裏一動。便問乃姊道。他睡在這塊玉石。莫非也是廟中原有的麼。一言甫畢。阿莽猛在石條上叫道。我想起來了。三人忙問想起什麼。這般着急。阿莽道。適才我聽姊姊說。二位仙人問我網兜來歷。好似前十幾天。也有人問過。祇想他不起。是在什麼地方。如今又聽女仙問這塊石枕頭。竟與那人所問大致相同。才把我提醒。原來那日我追一豹子。追進峯那邊亂山叢裏一條谷中。地方又仄又險。走我一人。還是勉強。因為谷口外倒了一片崖。才現出來。所以都是這多年沒有去過的地方。往日我捉虎豹。祇須跑大步追上前去。一把撈住後腿尾巴。往山石上一甩便死。這隻豹子身子不大。跑起來却比箭還快。我懶得追時。他又回頭追我。惱得我性起。非捉回來不可。誰知走到盡頭。忽見右面崖壁已然走完。現出一片平地。法溪澗。滿山偏地俱是梅花。那豹却鑽入左側崖洞之中。那洞比這殿略高。灣着腰也走得進。剛剛趕到。還未進去。忽從洞內出來一人。穿着半截黃色衣服。腰束藤條。光脚板穿草鞋的小老頭。我守着爹爹遺命。怕把他嚇壞。正要回身。誰知他却不怕我生得長大。反將我嚇住說。那豹子是他家養的。我如傷他。便要我抵命。

神氣惡狠狠的。我因爲他生的小瘦。一把就會把他捏死。不願和他一般見識。便對他說道。豹子是你家養。我先不認得。好在他生得渾身烏黑。偏體黃星。與別的豹子不同容易認出。既承你招呼。下回相遇。我不弄死他就是。說完我又要走。他又把我喊住。忽然改成滿臉笑容。說是想不到我性情這樣好。留我坐一會。與他談談。我想山中素無生人。那老頭雖然神氣可厭。難得他不怕我。日後多一個人解悶也好。便坐下問他。有何話說。他才鬼頭鬼腦笑嘻嘻的對我說。前兩天已看見我。正在網鳥。他最愛那個網兜。後來無心中走到廟裏。又看我牀上這塊玉石。祇要我肯。多少錢和寶貝都和我換。我因姊姊最喜吃斑鳩和野雞雪雁。這些東西。不比野獸。飛得甚高。我捉他不到。這塊玉石睡起來。冬暖夏涼。錢和寶貝有甚用處。執意不肯。這才明白。起初他故意用豹是他家養。逗我生氣。和他打架。打了他再裝死來嚇我。好要這兩樣東西。誰知我不和他嘔氣。他見改了和氣。仍然無用。便留我吃點東西。我知除我姊姊。世上沒有好人。恐他害我。又恐在外時久。姊姊耽心。不肯吃他東西。便走了回來。走出好遠。還聽他在咕嚕說我面帶晦色。此時不肯。日後悔之無及。回來見姊姊正睡晌午。醒來一直忘了說這。玉石也原是廟中之物。二位恩人仙人如愛。祇管拿去便了。兩綺聞言。

便猜那谷中怪叟。定知網兜來歷。說不定那蟒也是受驅遣。便問阿莽去時怎樣走法。事隔兼旬。阿莽祇去過一次。也說不甚清。南綺一則因那女子乃弟未愈。再三跪求。好了再走。二則又想會會那谷中怪瘦。是人是怪。如是左道旁門。便將他殺了。爲世除害。率性好人做到底。便答應留住不走。阿莽姊弟原商量好了一個主意。聞言好不喜出望外。南綺已知大人名叫阿莽。便問那女子叫什麼字。女子道。我叫勝男。我兄弟勿暴。阿莽乃是乳名。說時。見天色傍晚。便把油燈掌起。要給二人安排食宿。問喝酒麼。吃葷還是茹素。元兒道。葷素道不拘什麼。都可將就。我這南姊姊。他帶得有些萬花涼露。我也還有一點乾糧。你祇給我們取點乾淨山泉來足矣。南綺道。人家有病人在牀。惡蛇雖誅。難保不有餘孽。要山泉。不會自己去取。這般時候。却教他出去。勝男連說無妨。這泉水就在這殿側大石上面。又甜又涼。祇取不多罷了。要拿來吃。大約還夠。一面說。早從架上取了一個木瓢。往外就跑。二人因適才在田裏。還聽勝男叫阿莽挑兩桶水。回家去用。却不想水源近在咫尺。不知爲什麼。要捨近求遠。便跟蹤出去。見側面廟牆。空着一個兩三丈寬的缺口。牆外果有一塊挺住的奇石。上豐下銳。高有數丈。圍僅數尺。上面生着許多大小孔竅。因風作響。聲如鳴玉。那泉水便從石頂一個

小窠中。涓涓流下。宛如一根銀線。隨風搖曳。水落處。有一個盆大水坑。水深祇於兩三寸。勝男拿着木瓢。接有半盞茶時。還未接滿。元兒見那水。自石中流出。量雖不多。長年不歇。覺着新奇。試將瓢接過一嘗。竟是甘芳勝頰。涼滑無比。心想大家吃些。又接了一會。才接了滿滿一木瓢。仍由勝男要過去。捧着一同回轉。元兒在前。剛走入牆缺。沒有幾步。忽聽殿內阿莽一聲怪叫。猜是出了變故。腳一頓。便往殿前飛去。就在這轉眼進殿功夫。忽見一條黑影。夾着一個東西。迎面飛將出去。元兒目光何等敏銳。早看出是生着一雙火眼的怪物。手中拿的。正是阿莽枕的那塊玉石。又聽阿莽急叫。更疑遭了妖物毒手。心裏一着急。大喝一聲。飛劍早隨手而出。華光過處。祇聽滋吶瑋瑋。夾着妖物慘叫之聲。墜落下來。後面勝男。關心乃弟憂危。早把木瓢一丟。跑進殿去。一看阿莽。右手緊持着一片黑的毛皮。身子已橫了過來。伏在石榻之上。左手指着門外。氣喘吁吁說道。那石頭被他搶走了。勝男見阿莽無恙。心才放下。匆匆將他扶正。拿了油燈。再出殿去。一看殿台階下。寶光閃閃。元兒手捧着一個方匣。正與南綺同觀。寶光照處。地下躺着一個。是人非人的怪物。業已齊腰兩斷。鮮血流了一地。原來元兒一劍成功之後。忽見怪物身旁。閃閃放光。連忙上前拾起。未及細看。南綺也自趕到。

問道。妖物殺死了麼。元兒道。你看這是什麼。南綺低頭一看。元兒拿的。正是阿莽枕的那塊玉石。想是適才劍光發得迅速。妖物不及逃避。便拿盜來玉石去擋。被劍光繞住。連同妖物尸身。斷成兩截。二人見玉石齊中心斷處。圍着一個長方細線。玉色有異。霞光閃閃。料是藏有寶物。將斷處朝下順手一倒。微微絲的一聲。一邊一塊。長方形的碧玉。滑將出來。大有七寸。厚有寸許。通體渾成。一絲也未傷殘。細看正面。隱隱有四個朱文古篆。從玉中透映出來。看不甚清。三人祇知是一件寶物。俱都不知來歷用處。正在參詳。猛想起適才聽見阿莽怪叫。不知受傷沒有。還未走進。勝男已出來說。阿莽並未受傷。祇妖物來盜那玉石時。被阿莽將妖物身上的皮。扭下一片。仍然被他逃脫。故爾狂喊。現在人已漸好等語。說時順手扯起妖物尸首。想要提開。忽然驚叫道。怎這妖物是人變的。元兒南綺。低頭一看。果然是一個赤身男子。上半截妖首上。所穿的假皮套。業被勝男提揭下來。細察那人。不過二三十歲。週身虬筋糾結。看去頗似煉過武藝。死後越顯相貌猙獰。決非善良之輩。再一回想。他逃出去神氣。還似會一點飛行法術。他既冒險。盜那玉石。定然知道用處。祇可惜一劍殺死。無從詢問。所披的皮。是一個似猿非猿。黑毛紅睛的野獸。人死之後。適才所見妖物頭上紅光。便即不見。

二人也未端尋。便由元兒相助勝男。將兩半截尸首。連同獸皮。一齊扔入山澗之中。勝男又將兩塊斷玉取來。合在一處。與阿莽當枕頭。匆匆弄了些吃的。元兒重到牆缺外面。接了一木瓢泉水。由南綺取出玉瓶。滴了些萬花涼露在內。四人各飲了些。阿莽服後。覺着心頭清涼。煩惡更減。便自沉沉睡去。勝男見南綺。始終拿着那兩塊碧玉。祇管沉吟不語。知他心愛。執意要南綺收下。南綺知道這類寶物。如在常人手內。不但保存不住。弄巧反招出禍事。便應允不再謙謝。一會夜深。二人原想在兩旁配殿之中安歇。讓勝男好自安睡。勝男一則恐二人走去。二則今日連出禍變。已成驚弓之鳥。阿莽命雖可保。二目仍紅如火。並未復原。萬一半夜裏又有變動。雖說二人聞聲卽至。終是同在一處好些。再三哀懇。要二人在他自己牀上安歇。不要離開。二人情不可却。祇得應允。勝男等二人打坐入定以後。又去煮了半鍋粥。準備阿莽餓了好吃。把一切應辦之事。全都收拾清楚。然後走向阿莽榻前。尋出幾張獸皮。席地而臥。直到天明。且喜未生變故。一問阿莽。雖覺好些。仍未復原。元兒南綺。暗恃所帶靈丹。原有起死回生之功。怎的先後與他服用了十多粒。收效甚緩。這蛇毒竟利害到如此。祇得又給了兩粒。與他服下。因昨日許過勝男姊弟。阿莽如不復原。決不他去。看神氣過得兩

日。便也不作行計。這時勝男。正理早餐。想弄豐盛一點。祇顧忙進忙出。元兒閒着無事。想往附近一帶峯谷中。閒遊一週。南綺仍拿着昨晚所得兩塊碧玉。正在仔細觀察。那個朱文古篆。究竟玉裏面。還藏有別的寶物沒有。元兒喚了兩聲。又說你如不去。我要獨自走了。南綺看出了神。並未答理。元兒一賭氣。便往廟外走去。南綺與元兒。原是鬧嘴慣了的。元兒去時。心中正盤算那玉中透出的古篆文。又因昨日。連出事變。難保沒有餘孽。到來尋仇。兩人不便同時離開。便由他自去。沒有答理。直到勝男。弄好酒飯。來請進食。元兒去了。已有兩個多時辰。尙未回轉。南綺也未在意。隨使用了點酒果。因勝男姊弟。昨晚連誇那萬花涼露。好到無比。與阿莽病體。尤爲相宜。又取出玉瓶。命勝男取來。山鬼滴了些在內。分飲之後。不多一會。阿莽忽要行動。勝男要在旁服侍。南綺一個人。便走出殿來。平時和元兒在一處。跬步不離。一旦分手。這大半日功夫。先時一心專注那兩塊碧玉。用志不分。還。不覺得。這時未免孤寂。正自無聊。猛然一看日影。已是申未之交。不由心中一動。暗想元兒如往遠處。必要回來。拖了自己同行。他飛行也頗迅速。怎在近處遊覽。去了這麼久的時候。不見回轉。這裏妖物蛇蟒甚多。莫非又出了什麼事故。人孤勢單。那還了得。想到這裏。一着急。便不暇再顧別的。朝

青城十九俠 第三回

一七四

着殿內。忽忽說了句。我去尋人。少時就回。決不遠走。你姊弟不要多心。說罷。飛身而上。到了天空。先不前進。四外仔細一看。空山寂寂。峯巒自秀。不一毫異狀。山的週圍又大。一時也觀查不到。算計元兒。必不往回路那一面遊玩。便隨意往前面飛去。以爲元兒如在下面。看見自己飛行劍光。必要跟蹤追來。誰知飛行了一陣。已經快出山境。仍無元兒踪跡。益發着了慌。忙從側面繞轉。飛了有百十里路。正自着急。忽見下面。兩崖濃陰處中。現出一條形勢極爲險惡的谷徑。因爲崇巒奔擁。危崖雜湊。那座山谷。潛隱其中。如非身臨谷頂。留神下視。決看不出。猛想起昨日阿莽所談的谷中怪叟。形跡詭奇。元兒還許是爲了自己心愛那兩塊碧玉。因谷中怪叟。也會垂涎。想不讓自己先曉得。徑去詢出究竟。好教自己喜歡。單憑兩口飛劍。却又不是人家對手。被陷在彼。也說不定。阿莽會說。谷徑盡頭。襟山帶水。景物幽曠。便循着谷徑飛去。越看下面。越像阿莽所說。及至兩旁危崖。忽然合連一齊。無路可通。才知百忙中。走錯了方向。谷口石封。定是妖人所爲。連忙又往回飛。且喜徑還不長。頃刻之間。已然飛回原處。前進約有十餘里。漸漸看出前面。一邊崖勢忽止。有了空曠所在。知將到達。恐驚敵人耳目。便收了劍光。落向谷中。貼地低飛。悄悄前進。沒有多遠。果然到了阿莽所說之處。

這地方除來的一面外。一面是危崖刺天。一面是崇岡蔽日。岡上面一條大瀑布。從百十丈高處石罅裏。白龍也似。倒掛下來。落入岡麓無底絕壑之中。那樣粗大的瀑布。祇聽得見上半截發發之聲。落到底下。反不聞什麼聲息。離岸千百丈間。祇是團團一白。烟霧湧湧。其深可想。還有一面。是一個不大草坪。雜花生樹。紅紫相間。那大瀑布。從中間斜坡上。又分了一條小支流。到此匯成一條清溪。水碧山青。益發相映成趣。這面景物如此清麗。對面的危崖。形既險峭。阿莽所說那怪叟住的石洞。更深在巖凹數十丈以內。望去陰森鬱黑。加上奇石猙獷。欲飛欲舞。危巖低處。如墜如傾。兩下一對照。簡直無殊鬼域。南綺見怪洞深黑。不見一人。到底不能斷定元兒是否來此。不敢冒昧逕入。在洞外徘徊。有半盞茶時。暗忖自己與元兒奉命行道。凡百苦難。均非所計。那怪叟知道碧玉來歷。人地又那等詭秘。已入寶山。豈可輕回。反正得查着個下落再說。剛往巖凹中走不幾步。忽然一眼瞥見一塊怪石後面。像茅草團似的。動了一動。定睛一看。那東西並非茅草。乃是一顆人頭。已從怪石後面徐徐拱起。頭上亂髮如蓬。臉上鬚鬚糾結。不見口鼻。祇露出兩個烏光射亮。晶睛的眼睛。漸漸現出全身。正是阿莽所說的怪叟。見了人來。理也不理。一見眼間。便坐向怪石前面。南綺情知不是易

與不由吃了一驚。一面暗中準備。決定和他先禮後兵。便問道。請問道長。可曾見有一個青衣少年。到這裏來過麼。那怪叟先仔細端詳了南綺一陣。然後怪聲怪氣的答道。你是那胡蠻子的妹子麼。你來得正好。這可惡東西。我昨日指點了他的明路。又借法寶與他。是他自願效勞。往蛇王寺去盜那大人的一塊玉石。和一面萬年金蛛。結成的金絲網。我會和他說。玉中奇書。非我不能取出。叫他得了。務必來此。他却一去不來。那大人雖有些蠻力。並不會絲毫道法。照情理。決然擒他不住。不過事也難料。他如非被擒遇害。便是賣了我。盜寶之後。昧良逃走。那玉中的奇書。我祇想看一看。助我脫難。并不要他。他如不來。休怪我日後無情心狠手辣。說罷。不住掙笑。大有得向甘心之意。南綺聞言。知他把自己錯當作了昨晚盜玉妖賊的妹子。正好將機就計。便答道。你說那玉中奇書。可是兩塊寸許厚的碧玉。上有四個朱文古篆的麼。怪叟聞言。驚訝道。那藏書玉石。經過仙法封鎖。非仙家干莫至寶。不能開取。他那口劍。無非頑鐵煉成。怎得取出。南綺心念元兒下落。忙又搶問道。這且不說。我祇問你。昨日他走之後。直到今日。可有別人來過。怪叟怒道。我先也未見過他。昨日還是頭一次。因追一野豹到此。我見他還有用。拿話引他。他不服空。和我動手。被我用木石禁形法禁住。是他

再三哀求。說家有老母妹子。叔父胡高。非常凶暴。情願拜我爲師。我才饒恕了他。是他自告奮勇前去。幾時再見有人來過。如今玉網既都被他得去。必然散我暫時不能離開。仍在前山惡鬼峽居住。不會逃走。你在正可代他爲質。那網還不打緊。那玉中奇書。如不送來。與我一看。你也休想回去。說罷。嘴皮亂動。似在行法。南綺一想。先下手爲強。便大喝道。不知死活的鬼老頭。那個是那妖賊妹子。他昨晚盜玉。已爲我飛劍所斬。快把那玉中奇書。與蛛網的來歷用處。說將出來。饒你不死。言還未了。肩搖處。劍光直朝怪叟飛去。那怪叟一見。大吃一驚。忙停了念咒。手一指。先飛起一團黃光。將劍光擋住。口中喝道。那女子且慢動手。如惹翻了我。休想活命。胡蠻子既被你所殺。那兩塊玉石。想必也到了你的手中。我實不要。如能與我一看。不但解了我的大難。還助你得一部仙家奇書。豈非兩全其美。彼此有益。南綺覺着那怪叟所發黃光。頗有力量。便減了一半勇氣。暗想這怪叟形跡詭異。莫要鬥他不過。上了他的當。既已知道玉中所藏。是部奇書。至多日後去求教師父。也不愁取他不出。何必忙在一時。便將劍光收回。設辭答道。我同來還有一位道友。投宿在大人廟內。昨晚劍斬妖賊之後。我那同伴的飛劍。無心中連妖人所盜玉石。一齊斬斷。雖見磋玉朱文內映。並不知他的

來歷。隨手揣入他法寶囊內。今早他獨自出遊。便沒回轉。此玉並未在我的身上。你既居此多年。想必知道這裏還有什麼旁門左道。你如能告訴我地方。我將同伴尋到以後。與你看看何妨。不過你既不要。又看他則甚。也必對我說明。才能允你。這時怪叟也和南綺同時將黃光收去。聞言答道。你那知我的來歷。適才見你頗似旁門中人。後來錯把你當作胡蠻的妹子。後來見你放出來的劍光。却是嵩山二老中朱矮子的傳授。這兩個矮子。俱都不收女弟子。想必另有淵源。我看在矮子分上。才不願與你一般見識。我的姓名遭遇。說也慚愧。異日如見朱矮子。你提起此事。他自會對你說。胡蠻有一妹子。名喚三娥。受他惡叔鬼臉子胡高傳授。學了一身旁門法術。還有幾件利害法寶。胡高此時已然雲遊再外。你那同伴。必是誤走惡魂峽。被此女用迷神法術困住。我今指你明路。前去尋找。如遇胡三娥。他飛劍非你敵手。下手越快越妙。可急速將他殺死。此女極淫。你那同伴必被他困入千尋峽谷之內。尋到之後。即速來此。將那兩塊碧玉交我。我便代你將玉中奇書取出。祇看一眼。仍然還你。你勿誤會我意。我實因受了師門法術禁閉。在此受罪多年。急於脫身。急病亂投醫。又不願違了師父戒約。壓逼不會法術的庸人。偏那大人阿莽。有寶不知。又和我無緣。不肯聽我的話。我

無奈如何。這合沙仙長的兩部奇書。在蛇王廟內大人阿莽手裏。日後必有外人知道奪去。我出困。更是無期。我的行動。祇能在這塊供我坐臥隱身的石頭數十丈左近。不能他去。無從尋人幫我的忙。這才行法。開了谷徑。幻化虎豹。引那胡蠻到此。勢逼力誘。制服的他。爲我效力。不想遇見你們。從旁得去。那書上有我解禁之法。你救了同伴。如與我看上一眼。不但你們得了至寶奇書。日後我隨時相助。縱不忘報。否則我災厄終有滿時。必不與你干休。來否在你。快去救人。休被淫魔。毀了真光。悔之晚矣。南綺聞言。將信將疑。因爲那怪叟說元兒正在危境。不禁心慌。匆匆問明路徑。說了聲如果道長之言。必不違命。便自飛身。照他所說方向。往惡鬼峽飛去。劍光迅速。頃劍之間。達到一看。那惡鬼峽。藏在兩座崇山之間。四外都是高巖峻壁圍湊。又有藤莽封蔽。終年不見天日。地處卑濕。到處都是毒嵐惡障。彩霧蒸鬱。映日生輝。巖壁叢草之間。虫蛇亂竄。見人昂首追噬。果是個極險惡的所在。南綺覷定一處空隙。直下千尋。峽底雖然陰晦森森。地面却大。到處滿長着極鮮豔的花卉。因爲到處山巖。都由下往上收攏。許多大小瀑布。俱是憑空直落。又沒有風吹動。宛如敵十根晶柱。銀條筆直下垂。南綺一路留神搜索前進。眼看峽徑將完。除形勢隨惡陰晦外。並無人跡。正自焦急。忽

見盡頭處。似有天光斜照。探頭一看。上面好似一個大有畝許的巖窗。四外圓壁下。滿生着藤蘿異卉。翠葉丹莖。交相盤結。紫花朱實。纍纍下垂。那形勢也是越往下。越顯寬大。地底比所行峽徑。還要深下百餘丈。暗想怪瘦會說。人如被困。必被淫女胡三娥。深藏在千尋谷底。細看谷底前左右三面。水石花樹。儘有奇景。人仍未見一個。因脚下一面。有藤蔓遮住。看不甚清。對面無可着足。自己業經深入。率性飛身下去。看個仔細。下時因三景色。俱已看過。祇剩脚底下這一面。便照遠面飛落。離底還有一半。剛剛去了藤蔓遮蔽。便看出下面一片燦如雲錦的花樹林中。有人影閃動。那地方已雖巖窗老遠。天光照不下去。也不知那裏來的光亮。竟比上面。光明得多。再降下十餘丈。看得越真。那人影竟是個赤身美女。雪膚花貌。掩映生輝。坐在一株繁花盛開的大樹下石榻上面。身側原有兩個赤身壯男。正在指着前面。媚聲媚氣得說話。再定睛往他所指之處一看。不禁大吃一驚。更不尋思。將劍光往下一沉。急如星流。往下飛去。原來南綺所見之處。乃是一片花林中的空地。一團彩霧。千絲萬線。裹住一人。隱隱見有兩道光華閃動。認出來元兒的聚螢鑄雪兩口仙劍。定是元兒被困在內。心裏一着急。便直往那女子飛去。那女子困住元兒。用盡方法。祇是不肯投降。又喚來兩名

面首做了許多醜態。元兒仍不爲動。那女子正是怪叟所說的胡蠻之妹。胡高之姪女三娥。見元兒這般倔強。那兩口飛劍。又非常利害。雖然將他困住。却沒法擒到宇內。任性擺佈。三娥本來淫凶狠毒。見勢迫欲誘。敵人全不爲動。一時性起。剛要另施邪法。取元兒性命。奪那兩口寶劍。正在全神貫注前面。準備下手之際。忽聽頭上破空之聲。三娥也是如臨大敵。知道有人暗算。更不怠慢。連頭也未抬。一點步便飛出去數十丈遠近。這才回頭看時。一個絕色少女。駕着一道青光。如似迅練一般。從空中直往自己坐處飛去。方想起兩個面首。因爲逃避匆忙。忘了攜帶同行時。耳聽一聲慘呼。青光過處。內中一個最心愛的面首。業已身首異處。方自悲痛驚恨。那青光更不稍停。祇一轉。又朝自己飛來。三娥看出那女子所用劍光。與適才被困少男。同一家數。而且一見面就動手。知是同黨。又加心愛的人。身遭慘死。不由恨怒交集。把牙一挫。先從身繫紫囊內。取出一物。直朝對面打去。南綺紀着怪叟之言。知三娥妖法利害。本想出其不意。將他殺死。不想敵人甚是機警。一聞破之聲。連頭也未敢抬。逕自避縱開去。祇劍光掃處。殺死了一個無用的臭男子。擒賊擒王也。懶得再殺那一個。又見三娥有了準備。須留後手。便立定身。一指劍光。追將過去。眼看飛到。忽見敵人將手一揚。飛起

一團粉紅色的光華。將飛劍敵住。同時敵人又回手身後。去掏取寶物。知他邪法異寶甚多。元兒業已被困。一個失閃。兩人便要同歸於盡。不敢怠慢。忙把身佩葫蘆取在手裏。揭開頂蓋。施展用法。將葫蘆口朝外一甩。立刻便有青紅紫橙黃綠藍七色混合。數十個透明的彩彈。各帶着許多縷彩絲。飛將出來。直朝三娥打去。三娥以為南綺也。和那先來的童男一般。除飛劍利害外。別無本領。正自放心。施展邪法。不想敵人忽從身後。取出一個朱紅葫蘆。祇一抖。便有數十道彩煙。夾着彩彈。疾如星飛。打到。知道厲害。同時自己所用一面寶旛。也從法寶囊中取出。百忙中。便舉旛連展。立時黑霧騰湧。滿以為可將敵人法寶污穢。再取敵人性命。誰知南綺葫蘆中彩彈。乃聚太陽真火煉成。不怕邪污。自從火燒元兒。幾乎鑄成大錯。之後。經紫玲舜華。再三誥誡。說南綺不久出山。無暇聚煉。用一次便少一次。須留備緊急。加以用時還有許多顧忌。千萬不可輕用。今日也是元兒被困。一疇情急。迫而出此。不假思索。儘量發將出來。比起上次。還要厲害得多。三娥的旛。如何抵敵得了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那數十個彩彈。挨着黑煙。立時波波連聲。粉粉爆散開來。接着轟的一下。化成一團敵許大小的火雲。將三娥全身罩住。三娥看出不妙。想要脫身。已是不得能夠。那柄旛早經燒掉。先放出去的

一柄飛劍。也被南綺劍光絞斷。本人雖然運用玄功。拚命支持。當時沒被火燒死。身上已被火拷傷了許多處。再遲片刻。便要化爲灰塵。明知這峽谷底下。與別處不同。盡是地火窟穴。因爲危機已迫。萬般無奈。祇得用旁門地行遁法。往下鑽去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集分解。

